

## 第一章

封面上的男模特儿长得不是挺帅的。

严格来说，他的眼睛小了一点，嘴巴宽了些，鼻子挺了点，皮肤又略黑；总而言之，他的五官分开来看，实在再平凡不过了。偏偏……哦，偏偏这许多的平凡拼起来，却变得那么耀眼，蛊惑人心，又令人无法忽视！他那自成一格的独特魅力，神俊雅、仪表轩昂的风范，不仅使许多女人深深着迷，更是令众家男士欣赏和羡慕，却怎么也学不来。

范舒荷拿起杂志端详了会儿，扭头便朝她家的老妈子笑道：“角度拍得不错啊！儿子这么上相，做人家母亲的也该安慰了。”“是照得不差。”范舒莲同意的附和。

苏情气得脸红脖子粗，连珠带炮的直拉着两个女儿。“荷娃！莲娃！你们非得学你们那不长进的哥哥们气死我不可吗？”两个女娃对于老妈的愤怒只能相视无奈的笑着，并有默契的再次望向桌上的杂志。

虽是自己的哥哥，以前每天都碰得到面的人，范舒莲、范舒荷仍会情不自禁的为杂志封面上模特儿那爽朗自信的男性魅力所倾倒，也忍不住要大声叹道：她们的大哥是多么的出类拔萃啊！难怪那么多名流仕女愿为他生、为他死。

又由于崇拜者实在太多了，所以直到现在，范家老大——修尧兄，已三十有二了，女伴仍是一过换一个。与其说他花，不如说爱慕他、等着和他约会的女人太多，所以他只有顺适民意罗！

多么体贴的男人呵！

就是因为不愁没女人约他，所以他才会有“既有现成的牛奶喝，又何必买条牛回来”的高姿态。

然而，在他高唱“单身无悔”的同时，却也害得他们的老妈成天担心受怕，皱纹、白发更是平添了许多条。虽然老妈有两个儿子，也不必一定得指望大儿子成亲，以求得儿孙满堂，但是，谁知小儿子范修伦偏偏也以大哥为榜样，两个人同弹一个调，教她怎能不大叹抱孙无望呢！

为期及早抱孙，她不得已只好开始进行施压，欲逼大儿子成亲。奈何范家老大只是一味的敷衍，任凭老妈威胁利诱外加哭天抢地，他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一点也没放在心上。

范舒莲、范舒荷知道大哥在外面一向很活跃，可是这回他真的嚣张得太过分了，竟然在杂志上公开成立一个“单身汉俱乐部”，会员包括他几位政、经界的好友，更可恶的是，连她们的小哥范修伦也被招揽其中。

唉！莫怪乎老妈要大发雷霆了，老哥这回做得实在太明目张胆。所以，任由她们两姊妹好说歹说，说得天花乱坠、喉咙沙哑，也没能稍乎老妈的怒气。这还不打紧呢！倒楣的是，她们竟然被老妈以同谋的罪名处以“连坐法”，一并修理。

这种偷鸡摸狗的日子实已存在多时，只是，谁知道老妈会选在她们都嫁人了以后，才来个“秋后大算帐”！

唉！天理何存喔！

长长的叹了口气后，范舒莲、范舒荷不约而同的探了对方一眼，两

张神似的漂亮脸蛋上嵌着明显的无奈与痛苦。

一向沉不住气的范舒荷还是忍不住的抱怨出声了。她转向坐在对面已经五十开外，却仍保有一身婴儿似肌肤、少女般苗条身材的老妈，烦躁的搔搔柔顺的头发，夸张的苦着一张脸，为的是让她母亲明白她有多么为难。

“我的老佛爷、慈禧太后！我和莲已经听您发了整整一早上牢骚了，您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别为离你两位可怜的女儿了。”范舒荷可怜兮兮的说着，慧黠的眼睛裏可没有半点自怜的神情。“你特地把我从台中叫回家，艰道就是为了听你训话呀！”苏情无动于衷的“钉”了小女儿一眼后，倾身端起茶细细的啜了起来。念了一早上口乾舌燥的，赶紧喝了口茶后，她随意约又瞥了大女儿舒莲一眼。

但见她只是笑着，并不发表任何意见——这就是典型的舒莲，冷静、优雅又不失灵敏，不似舒荷般的活泼、精灵、鬼点子特多。所以，舒莲、舒荷虽然是双胞胎，两张无瑕的脸也几乎分辨不出谁是谁，但是只要稍微观察一下，并不难看出舒莲和舒荷的差别。一个像太阳，一个似月亮，要想分不出也难。

苏倩承认自己对这对美丽的双胞胎女儿是多了些疼爱。没办法，谁教她生的那两个死小子一直忤逆她，没有这两个女娃的嘴巴来得甜，更甭提撒娇了。

总之，女儿是比较窝心啦！

再说修尧那不肖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女朋友越换越勤不打紧，现在竟然组了个什么莫名其妙的“单身汉俱乐部”，并身兼会长！真是太把她这个老妈放在眼裏了。以前她之所以容忍他，只因为他尚年轻，玩心较重；但一味纵容的结果，她得到了什么？眼看情势越来越不利于自己，她不得不为自己打算了。

看样子不能再纵容这个死小子了，不然他还真以为可以一手遮天哪！

“你们两人听好，这次不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计任何代价，一定要让你们的大哥走进结婚礼堂。”苏倩乾脆直截了当的命今，顾不得女儿讶异的表情了。“当然，这前提是必须有合适的对象，而这个人选也必须是你们大哥所喜欢的。老妈知道这不是件简单的事，不过，我想应该难不倒你们。反正过程怎样我不干涉，我只问结果……”哇！老妈真的被激怒了。这下子大哥惨毙了！

舒莲、舒荷心理窃笑不已。不是她们不顾念兄妹情，实在是觉得大哥这回做得太过分，而且他也真的该结婚了。

“妈，你又不是不晓得大哥的个性，如果他肯任人摆布的话，我早就不知道做第几任的姑姑了。况且大哥也还年轻，不必急着找绳子往自己身上套啊！”范舒莲好笑的开口。虽说大哥该结婚了，但念在兄妹一场就帮他圆一下话，免得他事后责怪她和舒荷薄情寡义。

范舒荷闻言赶紧咬住下唇，以免控制不住爆笑出来。妈常说她最会作怪，其实妈哪知道舒莲也好不到哪儿去，舒莲只不过不像她做得那么嚣张、不懂得修饰而已。

“年轻？！”苏倩提高了分贝，这是哪门子的天方夜谭？“你们两个到底把年轻定义在几岁、什么程度？”说完，她不高兴的白了女儿们一眼，“还有，什么叫自己找绳子往身上套？你们这两个丫头也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和你们的大哥同一个鼻孔出气。”“冤枉啊！大人！难道你忘了我们的心永远

都是向着你的。更何况，在大人你的英明领导下，我和莲岂敢有任何的违背之心。”舒荷朝母亲爱娇的眨眨眼，“而且，人家莲的意思是说，大哥个性那么固执，要是让他知道是我们在搞鬼，我们将来肯定没好日子过了。所以，你要体谅、体谅我们，以后我们还想回娘家！”“贫嘴！”苏倩流露出关爱的眼神，好气又好笑的看着眼前的宝贝女儿们，“可别忘了你们现今仰的是我的鼻息。至于修尧那边，放心！如果有事就由我和你们老爸扛了，你们俩尽管放手去做。”“我说老妈啊！你好歹也可怜一下我们这两位准妈妈嘛！”范舒荷瞥了姊姊微隆的肚子一眼，调皮且出其不意的宣布她刚出炉的喜讯。

果然，效果立现！苏倩像完全忘了她的烦恼似的，拉起是女儿左看右瞧，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既惊且喜的张着嘴，迅速涌起的泪水沾湿了她的眼睫毛，斗大的泪水只差没淌下来而已。

喔！她的两个小宝贝要做妈妈了，教她怎能不欣慰？“真的吗？”“老妈，你真的很夸张耶！”范舒荷一边替她拭泪，一边又爱又怜的说，“刚才还凶得像只母老虎，这会儿眼泪又像个水龙头开关似的直流，真教人不敢领教。”“你这个死丫头！老是玩这种“出其不意”的小把戏，教我防不胜防”苏倩温柔的摸着她平坦的肚子，笑道：“实在没想到，我的小女儿才出嫁两个多月，就出喜讯了。老妈很高兴，真的很高兴。”“荷，恭喜！”范舒莲也兴奋的搂住妹妹，“几个月了？”“三……个月。”没想到一向落拓大方的范舒荷竟然脸红了。

“三个月了！”范舒莲轻呼出声，难道荷也是婚前……难怪人家会说双胞胎的命运是相同的。从恋爱到受伤，结婚进而怀孕，荷的命运和她几乎一模一样。

“浩庭知道吗？”苏倩不想计较女儿们的婚前行为，重要的是，她们都各自拥有一个疼爱她们的老公，这就够了。

“浩庭今天才会从加拿大洽商回来，所以……”她本来是想头一个向夫婿报告这个好消息的，谁知捺不住性子的她，竟迫不及待的先和家人分享了这份喜悦。“妈，你要答应我，不可以告诉其他人喔！我想……我想……”“你想让浩庭以为他是第一个知道这个好消息的人，是吗？”范舒莲好笑的替妹妹说出她的心意。同样是准妈妈，她了解妹妹对丈夫的忠诚。

苏倩但笑不语，只看了心意相通的大女儿一眼。

荷娃变体贴了，也不再莽莽撞撞的，不知不觉中，那个粗野的丫头多了股女人的韵味和气质了。一定是浩庭这孩子无微不至的爱恋和呵护让她蜕变的。

“嗯！所以拜托你和老妈先封一下口，只要忍耐到晚上就好了。”范舒荷直拜托着。

“好！”苏倩溺爱的摸着小女儿柔软的短发，“你和莲娃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尤其是你嫁到台中，离台北有段距离，老妈无法亲自照顾你，你可要安分点，不要再动不动就找浩庭比武了，免得动了胎气，知道吗？”“妈！我哪有你说的这么活泼。更何况，你忘了我家还有个中规中矩的老奶奶吗？”想到那个常和她斗气的白家老夫人，她的头就疼得厉害。“你想，她要是知道我怀孕了，还会让我四处走动吗？她怕不把我绑在床上才怪！”是有这种可能！苏倩为老人家的固执和女儿夸张的形容失笑出声。范舒莲和范舒荷也盈盈的笑了出来。

范氏母女三人在会客室里笑得快乐极了。

这一长串轻轻柔柔、悠扬的笑声，终于把客厅裏的男人引进来了。

“老婆，我好像听到你们的笑声了喔！”范家的大家长楚天先生，嘻皮笑脸的硬挤进苏倩的身边。

至于尾随他而入的那名身材修长、面容瘦削，顶着一贯的平头及冷峻的表情，脸上未曾因室内的笑声而改变的酷呆先生，则是静静的、不动声色的走向那直朝他微笑的老婆身边站着。也只有在范舒莲的笑颜中，才找得到陆武脸上那丝罕见的温柔。

“老婆！”继而进来的斯文男子显然刚抵达范家，因为范楚天和陆武都忙着和他打招呼。这名拥有浑然天成的领袖气势，和高贵书香气质的男子，便是“云天盟”的现任帮主白浩庭：而他和陆武不同的是，他惯于把对老婆的爱意表现在脸上。

“浩庭！”范舒荷高兴的跳起来，冲进老公敞开的双臂，“你什么时候到家的？”她不避讳家人都围在一旁，快乐的抱住她老公。没办法，谁让他一去加拿大就是一星期，教刚新婚的她百般思念。

哼！要不是那阵子她人不舒服，当然是因为怀孕的关系，她又怎么可能放过这种两人逍遥游的好机会？“我还没回家。”白浩庭搂着她，不明白岳母眼底的责备。他低声，尽量不让一臂之遥的岳母大人听到他的问话，“你是不是又闯祸了？”爱妻心切的他，担心的准备随时为老婆辩护。

“闯祸？”顺着他的眼神，范舒荷好生纳闷的望向她妈妈，“没有啊！”不过，老妈的眼睛怎么好像在冒着火花？“荷娃！”苏倩发作了，她低声的沉吟着：“以后不准你跳来跳去，听见了没？”原来是如此啊！敢情老妈是怕她这一跳，把肚子里的孩子给跳去了。

“是！”出乎意料的，范舒荷竟然答得相当爽快，没有一丝不悦。再怎么，她现在正值危险期，凡事还是小心点好。

“老婆，你不舒服吗？”看她答得如此快乐，不明所以的白浩庭十分担忧的摸了摸她的额头。她是个连生病都静不住的人，这次竟然……范舒荷好笑的偎进白浩庭的怀里，摆在后面的手则不断的暗示室内的人，该走了。收到讯息的范舒莲有默契的朝她妈妈使了个眼色，随即在夫婿小心翼翼的护卫下，和老爸、老妈步出了会客室。

把室内留给新鲜的准妈妈去捉弄她的帮主老公了……\* \* \*她是个相当俏丽的女孩，虽然墨镜遮去她一半容颜，但是她那古典的脸庞和暴露在外光滑柔嫩的细致肌肤，半长不短、柔顺的乌黑秀发，及修长、玲珑有致的身材，却都在在显示出，这是一位道地的——美丽佳人。

佳人的嘴上咬了片红萝卜，虽然破坏了点她的优雅，却又增添不少俏皮。

透过墨绿色的镜片，女孩从她站定的位置发现，白家门前那两位孔武有力的保镖只是忙着欣赏她，似乎毫无防范之心。食色性也！她不怪他们，反倒兴致勃勃的打量起眼前这一大片气派非凡的建筑物。

这里就是名满台湾、叱黑白两道的“云天盟”总部？那么他们的实力如何？他们的战斗力及防卫能力又如何？女孩脑中不断浮现出内心隐藏了许久的问题，并且极欲得知答案。她漂亮自然、毫无人工色素的红唇，淡淡的弯起一朵若有似无的狡猾笑容，决定来次突袭！

事情的发生就在那么几秒。女孩不知何时已经从她的背袋裏掏出一把袖珍手枪，动作迅速的抵住那两个犹沉溺在她笑容裏的呆瓜中的其中一名。

“不准动！”女孩轻柔甜美的喝令着另外一名呆瓜，“把枪放下！”为了顾及兄弟的生命，那人只好照办。因为他知道女孩手中握的不是玩具枪，所以即使满心不甘愿，却也只能阴森森的揪着她问道：“你是谁？”“叫范舒荷出来！”她冷冷的要胁着。

“帮主夫人？你凭什么见她！”被抵住脑袋的男子也是死冷的回答着，根本不怕她开枪。被一名女子捉住已是件丢脸的事了，他怎么可能再让帮主夫人涉险？他护主心切的回答却意外的使女孩笑了，“你不怕死吗？”“要杀就杀，用不着再试探我了。”他一副气概万千，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样子。

“云天盟”毕竟不是一般不起眼的心帮派，怎么可能随意被攻破？“小姐，把枪放下。”不知何时站在女孩身后的男子，杀气十足的拿着把刀子抵住她细致的脖子，冷凝冰寒的命令着。

一把刀子！而且只有一个人便搞定她！女孩竟然咯咯的笑了，而且笑得十分开心。看来这“云天盟”果真是英雄、才杰尽出的大帮罗！她真的人小看他们了。

爽快的丢开手中的小手枪，她转身想看看背后的人，却被制住了。

“别动！”阴沉的黑豹冷冷的把她推给其中一名保镖，便消失了。

他走了，其可惜，没能看见他的脸。女孩心不在焉的让人押进了白家，为了始终没能见到那名高手而惋惜、叹气。

进了白家，尚来不及欣赏那独特的庭园造景，女孩的视线便被院中黑压压的人潮给吸走了。干嘛啊，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吗？范舒荷知道有人来挑，而且是针对她后，直兴奋的想参与盛会。无奈她那紧张兮兮的老公紧搂着她不放，深怕她又有个万一。

本来是想一赌那名女刺客的庐山真面目的，谁知却让白家那些个死忠的手下团团围住，教她无法满足好奇心，只能看到眼前一大堆雄壮的背肌，及远方不时传来的清脆笑声。

咦，那堵人墙自动退到两旁了？！范舒荷尚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被白浩庭推到背后，双臂护得紧紧的，像极了老鹰展开双翼保护幼鹰的姿态。

“你是谁？”好个又臭又冷的问题。“为何指明要找范舒荷？”只要谁想对他老婆不利，那人就别想活了！纵使对方纤细如眼前的女孩也不成。

“你是白浩庭！”没有半点迟疑，女孩的口气是相当笃定的。她这么自信的神态，勾起了白浩庭的警戒。

她的声音！ - - 好像.....范舒荷从老公背后好奇的探出头，“小舞！”当她认出来人后，旋即快活的冲出老公的背后，奔向那名嘴巴开得大大的，处在一堆体格犹似健美先生的肉墙中，却仍一派气定神闲的女孩，搂着她又吼又叫，完全忘了她是“万人之上”的帮主夫人了。

白浩庭紧张的随后拉开老婆，他的心仍无法完全相信眼前这位女子，“小心点，你的身体可不像从前了。”“是！我的老公大人。”范舒荷深深的叹息，柔顺且认命的答着。自从白家人得知她怀孕后，她就彻底、完全的失去自由了。

“老公大人！”小舞不敢相信的除下墨镜，瞪着好友黑白分明的眸子裏明显的积着笑意。她似笑非笑的问道：“荷，我们才多久没见，怎么你完全变了个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瞧她说得多么无奈。“浩庭，她就是高中时的四剑客之一，绰号“兔子”的小舞。上次婚礼她没能来，送我们一对黄金打造的清朝骨董枪，你记得吗？”范舒荷拉着白浩庭，叨叨絮絮地

向他介绍自己的知己。原来她就是……“你好，久仰大名！”白浩庭收敛起吓人的老大气势，又恢复成一派斯文的书生模样。

“门口那种求见的方式令人难忘。”这女孩有种特别的气质，绝不似一般少女。

“你别看她一副清纯的模样，其实她皮死了。哪有人持枪抵着人家的脖子，大刺刺的要求见好朋友的……”范舒荷好像忘记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了。

“要是我，我会在半夜偷溜进来。”白浩庭看着和老婆有着同样好奇眼神的女孩，再听到老婆大人发表自己的高见，不禁开怀的朗声大笑。

“我喜欢做事情光明正大，不喜欢你那种方式。”小舞被他的笑声感染，开心的笑眯了杏眼，不屑地反驳好友的做法后，才转向白浩庭赞道：“你手下的素质果然如外传的，相当不错，真令我意外。”言下之意，她原本是看不起“云天盟”手下的“战斗能力”罗！

对于她这种合着讽刺的赞美，白浩庭也只能报以苦笑。

“换作裴絮的话，她一定会正正经经的请求觐见——”范舒荷想起“四剑客”中最好动、调皮的一名。

“——然后偷溜对不对？”小舞不以为然的摇头，“裴絮表面上是最善良，其实她最邪恶了，专玩阴的。”“裴絮？”谈到这些姑娘家的往事，白浩庭只有发问的份了。

““四剑客”其中一个。”范舒荷神秘兮兮的贴近白浩庭，仿佛有重大机密要透露，“老公，我告诉你喔！裴絮她爸爸就是赫赫有名的‘神偷’裴靖。”

“裴靖！”他喊了出声，继而崇拜的揪着老婆看。“老婆，你结交的朋友，每个人来头好像都不小。”裴靖绝对配称得上“神偷”，因为世界上绝没有他开不了的锁。正因为他有这项专长，所以黑、白两道都想得到他。因为一但拥有他，就等于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凡是裴靖想要的东西，绝没有得不到手的。

没想到他女儿就是舒荷常挂在嘴边的“四剑客”之一的裴絮。

“好说！”范舒荷骄傲的笑笑，实在很想告诉她老公，当初她之所以会去念那所女校，正因为那所学校有许多黑道大哥的女儿就读。既然全省的大哥们都志一同的将女儿送往那所学校读书，正代表那所学校的特殊，所以她才会拚了命的考上那儿，也才会认识这么多的奇人异士啊！

“哼！她这个人最薄情了，毕业后一声不响的消失，多年来也不成联络过我们。”小舞轻哼，难释心中怨。

“你又来了！不是告诉过你，裴絮之所以会不告而别，一定有她的苦衷吗？”小舞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教范舒荷好气又好笑。

“反正我就是无法原谅她的寡情！”竟然不告而别，实在太过分了！

范舒荷面对她的气愤，仅是淡淡的笑着。小舞其实是担心裴絮的，只是碍于面子问题，嘴巴硬了些而已。

“好啦！能否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会这么快被擒？想必你的实力一定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要不然就是你故意的，对不对？”范舒荷看穿了好友的贼笑。

“还是荷和莎蓝了解我。”小舞越笑越高兴，“上次我穿夜行衣去突击莎蓝时，也被她一眼就识破了，事后直教我郁卒了好几天呢！”“小舞说的就是上次婚橙当我伴娘，抢尽我的光彩那个纪莎蓝。”范舒荷不忘为老公介绍，深怕他被冷落了。

纪莎篮？白浩庭搜寻着记忆，只依稀知道有这么个人，却不记得她的长相了。只因在他的心裏，范舒荷永远都比别的女人美丽。

在他眼中，这个世界上已找不到比他老婆更美丽的女人了。

小舞实在羡慕死他们夫妻眼波交换时，那种百般恩爱的模样，难怪莎蓝会说荷选了个好老公。

“荷有没有告诉你她的绰号是什么？”小舞拿出红萝卜片，不在意白浩庭惊异的眼光，快乐的咬着。

看到她那邪恶的笑容后，白浩庭就知道得赶紧撤走手下，免得等会儿老婆脸上无光。

“小舞——”范舒荷抛了个“祸从口出”的眼神给她。

““娃娃”，我们叫她“娃娃”。”她不在乎的笑道。“因为她是我们“四剑客”中最可爱、最像洋娃娃的一个。”她知道荷不喜欢这个绰号，正如同其他成员也不喜欢各自的绰号一样。可是她们私底下还是这么叫着对方，因为她们认为彼此为对方取的绰号，正代表着四人坚不可移的友情。

娃娃！他老婆怎么跟“娃”这么有缘？白浩庭实在很想笑，可是又怕触怒太座，只好把笑意都憋在肚子裏，一个屁也不敢放出来。

“这个绰号不错。”他神色自若，相当有修养的赞美着亲爱的老婆。

“娃娃，你老公相当有品嘛！”小舞羡慕的拉着好友打趣道：“真的钓到大鱼了喔！”“对啊！是条又大又肥的鱼耶。”听到好友这么赞美自己老公，范舒荷全然忘了她对这个绰号的痛恨，只是咧着嘴，坦白又幸的答着。

听她的语气颇沾沾自得呢！

杵在原地的白浩庭哭笑不得的任由两个女孩论斤称两的，只觉得自己随时准备下锅了。

\*\*\* “你一定要帮我想想法子啦！”大口大口的吃着蜜饯，范舒荷可没时间扮小可怜的模样。“自从浩庭知道我怀孕后，就把我锁在自家，不准我踏出大门一步，所以我才会发出紧急求救信函，把你从加拿大拉来这。”算你好运。这次要不是我那火炮二哥接到命令回台湾办事，又要不是这个月我得同他住，你根本别想见到我。”小舞脸上可没有丝毫同情好友的表情。

“真的？！这么说，你会在台湾待一阵子罗！”范舒荷高兴的拉着她的衣袖。

“应该吧！这几年我随着三个哥哥东奔西走的，真的有些累了。”小舞的美眸里透露着疲惫的讯息，教范舒荷十分吃惊。

精力无穷的心舞竟然会和“疲惫”这两个字挂上钩，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兔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你没让我们知道？”范舒荷担心的扯着她。

坚强、好胜的小舞在她“柔情”的攻势下，终于忍不住笑了。“人家只是觉得老在台湾、香港、加拿大这几个地方跑来跑去很没意思而已。”“兔子！”范舒荷没有继续探讨原因，却是生气的吼她，“我真会被你气死！”又被她给骗了。

“娃娃，不能生气喔！别忘了，你肚子裏还有个小娃娃。”小舞嘻皮笑脸的赔罪，“更何况，我为了你那火烧屁股，的求救，可是冒着被二哥惩罚的危险，连夜飞车飙到台中来呢！”咚！吃了一半的蜜饯从范舒荷的手上滑落，她不可思议的怒着好友，“你是说，你没告诉你哥哥，就偷溜到台中来了？”

“偷溜！啧，用字这么没有技巧。”她不苟同的瞟着好友。

“字条呢？你总应该有留吧！”抱着一丝希望，范舒荷企盼的看着她，心理开始为好友的妄为发麻。因为她太了解小舞家那几个兄弟的赫背景，及他们发飙时的恐怖模样了。

同窗三载，又兼好友，怎么可能不认识那三个人！

“没有。”小舞仍是一派不在乎的摇头。“对了！我红萝卜没有了，麻烦你叫人帮我准备一些新鲜的红萝卜。皮不用削没关系，切片要切薄一点，厚度最好别超过一公分！还有请洗乾淨点，”小舞把随身系带那精致、列有火焰花样、周围镶金的保鲜盒递给好友，笑吟吟的下了结论。“红萝卜如果是刚拔起来的，那是最好不过了。”“好！”沉溺在地那犹如天使般的清纯笑容，范舒荷像被催眠般的接过盒子，慌慌张张的起身欲张罗去，这才猛然记起自己的担忧。她重新气呼呼的坐下，把盒子甩到一旁！

“你这么喜欢吃红萝卜，不会去当兔子！”没见过哪个人比小舞更喜欢吃红萝卜了。以前高中同班时，小舞的饭盒通常会附带一根完整无缺的红萝卜。她是个可以一天没饭吃，却不能没红萝卜咬的人，所以经常有事没事就衔着红萝卜片到处乱逛，惹得上至校长，下至工友，学校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校园内出了这么一号嗜红萝卜如狂的女孩。于是，漂亮的小舞此举为自己博得了“玉兔公主”的雅号。

莫非小舞真是兔子投胎转世的！

“我也想啊！奈何投错了胎。”她故意把原本清澈明亮的杏眼拉长，露出可爱的大门牙，“你看！我是不是有点像兔子？可惜就差没红眼睛和长耳朵来搭。”“好啦！现在没时间和你讨论投胎转世这种生命轮回的事了。”范舒荷啼笑皆非的瞪着她，“为什么不告诉你二哥你到我这来了？”“别担心，我有留下线索让他找我的。”不理睬好友的惊慌，她依旧沉着的啃着她的最爱。

“线索？”脑中顿时警铃大作，她有股不好的预感。

“我把他的车开来了。”小舞说到自己得意的杰作，显得眉飞色舞。

“你……你把你哥的车开到……这里来了！”困难无力、几近休克的吐出这些话，范舒荷觉得自己要昏倒了。

“是啊！我的车还在香港三哥家，不开二哥的车，难道教我搭那种慢吞吞又耗费心力的火车啊！”瞧她说得头头是道。

“你不会打电话给我，我可以派人去接你啊！”真是的！小舞哪个哥哥的车不偷，偏去偷她那个脾气最暴躁、又最容易发脾气的二哥的爱车。

“我忘记你的电话号码了嘛！”小舞不懂的看着好友渐失血色的脸庞，“娃娃，你别担心，没人偷得走那辆车的。你忘了，我那三个哥哥的车有多么特殊又不容易遭窃吗？”“笨蛋！谁跟你担心这个。”范舒荷爆发了怒气，“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云天盟”，可不是我台北的家？你这么做，无异是让你哥哥以为你是被挟持的！”“所以啊！我只打算待一天就回去了。”小舞好笑的揪着发脾气的娃娃，“娃娃，你俨然有帮主夫人忧帮忧民的气势罗！”“谢谢你的夸奖。”都什么时候了，她还有心情开玩笑，范舒荷算是服了她了。“兔子，我不是赶你走，而且也不想你这么快离开，我只是担心你哥哥会做最坏的打算，毕竟你那些哥哥的身分特殊啊！”“正因为他们身分特殊，所以你更应该相信他们的判断力，OK？”“只要牵扯上你的事，他们就没有所谓的判断力可言。”范舒荷对好友的自信嗤之以鼻。

“娃娃，好歹他们也是我至亲的兄长们，你不要批评得这么一针见血嘛！”

小舞笑得无可奈何，因为她说的是事实。“而且这几年他们的保护欲不再像小时候那么明显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一定可以重见天日的。”她握紧拳头向往的企盼着。

“是啊！只怕到时候猪也能飞上天了。”范舒荷嘲讽的泼了她一身冷水。

叩……叩……叩……乱没规律的敲门声。范舒荷缓缓的起身，推开木门，只见青狼笑嘻嘻的举着手，准备继续他那杂乱无章的音调。

“什么事？”“刚才有人打了个电话来，想寻找他失踪的小妹。”从他调侃的声音裹，绝听不出任何的惊慌。“老大吩咐我来请那名疑似失踪人口的小姐过去。”所幸，阙尚火尚未发脾气罗！范舒荷有种松了口气的舒坦。

“真的又被你料中了。”小舞从好友的身边挤了出来，话是这么对好友说着，眼睛却是好奇的春着眼前神情轻松、俊逸潇洒的男子。

“你是青狼？”她凭着记忆猜测着。“本名邵文杰。”青狼的眼睛闪过了丝惊讶，他用眼神询问着范舒荷。因为外人少有知道或见过“五色组”成员的，这个帮内最高地位的组织，可不是一般人能见得着的。

更何况，她竟然不可思议的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那么，“云天盟”里还有什么事她不知。

瞧他那副痴呆的表情，显示她没猜错罗！

“不是荷泄密的。”小舞高兴的笑道。

“你最好相信她的话。因为，如果你知道她是谁，你就不会这么讶了。”范舒荷拉着好友朝客厅的方向走。

“不是在客厅，而是在茶院。”青狼站在原地指正他的方向，仍若有所思的猜测这名漂亮小姐的来历。

“我看他好奇死了。”小舞附在好友的耳边偷偷的笑道。“我们多吊一下他的胃口。”“你真坏！”范舒荷吃吃的笑骂，“不过——我赞成。”臭味相投的人，往往能结交成生死与共的挚友！

## 第二章

“她就是“青焰门”风、火、雷、雨中最神秘的“雨”？！”除了白浩庭和他的爱妻外，“五色组”的其他成员个个瞠目结舌。

旁边那名漂亮小姐，刚被她那火炮般的二哥狠狠、毫不留情地骂过的阙舞雨，也就是绰号“兔子”的小舞，则是悻悻地瞪着好友，相当的不快。

这种怀疑的音调，还真是看不起人！阙舞雨撇了撇嘴，不快的嚼着红萝卜。

真倒楣！谁知道白浩庭和她那三个哥哥会是好朋友，而且是风流大哥的大学同学。阙舞雨忍受着众人异样带评估的眼光，直唤出门前没翻农民历找个良辰吉时。

她今年不会犯太岁吧？“谢谢大家的赞美！”她没好气的讽刺着。“请告诉我哪里有地洞，我好随时应用。”“我实在也不太相信。”要不是他和阙家兄弟交情非比寻常，知道他们从不撒谎，白浩庭一定会认为阙尚火在骗他。

不过，白浩庭倒是挺能了解她那种不被承认的感觉，因为外型斯文的

他也常经历这种轻蔑、无法置信的怀疑眼光。想当初和他那可爱的老婆初见面时，她也是打死不相信他是“云天盟”当家的，更不敢相信他就是她所崇拜的白龙。

想到当她知道他真实的身分竟是“云天盟”帮主兼“五色组”头头时，那副吃惊的样子，白浩庭就直想大笑。

“不然你以为你老婆——当时仅是个清纯、单纯高中生的我，怎么会变成沉迷“五色组”的疯狂分子？”范舒荷悠哉的吃着老公喂的梅子。

“言下之意，是我带坏了你罗！”阙舞雨实在不喜欢看到这么多双疑问的眼神，因此她有些懊恼的秋着一副看好戏的老友。求“雨不是男的吗？”蓝虎推了推他新戴的金边眼镜，直截了当提出他的疑问，根本不相信他们的情报系统会这么差。

他怕是忘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句话了。

“如果她是风、火、雷、雨中的一名，为何不见她戴有专属的耳环？”青狼也狐疑的瞄着她的耳朵，话却是对着范舒荷问的。

“小舞，他们好像不相信耶！”范舒荷不怀好意的糗着好友。

“也许他看了看这只耳环后就会相信了。”小舞把被金链于圈住的耳环拉出衣服，那是只约戒指般大小，由火焰圈成的紫色金耳环，上面刻了个黑色草书的“雨”字。

“真的是“紫焰带金”，属于雨之印信的耳环。”红狐轻声的呢喃。

“还是女人聪明。”小舞眉开眼笑的看着红狐，不着边际的问道：“红狐，你有男朋友吗？”亮丽的红狐被她问得莫名其妙，只好瞥向范舒荷寻求答案。

范舒荷收到红狐的拟间，立即看向小舞，“小舞，别玩了！每次看到漂亮的女孩就想替你哥哥牵红线，真受不了你。”“你还不是不一样，不然你干嘛十万火急的把我召来。”小舞不甘示弱的回嘴。

“青焰门’上位者，没戴上专属的印信耳环，是会被去掉手掌的。”黑豹阴冷的擦着他的刀子，似乎顶不欣赏这个任意妄为的女孩。

“哇，我们的门规都被你摸透了嘛！不过，你似乎忘了“法律不外乎人情”这句话了，所以说我是比较特别啦！”这人杀气十足，声音又冷又冰的，准是……“俊美的黑豹——仇昊先生，早上多谢你手下留情了。”她调皮的眼神漾着慢不经心的精明。

黑豹是个即使吃惊也不会表现出来的人，这会儿他确实曾抬头看了她一眼，因为她认得出他是谁，也因为早上他未曾露脸，她便能猜出他是谁，更叫得出他人未听见的名字，让他不得不惊讶。

“既是‘青焰门’上位中人，就不该只有这么点本领吧！”黑豹冷峻的抛下他的看法后，便冷淡的站起来，朝白浩庭点了个头，偕同青狼、蓝虎一起离开了。

“呜！我的知音又多一个了。”小舞没沉迷在黑豹过分阴柔的漂亮脸孔裏，却被他那份森冷的气质及敏锐的洞悉力给折服了。

“舒荷、老大，我也先告退了。”红狐冷淡的想退出去，却被小舞给拉住了。

“红狐，我真的好喜欢你，聪明又美丽的。你愿不愿意考虑一下我的提议？我那三个哥哥真的很不错哩。”只除了老大风流了点，老二脾气太差，老三一板一眼像个木头似的。她把这些话补在心裏，偷偷的吐吐舌头，反正只要能摆脱掉他们，她愿意不惜一切说谎。

小舞的苦苦纠缠竟然让红狐笑开了。她轻轻的拉开小舞的手，柔声的谢道：“谢谢你的美意。”然后转身就走。

“红……”她溜得好快，阙舞雨只有望门兴叹。

“别红红红红个没完了，你还得帮我想法子应付老妈呢！”看到小舞忙着她那些哥哥找另一半，范舒荷这才记起自己召她来的目的。

“上次我不是从香港派人拿了一份名单给你吗？”小舞慵懒的伸百双腿，意兴阑珊的吃着红萝卜。

“有啊！我还特地亲自跑回台北的娘家，把名单献给我那至高无上的母亲大人，想解除我和莲的重任。谁知老妈昨天打电话给我，说名单上那三十几个女人我老哥全看不上眼，可是她们却都爱上我家老大了，她要我另外想办法。”范舒荷瘫在老公怀里，长吁短叹，叹得白浩庭心疼不已。“浩庭，我一定是天底下最可怜的孕妇了。”阙舞雨当然瞧见白浩庭那怜爱的眼神了。

“少来！光是我们在这个小房间坐不到十分钟，就见你老公，不然就是你公公、婆婆，以及那个可爱的老奶奶轮番进来，一会儿献茶、一会儿献水果的。如果你这样叫命苦，这世界上就没有好命的人了。”“小舞，你就帮群舒荷吧！她现在怀孕，我们实在不放心让她来回奔波。”白浩庭到底是舍不得老婆太劳累，还是开口说话了。

唉！这么斯文又兼具威严的帮主，几乎走遍五湖四海的她还是头一次见到，娃娃不知哪辈子修来的好狗运。

就不知道“青焰门”那三个高高在上的门主，是否如他一般斯文、高贵？说真的，长这么大，可以说是在“青焰门”成长的她，还未曾有幸见过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呢！

“连白龙都这么说了，小舞岂能不受命。”阙舞雨打趣的笑道。

既然得知了她的真实身分，白浩庭对于她的知之甚详也就不表诧异了。

“真的！你有什么好人选？”自艾自怜不到一分钟的范舒荷闻此语，立即激动的从老公怀里弹坐起来。

“有一个人，这个人绝对能制得住修尧哥的。”她神秘兮兮的发言。“而且我已经帮你想好法子了。”看小舞这种冒着欣赏火花的眼神，范舒荷知道这人绝对有看头。“这人我也认识对不对？”“嗯！”她点头，“她是高我们两届的学姊，而且大学时你们还同校。”“曹子婕！”直觉的，范舒荷从嘴里溜出了这个名字。对呀！她怎么把她给忘了？“我该怎么做？”兴致勃勃的看着小舞，她只觉得一股“希望”从心灵深处直冒了出来。

“这个嘛……首先，我必须向你老公白龙调借一个人。”她朝白浩庭努努嘴。

“姑娘们请自便了。”在她们算计带强迫的眼光下，白浩庭——也就是绰号白龙的斯文帮主——只有举白旗的份。

他只庆幸自己不是那个可怜的男主角——范修尧，真是难为他的大舅子了。

\*\*\* “该死的！”范修尧气愤的把云天企业的“年度计划书”甩在地上，吓得他眼前那个可怜的老男士脸色发白。“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只是几个小小的病毒，竟然花了快一个月还解不了。要不是我家裹拷贝了一套备用资料，这下子云天企业不是得关门了？”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最近诸事不顺，首先和政府合作多年的国宅合建案，被对手“南星”以些微差距的价格夺走，再则公司每次欲推行的大型企画案，“南星”都会早他们一步实行，

今他不得不怀疑公司出了内贼。再加上他的秘密档案最近事故频传，看来他必须重新整顿、调查一下公司高级主管的资料了。

“总……总经理，不是维修部办事不力，而是总经理专用的网路系统出现个奇怪的病毒，每当我们的工程师已经快解开病毒时，便又会产生另外一个病毒……，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至……至少有十个解不开又奇怪的病毒了。”他困难的吞吐着口水。

“解不开！”范修尧不敢相信的大吼，他是震怒了，“这么说，我的系统全完了，我的资料也跟着泡汤了，是不是！”幸好这一层楼是总经理专属的办公室，所以任他怎么叫、怎么吼，也没人听得见。

“恐……恐怕是……如此。”看样子总经理的耐性真的被磨光了。

“好！”克制着怒气，范修尧告诉自己不要摆脸色给下属看。“那叫人把资料全杀了，再把每天备份的资料重新灌进我的电脑裏。”抬起档案夹，范修尧捺着性子坐下，打算维持他好老板的形象。

“可……可是……”维修部门的老经理知道，一但他把这件坏消息也说出来后，他就得准备卷铺盖走路了。

“可是什么？”范修尧阴冷的眯起眼睛，心中那股怒气又想往上冒。

“总经理室那备份的磁片受潮毁了。”老经理心中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希望能消灾解厄。

“毁了！”范修尧再也忍不住咆哮了，“锁在一堆只放乾燥剂的保险库裏的磁片，你竟然敢告诉我受潮毁了！”“我们大伙也觉得很奇怪，可是……”

“又可是了……天啊！你难道没有别的话好说了吗？”他怒不可遏的狂吼。

“如……如果总经理允许的话，我想要聘请一位解毒高手。”幸好二小姐向他推荐了一位电脑天才——曹子婕，并说她能解百毒。在这种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他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

不过，奇怪的是，二小姐怎么知道他们解不了毒？“你请个人还要向我报备？”范修尧不可思议的瞪着老经理，他被惹毛了。

“因……因为这套系统必须动用到总经理专用密码，而且事关公司机密，所以找才会请示总经理。”老人家好可怜的频频拭汗。

“所谓照准。”他说的没错，这事的确马虎不得。“让人先调查一下这个人的身家背景，如果没什么问题，尽快请他来处理。”老经理本来是想告诉他，这位电脑天才才是女的，可是在他判断自己的心脏已经快负荷不了总经理那如潮水般涌来的怒气后，老人家决定放自己一马，还是等那位小姐来上班后再伺机而动。

反正维修部在十五楼，与二十楼的总经理室尚有一段距离，再说云天企业的分支机构繁不可数，总经理忙着视察业务的同时，更忙着和各家的名媛淑女约会，根本少有机会下楼。

所以，说不定等那位天才小姐把病毒解了，也没能和总经理见上一面也说不定。

\*\*\* “老大！”范修尧匆忙的推门进来。

“别说，我已经知道了！”范修尧铁青着脸、面目可憎的看着手中的报纸，“修伦，“亚林”建材和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为什么这次突然转向“南星”，其中一定有鬼！你这些天找个可靠的征信社，我打算好好调查一下公司的高级主管。”““亚林”会转向可能是因为对价格不满，再加上“南星”本来就打想打击我们，他们一定是蓄意挑拨离间，才会——”“绝对不只这样，”他冷

笑，“我们前几天才开过秘密会议，打算今年终止和“亚林”约合作关系，为什么“亚林”会提前知道，而冒着付庞大违约金的危险和“南星”光明正大的签约，你难道不懂其中的关联？”“因为这笔金额是“南星”付的。”范修伦平时的嘻皮笑脸因两人共同的心得而变冷了，“他们付这笔违约金绝对不会比我们的损失还多，所以“南星”才会痛下毒手。”“公司内部绝对有问题，趁着我的网路系统一团糟时，我要你尽快调查这件事，必要时让浩庭帮忙。”“那建材的问题？”这才是令人头痛的。

“放心好了，早年初我就发现公司的异状，已有所防备了。”他从抽屉裏拿出一本合约书丢给范修伦。

“好家伙！”他看完合约的内容后，赞赏的捶了范修尧一记，“成王不就是亚林”的竞争对手吗？原来你早就留有一手，而且合约日期随时生效，其帅！”“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面对“南星”这种手脚不乾淨的对手，我们更该处处小心。”“要整他们吗？”范修伦蠢蠢欲动。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范修尧眯着眼睛，冷冷的射出一道犀利的光芒。“成王”的事不可以让人知道，你先去和“成王”的老板打一下招呼，要他们先按兵不动。我们可不能让“南星”的苦心白费了。”“老大的意思是说，让目前施工中的几个工地发生点“困难”，好引狼入室？”范修伦冷静的邪笑着，过于兴奋的语气表示了他的赞同。

“扬汤上沸，不如釜底抽薪来得高明。”范修尧冷淡的笑着。

“正所谓“削势攻心，伤兵根本是也。”幸好老爸要他们熟记这些老祖先用过的计谋，并说对商场上防敌、攻敌有极大的裨益。

“既然“南星”紧咬着我们不放，就怪不得我们了。”范修尧沉着的拿出一盒磁片。

“同意！”范修伦看着合约书的双眼蓦然发亮。

\*\*\*咪咪不见了！

没想到第一天到“云天企业”总部——云天大楼上班，就把咪咪给摘去了。

曹子婕抓握一头乌黑如波浪般微髻的碍事长发，随意的用桌上的橡皮筋束起来。

当她必须弯着身子，把头埋进满是灰尘及待修的电脑堆裏，寻找她那只可爱短毛、短尾巴的黄金鼠时，她就不觉得把头发拖在地上是个好主意。

“咪咪！”趴在地上，曹子婕只能庆幸这里只是间储藏室，更庆幸她一向只穿着衬衫和牛仔裤。纵使她知道这个大企业有个“女职员不准穿牛仔裤上班”的古板教条，她依然我行我素，只求轻松舒服就好。

当初要不是舒荷出面恳求她，又要不是她保证自己在范氏上班期间，将拥有一间私人办公室，而且接触不到老板，她是绝不喜欢替太有钱的公子哥儿工作的。

因为太有钱的第二代企业家，没事衔着金汤匙出生，穿金戴银的，气焰自然比一般人来得嚣张跋扈。她并不缺钱用，而且工作室是自己的，省吃俭用点，日子过得还是很畅快的，大可不必为了五斗米而折腰。

“咪咪，快出来。”这个小东西到底跑到哪裏去了？挽起袖子，她准备爬进去。

“曹小姐，你的老鼠在这儿。”相当苍老却慈祥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这小东西好圆。”门口！曹子婕猛然察觉到那方向正对着的恰恰是她那高

高翘起、浑圆结实的小屁股。

不好意思的赶紧怕出来，她歉然的对“老人家微笑，态度沉稳的接过老人家递过来的黄金鼠 - 她那个可爱圆滚滚的咪咪。

“对不起，咪咪还不习惯这里，所以它才会到处乱跑。”曹子婕随手拨弄沾着蜘蛛丝的刘海。

陈经理 - - 也就是那位被范修尧吓得差点休克的老经理，和蔼的摆摆手，表示他不介意。

“反正这层楼都是男孩子，大家不会介意多了这只可爱的小东西的。”陈经理慈祥的脸果然找不到责备。“而且是我准你带来的，你又何必在意？”拨完头上的灰尘，曹子婕温柔的顺了顺咪咪金黄色夹杂“白色，亮的发光的短毛。她泛起玩味的笑容，“是啊！看到那么多的男士抢“和我这只迷你老鼠玩我实在很讶异。”老人家的眼睛停留在曹子婕手掌上的老鼠身上。它正在恬”，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珠子不时防备的抬起来看他，像及了漫画里的卡通鼠。

“唉！这层楼的工程师和程式设计师，每个都是半大不小的孩子，童心未泯。”陈经理说着说着竟然笑了。

曹子婕不表示任何意见，却丢给他个“颇有同感”的眼神，逗得老人家更乐了。

“你应该发现.....在我们这层楼工作的一百多个工作人员都是男的.....”老人家似乎有着难言之隐。

这层楼少说有二百坪以上，再加上工作人员川流不息的进进出出，她才来第一天，又怎么可能注意到那么多？“经理的意思是，云天的老板是个性别歧的迂腐分子吗？”曹子婕淡淡的把一绺如丝缎般的秀发拢到肩后，顺手把橡皮筋除下。

“也不是这么说，”老人家带着笑容，仔细的拟视着眼前这位不算漂亮，却绝对称得上好看的女孩笑道：“只能说老板怜香惜玉，认为女孩子不该做这种太劳累的工作而已。”曹子婕轻轻的笑了，对这位体贴上司的老好人感到温馨。“经理放心，我没兴趣逛这栋耸入云层的科技大楼，如果.....”曹子婕望进老人家眼裏那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裏闪着恶作剧的光彩。“如果真不幸被他给遇见了，我会告诉他我是送货员。”陈经理明声大笑，知道她是故意逗自己的。

“看来你自己能应付得很好，这样我就放心了。”“你放心吧！我可是屠龙少女喔！”她刻意夸张的挥着假想的剑，吓得栖在肩膀上的咪咪四肢紧抓着她的衣服，以求不被摔落的命运。

但愿，但愿她真是位屠龙少女。老经理面对她的自信，也只能投以同情的微笑了。

\*\*\*“你先下班，其他的事我自己会处理。”范修尧头也没抬的对他的男秘书说道。

他喜欢女人，喜欢和她们相处，喜欢她们的娇媚，却不愿雇用女秘书。因为她们常会公私不分，把私人的感情混于工作上，他可是受过多次教训才学乖的。所以他的工作守则第一项便是不和公司的女职员约会，以免问题丛生。

“是！”毕恭毕敬的收起卷宗夹，他很快的消失在门后。

习惯的，范修尧转向他的电脑想查些资料，才猛然记起电脑系统已经

停摆一个多月，除了去翻柜子裏那叠堆积如山的报表纸外，便无它路可寻了。

光看到那叠比人高的纸，他就头痛了，更别说是耐心的去翻阅。把笔甩开，他整个人瘫在高背椅上，低声咒骂着。

该死，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他不抓狂才怪。那个陈经理聘请的什么电脑天才应该来了！

想着想着，范修尧决定去会一会他。找个人谈谈，或发泄一下，总比独自坐在那生闷气来得好。

他站起来整理好自己的服装，随手拿起公事包，同时决定放自己一马，等他和那位电脑天才谈过后，便要和他最近结交那位美艳、动人的女明星，共享这浪漫迷人的夜晚了。

范修尧是个工作狂，却绝对不是个刻薄自己的男人。

当！十五楼到了。范修尧跨出电梯，惭愧的想着：他已经有好一阵子没到这层楼来了。

所以，他可以理解那些还没下班，仍埋首在电脑前的工程师纷纷投给他的讶异眼光。

“陈经理下班了吗？”随便抓个人问，他巡视着几乎闹空城计的办公室。

“走了！”这名自认倒楣的工程师战战兢兢的回答着。

“那位新来的电脑天才，也下班了吗？”范修尧真想叫这工程师不要抖了，难道他真有那么吓人吗？“什么？”他实在不知道总经理问的是哪一位，因为他们这里多得是电脑天才和新进人员，他哪弄得懂总经理在问谁。

“就是负责解我那套中了几百个病毒的……”范修尧不耐烦的声音，随着他的发现而渐渐逸去。

他看到右前方饮水机前，倚着一名相当有特色却称不上漂亮的女孩。

她有双他生平所见过最漆黑的眼睛！她的肩丰厚、饱满，带着粉红色的柔软！她有着娇俏的鼻子和刚毅的下巴，再加上那头披散在肩膀，如乌丝般柔软长发的衬托，她绝对是明亮、动人的。

而且，她仅是随便的穿着他一向最痛恨的牛仔裤装，就已经相当亮丽了，更别说穿上那些名家设计高品味、高消费的礼服了。

她正在凝视着他，直直且毫不畏惧的看着他。她不怕他——范修尧恼怒的发现这一点。

她似乎正在研究他，把他当动物般的观察着。

他发现他很不喜欢这种被人分析、解剖的感觉。

“你该死的在这里做什么？”等他发现时，他已经站在女孩的面前，严厉的询问她了。

曹子婕把保温杯拿在他眼前晃了晃，坦率的笑道：“喝茶啊！”“喝茶？”她明明知道他问的不是这个。

“奇怪吗？”曹子婕仍是不愠不火，当着他的面啜着茶，“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啊！人口渴了就会想喝茶，或是其他的替代品之类的……：“她似乎能散发出活力和生气，叫他移不开视线。而且，老天啊！她这种低低柔柔的嗓音真好听。

“我是问你为什么在这一层楼！”范修尧鼻息浓厚的问道。

曹子婕和最后一名“逃难去也”的工程师点头再见后，才转回头似笑非笑的揪着他。

“你刚刚不是在找我吗？”她存心答非所问。

“见鬼的，我是问你……”范修尧那宽阔的嘴巴越缩越小，最后终于抿成一直线，眼睛也越眯越小，“不要告诉我，你就是老陈请来替我抓病毒的人。”“这有什么不对吗？”曹子婕抬头，淡淡的望着他。

“该死！”她已经让他两次口吐秽言了，在女士面前他一向是彬彬有礼的贵公子。“当然不对，你是个女的！”“我想这点应该不难看出吧！”曹子婕自嘲的瞄着自己的身材，“如果粉红色的身分证是代表这个性别的话，就应该没错了。”“你……”范修尧简直气疯了。

曹子婕好笑的看着这位接近暴怒，传奇的花花贵公子。她当然知道他是谁，也看过他！

毕竟舒荷、舒莲结婚时，她曾经前去祝。也许是因为她不够漂亮，所以他才会对她没有丝毫印象。

“你今天不用约会吗？”曹子婕比比墙上指向六点的钟，好心的提醒他，“再不去可会来不及的。”“为什么我今天该有约会？”他不喜欢她说得那么笃定，虽然她说的是事实。

“因为你是许多女人心中的偶像，也是个爱女人的花花公子。”她没有讽刺的意思，只是坦诚的说出她所看到、听到的事实。

原本以为他听到这话又会横眉竖眼！却不料，他竟然微微的笑了。

范修尧果然充满了大众情人的魅力！因为不论是他生气、吼叫或是这么气时，都会不经意、或许是刻意散发出他那股范修尧式的独特魅力，教人心荡神驰。曹子婕不禁要怀疑是否连他生病时，都是这么不可思议的英俊和迷人？“喔！”他挑高了眉，兴味盎然的揪着她看，那对漂亮的眼睛刻意的逗着她，“你也这么认为吗？”“认为什么？是女人心中的偶像这部分，还是花花公子这部分？”曹子婕笑得好开心。

她不介意范修尧和她玩这种不成熟的勾引游戏，因为她知道范修尧虽然花心，却绝不会动公司里的女员工。

想不到他满自爱的嘛！曹子婕赞赏的笑着。

看到她没有像其他女孩一样，沉迷在他的诱惑之中时，范修尧那无往不利的心头一遭且破天荒的感到大受打击。

“你还没告诉我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有些恼羞成怒的决定继续刚才未完的话题。

“替你抓病毒啊！怎么你刚说过的话，自己都忘了？”她奇怪的瞟他一眼。

“我不要你在这儿。”范修尧八成是被她气急了才会说出这种没头没脑的话。

“好啊！我也该下班了。”曹子婕不在意的走进她专属的工作间。

等她背好背包，拎着装有味咪的笼子出来时，范修尧还立在原地兀自生着闷气。

“我的意思是，我不要女人在……”他的话声再度消失，因为他看到那只肥嘟嘟、直立的趴在铁条上望着他的老鼠了。“它又是什么鬼东西！”这人天生大嗓门。曹子婕摇摇头，叹着气的把咪咪从笼子抓出来，放在手掌上，然后把手抬高，和他的眼睛保持平行。

反正他早晚晚会发现，不如让他一次发作，免得他把怒气发泄在那可怜的老好人身上。

“它不是什东西，它是我养的黄金鼠，产自义大利，你叫她咪咪或咪小

姐就行了。”曹子婕从口袋里拿出小月饼乾喂着咪咪，它似乎很享受的坐在它的手掌裏便啃了起来。

咪咪和它的主人一样不在乎那双锐利得恨不得宰了它的黑眼珠。

“你多大了，还在玩这种小玩意！”范修尧不可思议的吼着。“而且谁准你把龙物带来公司的！”“二十五。”她无关痛痒的逗着咪咪。

“什么二十五！”他咆哮。

“二十五岁。”曹子婕真的好讶异的看着他涨红的脸。她把咪咪收进笼子裏，免得它遭受池鱼之殃。“你到底有完没完？法律有明文规定大人不能养宠物吗？果真有这项条款的话，那些个猫啊狗的不是可怜了。”她淡淡的反问，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咄咄逼人。

“这是我的公司，想在我的公司工作，就得按我的规则做事。”范修尧冰冷的提醒她。

他完全忘了他不喜欢、也不想她在这个部门工作的原意了。

“好啦！老板最大。”曹子婕爽快的回答令他相当意外。“你快点去赴约吧，让女伴等久了，可是有损你那富而有礼的形象的。”范修尧又气又恼的随着她移进电梯。她似乎急着摆脱他。“你为什么认定我一定有约会？”他喜欢听她说话，也喜欢却又憎恨看她那始终保持着笑容的脸庞。

“因为你是范修尧啊！”曹子婕合着笑意说明，“范修尧不正代表着：女人、玩乐和多金吗？”她这句话绝对有讽刺的意味。

范修尧不舒服却又敛起浓眉，“如……如果我说你猜错了呢？”一楼的铃声响起，站在他前面的曹子婕先优雅的走出电梯后，才转过身，朝仍在电梯内的范修尧微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你这不是欲盖弥彰！何苦呢！”奇耻大辱！真是奇耻大辱！范修尧只顾着发火，却忘了要走出电梯，直到电梯门再度关上，他想发火也来不及了。等他气冲冲的冲出电梯时，伊人的芳踪早已杳然。

这辈子就今天被羞辱得最彻底，范修尧沉着脸站在门口遍寻不着她，他握紧拳头气得牙齿打颤，没想到她会这么大胆、恶意的羞辱他：更可恶的是，他竟连这个可恶、狂妄、大胆的女人叫什么都不知道！

### 第三章

“学姊！”小舞坐在车裏，兴奋的喊着正在停放机车的女孩。

曹子婕闻声，转头望着那直向她飞奔而来的女孩，开心的泛出笑容，“小舞！”“学姊还记得我呀！”小舞过分漂亮的眼眸紧紧的秋着她。刚刚她明明看到她和修尧哥站在电梯前对话，而且谈得似乎很愉快啊！

“才几个月没见而已，我的记忆力可没退化得这么快。”曹子婕拉着小舞一同走上她位于三楼的房子。

“呀！”走进房子，小舞羡慕的看着室内温暖、简单的摆设。这间房子虽然不大，感觉却很舒服，这种明快、俐落的布置，才是曹子婕所有的风格。

“还是学姊的房子舒服。”“是吗？”曹子婕把咪咪放出来，回头张望着自己的房子。

好一阵子没来了，学姊家的装璜变了，小舞瞄来瞄去，突然看到其中一扇门上斜挂着一把西洋剑。

“哇！不愧是西洋剑社的社长，随时随地都不忘带着这把荣誉之剑耶！”小舞取下轻巧的西洋剑挥着，她好怀念高中时代那段持着剑独领风骚的轻狂岁月。

高中时，要不是因为曹子婕挥剑的英姿震撼了她们那所尼姑学校，又要不是她连连为学校夺得奖杯，大力鼓吹西洋剑，当时年幼、好玩的她、娃娃、莎蓝及裴絮，又怎会义无反顾的一头栽进西洋剑世界，以至于自封为“四剑客”呢？“那把剑是子彤送我的，所以……”曹子婕的声音突然沙哑了。

小舞知道曹子婕有位倾国倾城的妹妹曹子彤，可是不知怎地，她在学姊大学二年级时突然出事，就这么消失了。

这些事是荷后来一点一滴告诉她的。她十分同情学姊，因为她知道学姊家就只生两个女儿，所以她和她那位美得惊人的妹妹，感情自然好得不像话。

“学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小舞为免她再睹物思人，赶紧将剑放回原位。

“不要紧，反正事情已经过了好几年，而且子彤并没有死。”曹子婕肯定的对她笑着。

小婕实在很想问她为什么这么自信，可是却问不出口……“嗨！咪咪，你好吗？”咪咪跑到小舞的脚边，站起身子渴望的盯着她手上的红萝卜看。小舞好笑的抓起它，并相当大方的和它分享着红萝卜。“你好像还记得我喔！”“它是特别记得你那些美味的红萝卜。”兔子逗老鼠，其是幅有趣的画面。

“学姊，听娃娃说你现在在帮修尧哥工作是吗？”这才是她此行真正的目的。

“对啊！”曹子婕淡淡的回答，话裹却有掩不住的笑意。“你的修尧哥刚才差点被我气死。”“不会吧！修尧哥的脾气一向很好的。”这次小舞是真的惊讶，而非作戏了。

“那是只对他有兴趣的女人，他才会刻意维持他风度翩翩的高贵形象。”曹子婕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好温柔的笑道。“我倒觉得今天的范修尧比较有人味。”“人味？”她不懂。

“不再像是那种摆在高处供人膜拜，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偶像。”曹子婕不疾不徐的解释，一边忙着帮小舞泡茶。

“偶像？”小舞听她这么说可乐了。“修尧哥知道后一定会不高兴的。”“为什么？”把茶递给兔子学后，曹子婕好奇的问着。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喜欢被比喻成一座雕像的。”小舞调皮的接话。

曹子婕不知道她的讯息表达得这么完整，她错愕的看了眼聪明、伶俐的学妹后，一连串清脆的笑声竟然不知不觉的溜出口。

“如果你不告诉他，他就不会不高兴了。”曹子婕不是很担心的叮咛着，“你如果想说，至少也等我帮他处理好他的电脑系统后再说。”一日一离开后，就不用负担他那种浑厚、低沉，却足以震碎人心的吼声了。

“难得学姊会怕修尧哥，我还以为所有的女人都会爱上他哩！”她必须小心一点以免学姊发现她在搜集情报。

“与其说怕他，不如说我不想和他有任何关联。”现在她可没多余的心力

去应付这位范家大少。“好啦！别净是谈他，你不告诉我你来找我的目的吗？”小舞可是人忙人，她虽然不知道小舞家到底从事什么行业，但是她知道小舞的时间表总是排得满满的。回台湾时，小舞或许会时常找她抬杠，可是通常待不到十分钟便急着回家了。

因为小舞那几个哥哥实在可怕，只要妹妹逾时未到家，他们便如同侦测雷达般马上出现在小舞身边，把他们亲爱的小妹给拎回家。

不过，纵使是如此严格的管教。也束缚不了小舞那知脱缰野马般的心，她照常每天跑来跑去，任她那几个哥哥三申五令，外带威胁利诱，她就是一律不放在心上。

“学姊真聪明，事实上我确有一事相求。”乾脆豁出去吧，送佛送上天，他日她定要娃娃回报她的大恩大德。

“哟！小舞越来越客气了。”曹子婕着实好奇极了，究竟什么事能让这位无坚不摧、不畏艰难的女孩开口向她求救？“学姊，”小舞不依的嚷着，两腮像吹气般的鼓起来，“人家我本来就懂得礼貌。”“咪咪，你看，小舞的腮和你一样大呢！”曹子婕把从小舞手中接过的老鼠举高。

那咪咪果如她所言，两腮塞了好多东西而鼓得好大，真是贪心不足，“鼠”吞象！

小舞的两腮很快就消了，因为她忍不住笑了嘛！刚才只顾着试探学姊，无意识的喂着老鼠，没想到它竟然照单全收，把自己弄成这副怪模样，还呆呆的望着笑得好开心的两个女孩。

“咪……咪……好可爱……”不行，笑得太厉害，连泪水都淌出来了。小舞努力的揉着嘴巴。

“它很宝吧！”为免咪咪撑破脸皮，曹子婕轻轻的把他放回笼子裏。“咪咪一定要回到它的屋子才会把食物吐出来，它有储存粮食的美德。”“太好了，以后你不在，我就可以和咪咪作伴了。”她接得很顺口。

曹子婕的笑容凝住了，“你是说，你要……”“我想在学姊这里借住一段时间。”学姊不会不欢迎她吧！阙舞而有丝担心的瞟了曹子婕一眼，“我看这里似乎还有多余的房间。”“这里当然有多余的房间。”曹子婕根本不在乎这些，她担心的是她那些哥哥的反应。

“小舞，我很欢迎你搬过来和我作伴，事实上你想住多久都无所谓，只不过……”“只不过我那几个儿神恶煞般的哥哥很吓人，对不对？”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她早就见怪不见了。“你放心啦！这次我那尚火哥忙着和莎蓝斗嘴都来不及了，哪还顾得到我。”真多亏丁莎蓝和二哥不和，二哥才会忘了要监督自己，谢天谢地！

她早知道莎蓝和二哥水火不容，可是偏偏二哥的别墅被她试验防火系统时，给弄得一塌糊涂，水淹得有半天高：为了赎罪，她只好向莎蓝求救了。本来莎蓝是宁死也不肯的，要不是她千要求万拜托，口若悬河的花了一个礼拜工夫说服她，只怕这时自己还被吊在别墅里毒打呢！

“纪莎蓝？”想不到她还是成了室内设计师了。以前她还坚持不走她父母为她规画好的人生路线呢！

“对呀！而且二哥也答应让我搬出来住，顺便透透气。”才怪！不过她有把握教二哥答应。因为白浩庭和大哥交情匪浅，只要教娃娃掉几滴眼泪，这事便水到渠成了。

“真的吗？”她实在怀疑。

“我保证！”她快要呼吸到自由、新鲜的空气了。

“好吧！多一个人也多一些人气。”“谢谢学姊！”裹应外合，剩下的就得靠娃娃和范妈妈了。

\*\*\*今晚真是个孤独的夜，连平日几乎不应酬的老公也出去了。

苏倩坐在空荡荡的客厅裏，不觉一阵酸意上心头，泛起了自艾自怜的情绪。

家的男人都出去应酬了，连贴心约两个女儿也都嫁了。就是因为怕过这种孤单寂寞的日子，所以她才会使出高压政策，不择手段逼迫女儿们替儿子找伴侣。

苏倩好像忘了，是自己不顾老公的反对，硬要留在家裏等小舞消息的。反正她把一切的冷清都算到儿子身上，才会更加强她早日抱孙的决心。哼！等地有孙子抱了，才不管这些范家的男人要不要回来呢！

电话铃声才响一声，苏倩就急忙抓起来听了。

“喂！小舞吗？对，我是范妈妈……”苏倩静静的听着小舞的报告，心情因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而越见愉快。“好……你这阵子都要住在那边吗？”“应该是了。”小舞很快的说完经过后，轻快的答着。

“好，等你帮范妈妈完成这件事后，范妈妈一定包个大红包酬谢你。”“不用了，反正我最近也没什么事做，而且娃娃现在又怀孕了，还是不要让她太操劳。”小舞快人快语，她希望范妈妈能听得懂这个暗示。

说实在的，要不是白氏一家大小轮番要求她接下娃娃的重担，这会儿她不知道跑到哪里逍遥快活去了。

苏倩轻柔的笑了，“你啊！个性跟荷娃还真有点相像。放心，范妈妈不会为难自己女儿的。”“娃娃听到会很高兴的。”“荷娃会很高兴有你这么位肝胆相照的好友。”“哪里，”阙舞雨因为她温柔的夸赞而不好意思。“不过，我家那三个难缠的哥哥还是得靠娃娃去“关说”一下了。”“这种小事荷娃一定办得到。”苏倩相信女儿的办事能力。

“好……子婕姊快回来了。范妈妈，等有进展时我会再跟你联络的，再见！”心满意足的挂上电话，苏倩几乎可以预见她那堆围着她叫奶奶的孙儿、孙女了。幸福可待，幸福可待呵！

\*\*\*研究这些奇怪的病毒已经四天了，为什么她始终觉得这些病毒并没有杀伤力，反倒像是在保护着某些重要的资料？曹子婕微微的皱着眉头，边看着萤光幕上传达出来的讯息，边沉思的问着身边约和她一样大的年轻男子。

“阿德，你不觉得这种病毒好像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吗？”她真是不简单，才来几天使解了五个病毒了，而前任负责解毒的高手阿德，则奉命协助她完成此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是吗？”他把对曹子捷的倾慕全都为进声音裹了，言不及义的答着。

曹子捷太沉迷在这些个奇特的病毒上，并没有发现他过分温柔的回答。

“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在制造这些病毒，而且只针对范氏企业。”因为她又发现四个病毒了。曹子捷在心底叹气。

“你又发现了什么吗？”阿德见她有丝气馁。

曹子捷转向他，收敛起她的挫折感，打趣的说道：“我发现我有点想念我的小家伙。”她把咪咪借给小舞了。

看到她像小女孩的抱怨神情后，阿德好玩的笑了。

“听说前几天总经理下来过，是不是他发现了咪咪，下令不准你带来的？”“他是不准。”曹子婕平淡的说道，“没办法，谁教他是老板。”她忘了补上一句，她根本不在乎他的命令。

她的声音很轻，可是此时她办公室的门正好大开，所以控制不住自己，找尽藉口在百忙之中溜到维修部门察看的范修尧，还是听到她口是心非的回答了。

静静的站在门口，他看到昨晚那名胆敢取笑他、戏弄他的女人，这会儿正背对着他和一名年轻男子有说有笑的聊天。

她和别的男人聊天的画面让他很不舒服。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让他有股想揍人的冲动。

就是这个女人害他昨晚约会时心不在焉，害他在面对那名美盛女星暗示性的邀约时，只能提不起兴致忿忿的回绝。

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被一名初次见面的女人左右了心情？范修尧打算在门口站到什么时候？曹子婕在心裏暗暗为他这种偷听的行为发噤，不知道这回他又想批评指教些什么事。

“好吧！请直接了当的告诉我，我又哪里惹你不高兴了？”曹子婕出乎意料的旋过身，一双眸子认真的盯着他严厉的五官瞧。

别说是阿德了，就连站在门口无故愠怒的范修尧也没想到她会有这种举动。

“我……我先离开了。”八百年不曾见过总经理一面的阿德，一看到范修尧怒目横眉的瞪着他，手脚早就发软了，哪还敢多停留片刻？范修尧的确是不高兴。他等那个男孩离开后，才踏进她的办公室，把门关上，不希望外面的人听到他们的对话。

“好了，可以说了吧！”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笑容的曹子婕轻柔的催促着他。

“你怎么知道你惹我不高兴？”他们一定得这么谈话吗？她真是弄不懂他，只深深的叹道：“猜的。我只是以为当一个人绷着一张老K脸，横眉竖眼的瞪着另外一个人时，便叫作不高兴，或者你称它叫生气、发火、愤怒……等等也行。”“你叫什么名字？”从牙缝里发出的嘶嘶声，不受控制的跳出来了。

“曹子婕啊！你不知道吗？”明知道他会生气，她就是忍不住故意反问。

“你……”“嘿！别这样嘛，我记得舒荷常说她大哥很有幽默感的。”曹子婕好心的拍着旁边的椅子请他坐。

范修尧对她的邀请视若无睹，只对她的话有兴趣。

“你认识荷娃？”总算教她见识到他除了生气以外的另一种情绪——惊讶了。

“我还认识范伯父和范伯母呢！”她撑着头，好笑的见他眼睛越张越大。

“既然如此，为何我从没见过你？”范修尧不相信的瞄着她的穿着，又是他最讨厌的牛仔裤。这个女孩难道除了牛仔裤外，就 - - 没别的衣服可穿了吗？“穷人家的孩子不配认识高贵的范家人吗？”曹子婕从他轻蔑的眼神得知他怀疑的原因，有些生气的努道：“我从来都不知道舒荷的大哥竟是个势力鬼！”“我不是！”她误会他的意思了。范修尧火大的走近她；谁知该死的她不但怕他发火，还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仰着头之视着他。“你难道就不能换套衣服穿吗？”“我为什么要换衣服穿！我的衬衫、牛仔裤每天换洗，乾净得很，不会污了范氏企业的门楣的。”她不该失控的，可是她

就是忍不住。

“你生气了。”他无关紧要的冒出这句话，很高兴看见她发火，知道她终究也是会生气的。虽然很孩子气，但是范修尧的心无来由的一阵雀跃，沾沾自喜的觉得自己扳回了一城。

“圣人也会被你气得吐血！”曹子婕狠狠的瞪他一眼，随即转过头，继续她的扫毒工作，不再理他了。从来没有女孩子会漠视他的存在，生平第一次，范修尧算是尝到被冷淡的滋味了。

“你……为什么认识我的家人？”本以为她只是在作态，没想到她就真的埋进那部电脑裏，认真得忘了他的存在。在她背后站了好一会儿后，范修尧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开，而是伫立在原地执拗的扯着话。

“你还没走啊！”曹子婕没好气的答道，根本连头都懒得回。

“曹子婕！”这人又恼羞成怒了。

“昨天的约会是不是不顺利，所以你才会跑到我这里找麻烦？”等到心情恢复平静，她才继续和他打哈哈。

“你不会以为我对你有兴趣吧！”他残酷的笑着，彷彿那是天方夜谭。

曹子婕这回总算转过头看他了。她故作恐的瞅着他瞧，害怕的说道：“我不会那么倒楣吧！”这回范送尧根本吼送出声了，他冷着一张送棱有角的送脸，不发一言地转过身，很有风度并且极力克制甩门的冲动，怒气冲天的走出她的办公室。

看着他直挺挺的步伐，和违背良心非常有教养的关门举动，曹子婕硬是紧咬着下唇，深怕自己一个不小心便笑出来，到时怕不被他一掌劈死才怪。

直到范修尧走了好一阵子后，她才放任自己笑了。

天啊！他气坏了！她是不是太过分了？曹子婕趴在椅背上笑不可抑，更不断的自我反省，不断的笑着。

自从识这个花心大萝卜后，她好像快乐多了……\* \* \* “老大，那个模特儿终于答应和我约会了。”范修伦兴匆匆的推门而入，并且兴奋过头，忘了进总经理室前要先观察气象。

“修伦！告诉你多少次，在公司内不得这么放肆！”余怒未平，范修尧开口就送他个排头吃。

放缓了步伐，范修伦相似于范修尧却多了股不拘小节的脸孔，泛起了疑问和玩味的表情。已经有……三年了！整整三年，不曾见大哥发过脾气，更何况是现在这样大发雷霆的样子。

这次的“南星”风暴也没见他这么生气。

“喂，我可没惹你。”范修伦把财务月报表递给震怒的大哥后，即兴致高昂的倚在桌边睨着他，“我想想看，是追了你一星期的女星给你脸色看了？”不可能吧！每个女人都爱他大哥，都想得到他的青睐，而在好不容易和这个万人迷约会后，有哪个女人敢小心翼翼的伺候他？修尧不理他，脸色灰败的低头看着报表，而反应出情绪的嘴巴却是越抿越紧。

这个因素的确不太可能成立。”范修伦不死心的猜测着，“那么，是不是老妈又逼你结婚了？”前公司营运状况是出了点小麻烦，可是这难不倒意志坚强的范家人的，不是吗？而老大又不缺女伴，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这几天一直神秘兮兮、笑得过分和蔼的老妈又出点子整大哥了。

“修伦……”范修尧紧拢着眉头，口气不善的警告他，要他闭上他那吱吱喳喳的鸟嘴。

“今天的你实在不太和善。”范修伦不在乎的发表他的感言，“算了，待在这里看你的脸色，我不如去陪美人聊天。”“修伦，我有我的行事准则，你有你的游戏规则，你和谁交往我都不会反对，可是如果你要闹办公室恋情的话，请下班后再进行。”他相当明确且不快的指示着。

已经走到门边的范修伦吊儿郎当的回头对他大哥讪笑着。大哥的花心比起他，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大哥一向交往的对象只限于上流社会，也就是身穿名牌、戴着金钻、教养机好的名流仕女之辈：不像他，他的胃口比他大哥好，而且不挑食，根本是来者不拒。

“这个美女可是咱们家慈禧太后特颁懿旨要我照顾的，所以如果皇上有什么异议的话，请直接找太后抗议。”范修伦有恃无恐的回他一记。

“妈要你特别照顾的女孩？”他不记得老妈曾告诉过他公司里有这么号人物啊！

“在维修部门的子婕啊！”范修伦看出他的纳闷，“你可别告诉我你不认识那个气质一级棒、很讨人喜爱的女孩。”“你认识曹子婕？”范修尧抬起头，呆愣愣的看着他那一脸狡猾的弟弟。“为什么我不认识？”他发现自己有种被冷落的孤寂感。

“我看全家大概只有你不认识她了。”为了自己好，范修伦不得不配合老妈的计画。

“这也难怪，因为子婕不是你喜欢那种类型的女孩，所以你才会没有注意到她。”“请告诉我，我到底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女孩？”范修尧眼露凶光的刺着他。

喔哦！暴风雨前的宁静。直觉告诉他，他一旦大胆发表高论，肯定必死无疑。

“我只知道曹子婕是我的类型。”范修伦顾左右而言他，想不到却死得正着。

“她不是！”范修尧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只觉得他应该反驳修伦的话。

“哦！”他的怒气、他的反应都让范修伦忐忑不安的心暂时得以解放。“你又怎么知道她不是？”“因为她不适合你。”像在跟谁赌气似的，他说得又急又快，彷彿不愿再听到任何有关她的事。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争得你死我活吗？”范修伦自嘲的笑着，“说不定她已经有要好的男伴了。”范修尧告诉自己，心里那股突然冲上来的怒气，与修伦现在说的话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仍无法释怀她无礼的冒犯罢了。

“不干我的事。”范修尧目光冰冷的告诉他，也告诉自己。

“本来就没什么事，你只管顾好你那些千金小姐就行了，我可是要陪美人吃午餐去了。”这次范修伦等不及他发表意见，一下子就溜得不见人影了。

范修尧阴着脸，心情恶劣的丢开手上那些报表，不明白眼前为何充斥着曹子婕那不知好歹的笑脸。

他阴郁的心情一直延续到下班，全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仍得不到舒解。他甚至郁卒到打电话取消了今晚的约会。

他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了？为什么会觉得日复一日的约会使他厌烦！他到底要什么？为什么他会找不到？真可笑，社交圈内最花心的范修尧，终日周旋在女人之间的他，竟然觉得疲乏了。

不！一定是工作太累所致，才会冒出这种可笑的念头。他要好好的放松一下，然后再找个性感娃儿出来调解身心。

对，就这么办！

抓起西装外套，走向电梯的范修尧突然改了方向，决定走楼梯下去，就当是锻链体力。

到了十五楼的维修部门，他举棋不定的挣扎了好久，就是克制不了自己的停下了脚步，迟疑的走进办公室。平时热闹滚滚的室内现在没人了，可是有一部分的灯却还亮着。

范修尧就这么摸索着走到曹子婕的办公室前，当他听到印表机列印的“咭咭”声音后，不敢相信的打开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黑，那是曹子婕一头乌亮的长发。她的秀发因她趴在电脑桌睡觉而披散开来，形成一幅美丽的画面。

她怎么还没走？不会是睡过头了吧？要不要叫醒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范修尧站了好久，想了好久，从来不晓得自己会变得这么优柔寡断。好吧！为了表示自己不记仇的风度，他决定了——“曹子婕，下班了。”轻轻地、十分不自然的叫着，他尽量维持不高不低的音量。

咦，没动静。她睡死了吗？范修尧移近她的身边，再次唤道：“曹子婕，下班了。”“呜……”她慢慢的抬起头，终于醒来。佣懒的揉着眼睛，她很不淑女的当着他的面伸懒腰，然后边打呵欠、边口齿不清的问道：“几点了？”似乎一点也不讶异他的出现。

她刚睡醒的样子真可爱，懒洋洋不加修饰的俏模样教人心动。

“快七点了。”范修尧答得很不甘心。

“七点！难怪我饿坏了。”她坦白、佣懒的看着他，“你饿了吗？”“你在邀请我！”口气很自然的上扬。他在摆姿态。

“不是。”她必须提高音量，因为印表机太吵了。“我只是提醒你，有人在等着你，而且她可能像我一样饿坏了。”曹子婕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碰到他，就会变得像个魔鬼似的喜欢捉弄人。这不是那“四剑客”才会玩的把戏吗？难道她被小舞带坏了？“曹子婕，你凭什么这么以为？”再多和她相处一些日子，他一定会提早升天。

“不单只有我这么认为，全台湾的人都是这么想的，我只是比较直接的说出来而已。”老天！他真是个天之骄子，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日渐被他那固执、别扭的个性给吸引。

外表上，他是个成熟、干练的商场强人；情场上，他是个花心、温柔而且教人喜爱的男伴；而事实上呢，曹子婕觉得他只是个追求真爱的男人。

他找寻不到却又害怕追求，所以他始终和女人们保持肉体的亲密关系，并不交出他的真心。

“我和谁交往好像并不关你的事！”他原本不想再在她眼前生气的，可是他发现自己办不到，只要耳朵一接收到她那不经意的嘲讽，及语气间的别有含意，他就很难再维持他的注册商标——翩翩好风采。

“当然不关我的事。”曹子婕起身整理印好的资料，背着他偷笑。她当然知道他今晚没约会，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时候还在这里闲逛。“好吧！如果你今晚没约会的话，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吃饭？”这样算是和解了吧！

“我已经有约了，很抱歉让你失望。”好吧！？多勉强的用词。想他堂堂的范家大少，何患无伴，用不着她怜悯的施舍。

他的拒绝早在她意料之中，只是没想到范修尧会用这种施恩般的口吻对她说话。

“呃，对……我是很失望。”她小心的遣词用字，并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

“不，你没有，”可惜范修尧已经听出她的笑意了。“你根本不想和我一起吃饭！”他严厉的指控着。

“我想啊！是你自己没空的。”面对他孩子气的指控，曹子婕几乎笑出来。“还记得是谁说他今晚有约的吗？”“我是……”范修尧帅气的脸上有了为难，他突然无言以对的杵在当场。

印表机也在这时停了，四周的一切显得那么安静。曹子婕就这么和他对望着，内心不断的自问：是否该再退几步？“为了庆祝我解开了五个病毒，我请你吃饭。”这种理由够烂了吧！她心无芥蒂的拉着他就走，体贴的给了他台阶下。“别再说你有约了。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被同一个男人在一天内拒绝一次绝对够多了，更何况我的脸皮是超薄的。”“好……吧！”范修尧故意迟疑了一下，以表示他不是心甘情愿的。

看他这种态度，她实在很想挫挫他的锐气，可是这几天范修尧心中屯积的怒气也够多了，此刻实不宜再惹怒他。毕竟，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多谢你赏脸。”曹子婕嘻皮笑脸的拉起范修尧的手肘，不管他是否高傲得像只孔雀，她都必须忍受。

\*\*\*为了省麻烦，曹子婕就近带范修尧到附近的速食店用餐。谁知当他们走到门口时，那范先生就像见鬼似的直往后退，宁死也不肯进去。

“别告诉我你都上这种地方吃饭。”范修尧轻蔑的看着窗明几净的速食店。他从未来过这种地方，而且也不屑来。

这范家大少真难伺候！

“若不是你嫌我的衣服上不了台面，我又怎会到“这种”地方吃饭？我可是道地的中国人哪！”她的肚子已经饿得大肠闹小肠了，他竟然还有这等闲工夫在这儿挑三捡四！所以啦，这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哦——真难伺候！

“反正我不吃这些速食餐，也不喜欢和一堆人在那里排队，好像闹饥荒的人在等着发粮。”要不是周围人实在太多了，她真想大喊：“中华美食万岁！万万岁！”“没有商量的余地？”曹子婕再一次佩服起自己的好耐性。

“没有！”他斩钉截铁的回答。

“好！”她决定顺着自己的心走，不想再迁就他了。

曹子婕拉着他越过一条街，直直走进一间不怎么起眼，却显得乾净、清爽的面店里面。

她是不想也不敢再问范大少的意见了，不然他们只有等着吃消夜了。

“这又是什么鬼地方？”范修尧那怀疑、不悦的嗓音充斥了整间店，此刻正在吃晚餐的人全都抬起头瞪着他们。

曹子婕羞愧的接受别人质疑的眼光，心里不断的呻吟：我不想活了。

“你到底要不要吃？”她拉着他坐下，并压低声音警告他，“如果不想吃的话，请便！”这人实在太高贵了，姑娘她懒得伺候了。

“吃什么？”他那嚣张的气焰越烧越烈，完全无视于旁人的怒视。

“我要两碗牛肉面，一碗大的，一碗小的。”不理睬他的蛮横，曹子婕甜甜的对静候在一旁的服务生说着：“另外，请帮我烫一盘青菜，再切些海带和豆干。”“你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擅自替我点餐！”她抢了他的点菜权利。

“不是点餐，是叫面。”好吧！要过招就来吧！等一下才能多吃点。

“我不喜欢吃面。”“以后嫁给你的人一定很倒楣。”她下了结论，突然不想和他战了。“这不吃、那挑嘴的，真是难伺候。”曹子婕出乎意料地无礼到

了极点，她竟敢这样说他！

“难道娶到你的人就很幸福吗？”范修尧绷着脸，严苛的反驳她。

“就我最近听到的评语而言，应该是不错的。”曹子婕好认真的笑着。

她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碰在一起便会不断的拌嘴。因为，她喜欢看他不生气的模样。

他不高兴的时候，常常是先冷着一张脸，然后眼底就会跃出一簇火焰，而这簇光亮的火焰常会困扰且紧揪着她的心，就像现在。

范修尧不懂他为什么不拂袖而去，外面多得是等着和他约会的女孩，他何必坐在这里听她冷嘲热讽的？“生气了？”曹子婕用他以前问他的话反问他，温柔的拟视着他那不悦的表情，笑了笑。

他凶狠的看着她那抖动的红唇，怒道：“没有！”“奇怪，你和修伦不是出自同个娘胎吗？怎么修伦就比你好好相处，而且也亲切多了。”她真纳闷。

话才说完，范修尧的表情更绝了！他的嘴巴扭曲，两道浓眉锁在一起，眼睛里所透露的讯息竟然接近嫉妒！他竟然推开椅子，真的要走了。

“喂，”曹子婕拉住他，细声细气的认错，“好嘛！算我不对，你就别生气了。”幸好面这时候正好来了。

换作以前，他一定毫不留情的转身就走。但是今天，他却为了她温柔且别有目的的恳求又坐回了位子上。

我只是不想浪费了那碗牛肉面而已。范修尧不断的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

“你真的不喜欢吃面吗？”她小心翼翼的问道，深怕又触动他那易感而脆弱的心灵。

“不喜欢！”一口接一口吃着面的人，竟然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不过这面真好吃！范修尧讶异的吃着。这可是他所吃过的面中最可口、美味的一次了。

“显然我们没有共通点。”“什么？”曹子婕刻意瞧着他身上那套价值非凡的西装，“你的品味不俗，出人的场所都是高级餐厅、休闲度假村之类的地方；我呢，喜欢舒适的生活胜于门面的装饰。就像你不喜欢吃面，我却是嗜面族的忠实会员一样，你还不适合和我们这些平凡女子交往的。”她的这番话让他想起了修伦中午说的那句话。他不是说曹子婕不是他的类型吗？看来她和修伦真的是同仇敌忾。

“我记得我没有向你求婚。”他不喜欢她所认定的一切，她凭什么主宰他的生活，又凭什么决定他该喜欢谁口“你不会向任何人求婚的。”她了然的吃着面。“因为你找不到爱，你的生活只是种虚幻。”“爱！？婚姻！？”他对这几个字嗤之以鼻，“这世上没有那种值得我和她共度一生的女人。”“你不向往你家那种温馨的家庭气氛吗？不想要有一个像你一样的小宝贝吗？”真教人吃惊，范修尧竟然这么排斥婚姻。

“不想！”“是吗？我很怀疑。”“为什么？”他锐利的眼睛直瞅着她看，一颗心突然被拉得好紧。

“因为，终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心仪的女子，而且你会渴望和她其组家庭。”她平淡的预测道。

“你以为你是谁？月下老人？”范修尧恼怒的低吼。

“如果我是呢？”她自信满满的笑着，并试探他，仿佛范修尧的命运真是由她决定的。

“再告诉你一次，我绝不会结婚，也不会爱上任何人的。”他恨不得撕去她的笑靥，永远不要再见到她。

“是吗？”她淡淡的轻哼。

## 第四章

以后若没工作或无聊时，她大可以去开家侦探社了。

阙舞雨一手拎着咪咪的笼子，一手拿着望远镜，坐在对街的机车上观察着面店内的动静。

没想到今天有了一项重大进展，范妈妈知道后一定会很高兴的，而她也好交差了。

她一瞬也不瞬的盯着前方的人，深怕一个闪神或不注意，就会错过什么精采的画面。

不过，修尧哥怎么始终不给面子的紧绷着脸？还是学姊的风度好，面对修尧哥的臭脸，总是笑呵呵的像在逗着他。看样子她倒挺怡然自得的嘛！

说来也真奇怪，为什么每次修尧哥和学姊在一起就会使性子？他不该是这种人才对啊！

难道他对学姊……如果真如她所想的，那就太好了。真希望能早日卸下这种累人的差事，菩萨保佑！

“小舞！”这种饱含怒气的凶猛声音不就是……小舞侧过脸，姿势不变的愣住了。

“二哥！”连安静的吃着红萝卜的咪咪，也被他那恐怖的叫声给吓得到处乱窜。

“你……你吓坏咪咪了。”其实是她自己被吓到了。

她这些哥哥们一定是天赋异禀，所以不论她身在何处，他们都能随时随地找到她。不公平！她为什么没有这种特长？阙尚火那一八五公分的魁梧身材背着光，直拖到天边的影子完全笼罩住她。纵使他的脸部隐在暗处，小舞也能清楚看到他额上的青筋在抽动，狭长犀利的眼睛在冒火，挺直的鼻子正呼出浓浓的气息，那张性格的嘴巴更是紧抿成一条线。

总而言之，他又气坏了。

“能告诉我莎蓝又做了什么吗？”他和娃娃谁重要？阙舞雨不断在心里衡量着。最后，她作成决定——还是娃娃交代的事重要。

所以，她又回复原状继续观察，以便晚上做成报告。

“如果你再不把她带走，我一定会宰了她，并且将她碎尸万段。”阙尚火堵在妹妹的望远镜前，言之凿凿地恐吓她。

“请便。”她斜倾着身子，绕过他继续观察。

“小舞！”“不要吼得怕人家不知道你在这里好不好？”小舞气愤的放下望远镜，因为她所观察的人已经走了。恨恨地、缓缓地回过身，她眼睛冒火的瞧着眼前摆明了亟欲杀人的阙尚火，终于开炮了，“到底又是什么屁事啦！”“下次再让我听到你用这种字眼对任何人说话，我一定揍得你整整一个月下不了床。”他把怒气发泄在她身上。

“又要诉诸武力了吗？”原本坐着的小舞火大的跳起来，“我到底招谁惹谁了！每次你和莎蓝吵架，就把罪怪到我的头上！而莎蓝也责怪我不该硬要她帮这个忙。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我到底要怎么做，你们才会高兴！”难怪爸妈要替二哥取名尚火；他铁定一出生就是头上带着火、冒着烟，才会这么不可理喻。

“你不会听她的要求把她带走啊！”阙尚火没想到那个固执、不可一世的女人也会向小舞抱怨。

“拜托好不好，我现在没时间也没精力帮你找另外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了，而且你的脾气又比一般人来得暴躁。你能不能委屈点，先住到大哥或三哥的别墅去，等莎蓝帮你装潢好后，再回去批评指教？”她只求他能同情一下她这个疲于奔命的妹妹，不要再为难莎蓝了。

“不行！”他不妥协，“房子是我的，而且我住不惯别人的地方。”这倒也是。她差点忘了，她这个哥哥是个旷宇宙、世界之超级大洁癖了。再则，她一定是气昏了，才会忘记二哥根本吃软不吃硬，想要用强硬的方式逼他妥协，除非地狱结冰。

“好，好，麻烦请告诉我，莎蓝这回又怎么了，我好想办法替你们排解。”除了低头以外，她已别无选择，谁要地做惯了委屈的妹妹。

“她坚持要在主卧室装面大镜子。”什么？”望远镜从小舞的手中坠落地上。她没听错吧！

“你听到了。我限你在三天内解决这件事！不然，你就等着替你的朋友收尸。”阙尚火气冲冲的丢下他的威胁。

莎蓝真有种，明知道镜子是二哥的大忌，她竟然……。难怪二哥暴怒得像只喷火龙！小舞咯咯地、慢慢她笑出声，而且越笑越开心。自从三年前，他那比大哥、三哥略逊一筹的脸被划了一刀后，原本就不开朗的他更是拒绝照镜子了。

“还有别的事吗？”小舞笑意犹存，偷觑着旁边怒火中烧的人，深恐他发现自己不经意的笑容。

“有。”他的口气和缓了不少。只要不扯上那个固执的女人，及那面令人恼火的镜子，他的火气便不会那么旺盛了。“云天集团”有麻烦，所以我要你安排一个人放毒，好藉机安排人进去保护他们的电脑，你到底找谁进去了？”“我那位天才学姊曹子婕啊！你应该信得过她吧。”小舞嘲讽的暗示他以前曾对地做过身家调查。

阙尚火因为她的语气而慢慢的皱起浓眉，“小舞，你最好记住，这次我让你单独行动，并不表示你可以为所欲为，这点你最好给我谨记在心，少玩这种无聊的跟踪游戏。”“是！我知道帮助范家为主，协助娃娃完成任务为副嘛。”识相点，别和他一般计较。

小舞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离开前，他又狠狠的用凶光瞪了她一下，才硬挤出一丝丝阙家兄长式的关怀，“自己小心点！”“好。”她有点感动的瞪着那僵硬、却十分挺拔的背影唤道：“还有，请告诉莎蓝“好自为之”啊！”说实在的，二哥长得虽然不帅，却是她三个哥哥里面最性格、最善良的一个。唉！火药般的暴躁性子只是他的保护色，其实他是个心软得像豆腐的家伙。

小舞知道二哥只是说气话，而他之所以千里追踪的跑到她面前大动肝火，只因为倒楣的她刚好是他妹妹，也恰巧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没有人

比阙舞雨更能了解阙家三兄弟了，二哥知道她会、也“必须”容忍他。当然，只要不过分的话。

所以几经思索，小舞还是决定不理睬他们的事。

事后二哥当然会找她算帐啦，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绝不会宰了莎蓝。

\*\*\*真的很奇怪，为什么有人一直想解开她替范家机密文件所设定的密码，难道范修尧所怀疑的人也是个电脑天才？她是不是该做点手脚呢？

“采依，情况如何？”范舒荷踱进白家的电脑室，关心的询问着。

“我们两个的实力在伯仲之间，”程采依欣赏的说出她的感想。“不过依她这种解毒的速度，说不定再过几天她就能完全扫除病毒了。”再也想不到她正好利用范舒荷所交代的任务，实行范修尧所要求的协助——清查并监督范家所有的电脑系统。程采依觉得自己好像双面人。唉！做人难，难做人哪。

“不会吧！”范舒荷忧心的坐在她旁边，“小舞说大哥和子婕姊仍处于春秋战国时期，所以绝不能让她太快就完成工作了。”真有这种人吗？在白家的电脑系统里放了一堆病毒，只为了成就一桩好姻缘。程采依不敢领教的笑笑。

“放心，我还没认真的开始设计病毒，之前那几个是我大学时代玩的，最近这些日子我又设计出几个带有密码锁的病毒，要解这种毒必须耗费一段时间，而且不会损及资料，你可以安心当你的孕妇了。”程采依保证的说道。

范舒荷不懂电脑这玩意，可是她知道她可以信任采依，所以她毫不犹豫的把大哥办公室里那套极机密的网路密码给了采依，让她放置病毒。

“依你想，我是不是该叫小舞在台北的办公室里做点手脚，好早日达成任务？”“譬如说？”她真服了这些不择手段，只求达成目的的范家人。

“譬如破坏子婕姊办公室那条网路线啊！”有关这点她早就调查好了。“整栋云天大楼只有四部电脑是衔接我大哥那套网路系统：一部在二哥修伦那里：一部在维修部——也就是子婕姊那儿；另外两部则在总经理室，分别由大哥和他的秘书在使用。”“你想让曹子婕和你大哥一起工作，好日久生情是吗？”看来云天企业的系统不被她们搞垮，她们是不会甘心的。

“你也觉得这方法可行？”范舒荷有些担心的询问着。

“只要你想做的，好像没什么不可行的。”程采依打趣的瞅着她笑。

“红狐！别取笑我了。我很怕我任意妄为，不小心毁了大哥宝贵的资料，那就惨了。”这丫头总算有点良心。

“尽管放手去做吧！在放毒以前，为了预防出错，我已经备份了二套资料交给老大，我相信老大一定把它锁进保险库里了，所以除非“云天盟”解体，不然你家的秘密资料绝对安全无虞。”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她？云天企业的内部似乎有人在搞鬼，而且这人好像有窃取秘密资料的嫌疑。这人到底是谁？是曹子婕吗？不，既然舒荷信得过她，就应该不会是她。

看来这几天她必须帮云天特别留意一下。

“真的吗？”她不安的心似乎舒坦了许多，“浩庭怎么没告诉我这件事。”

“因为老大还沉溺在当爸爸的喜悦中，太高兴了呀！”程采依好玩的逗着她，没想到范舒荷真的羞红了双颊。

“别尽是取笑我了，哪天要是你结婚、怀孕了，看我不加倍讨回来才怪。”

“很难会有那么一天。”程采依的双眸倏地变冷了。那冷冰的感觉，让范舒荷的心也跟着发颤。

“胡扯，”她轻轻的反驳，“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我们不谈这些。”程采依凝着冷艳的脸，淡淡的要求。

“采依……”“舒荷，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就不要为难我。”程采依心里的结打得太死了，没有人能打得开，而她也无心再试了。

“我是你的好朋友，可是我一定会为难你，因为我不要你一个人孤单的过一辈子。”必要时，她也会像老妈一样“不择手段”的推程采依一把。

“别说了！”程采依有丝怒。“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错。”“当然有，只不过我现在没心情和你……呕……谈……呕呕……”因为她又害羞了。

程采依原本不悦的心情，在看到她那副怪样子后，全都急速地烟消云散了。

“我看你还是快去洗手间吧！”她催促着。

程采依那恨不得范舒荷赶快离开的语气，真叫她生气。不过，她没时间和采依计较这些了……因为她已经快吐出来了。

呕……呕……呕……\* \* \*所以说：“国之将亡也，心生妖孽。”此话果真一点儿都不假。

曹子婕蹲在墙角，两手各抓着一截网路线，不停的叹气。只因它们原本是连在一起的，这会儿却变成了两截，而且是绝对无法修复的两截。

心里的怀疑逐渐定型，难怪她总觉得解好的毒无端端的在第二天又跑出来，不然就是衍生更多，况且那病毒又不是一般市面上所找得到的，分明就是有人故意制造的。

“你又找不到咪咪了吗？”阿德按照往例，一大早就过来巡视她的工作成果，顺便看看她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她实在不想再叹气了。

阿德那黝黑、略带孩子气的脸上绽出了笑容，“我从没听过曹子婕小姐这么没精神的声音喔！”很好！目前她就是需要阿德这种活泼、爽朗的声音来振作一下士气。

“你先告诉我，衔接这套网路系统的电脑，分布在哪几个部门？”老天保佑，不要让她们的噩梦成真。

“天啊！”阿德也看到那两截被割得惨不忍睹的网路线了，“难怪你的心情不好，换成是我，早就休克了。”她没好气的瞪着他，“谢谢你好心的安慰，请告诉我答案好吗？”“答案？”阿德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直到曹子婕挥了挥手上的线才恍然大悟。“喔，对了！你问我这套网路系统衔接的部门。据我所知，只有三个地方：就是这里、财务部和总经理室。”总算有救了！“能不能告诉我，财务部是谁管的？”“是总经理的弟弟范修伦啊！你那天不是才跟他一起吃饭吗？”修伦！太好了，这下子有救了。

“子婕！我那套网路线被——”范修伦从大老远的门口，一路凄惨的喊进曹子婕的工作间，直到他看到那两张忧愁的脸孔，和那条被破坏得十分彻底的线路。

“你也是……？”曹子婕不可思议的摇着手中的线，问道。

“一定有人在搞鬼！”范修伦挤走阿德，脸色相当凝重的靠在曹子婕的身边发愁，“不知道老大那里有没有被破坏。”“你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这是她所能想到最好的建议了。

“你真幽默，这几天我家老大脾气相当不稳定，而且不知道是怎么了，竟然连续三天没有约会。基于这种异常现象，我决定不上去送死。”他渴望

的看着她，不惜破坏形象的苦着一张俊脸。

“他不会是被甩了吧。”自从那天吃饭闹得不欢而散后，数来已有两天没看到他了。

唔，还真有点想念他生气的样子哩。

莫非她有被虐狂？曹子婕不自觉的淡出笑容。

“别开玩笑，他会被甩？”“你们范家的少爷哦——”曹子婕不断的摇头，以表示她的不苟同。

“都是体贴的美男子。”范修伦伸手就要揽住她，却被她眼明手快的挡了回来。“只有你不识货。”他没好气的叹道。

直起身，曹子婕不知该气或该笑。看样子他是真的打算把范修尧丢给她了，所以她也只好准备再度去面对她的死对头了。唉！她怎么会有想念他的怪念头？她八成是疯了！

“把我丢给一个情绪阴晴不定的男人，可不是体贴美男子的表现喔！”认命的挥挥手，曹子婕不忘留下她的讽刺与不甘。

曹子婕没时间也没心情停下来欣赏这层楼别致、特殊的空间设计，便直接走近秘书室敲门。

只意思性的敲了一下，她便探头进去；看到只有男秘书在时，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查理，我可以借看一下你的电脑吗？”她温柔的问道。

“曹小姐，请进。”查理热情的邀她进来，即刻起身让出位子。身为总经理的秘书，他当然知道曹子婕是负责哪一部门、什么工作，而且她的权限有多大。因此，该配合、怎么配合，他心里自有分寸。

“谢谢！”曹子婕飞快的走近他的电脑，蹲下身子，“你这网路线和隔壁间那台相通吗？”“隔壁？”他不懂她问的是哪一间。因为秘书室的左边是总经理办公室，右边则是会议室，所以他实在不清楚她的问题。

“就是总经理室。”太好了，网路线没被割。如果按一般情况而言，查理的电脑应该是衔接范修尧的。

“是和总经理的电脑相接的。”她蹲在墙边做什么？查理好奇的弯着身子。

“好，谢谢你。”得到她要的答案后，曹子婕沿着线路一路察看，直到她碰到另外一扇门，“这间是？”“从那扇门过去就是总经理室了。”查理绝对是该答的答，不该说的，一个字也不会多。

有范修尧和范修伦这种花心上司，云天企业的确需要这种寡言的秘书人才。曹子婕佩服自己在这种非常时期，还能想到这种非相关性的问题，真是太无聊了。

“查理，谢谢。我可以直接过去吗？”她扶着门把比了比隔壁。

“总经理再十分钟后要开业务会报，所以他现在正在休息。”查理据实以报。

“休息？现在才刚上班不久啊！”曹子婕啼笑皆非的嘲讽着。

“应该说是闭目养神，因为这会一开就是一个上午。”冲着她的讪笑，他觉得有替主子澄清的必要。

“好吧！十分钟就够了，我先过去了。”好员工！她暗暗的赞道。

“可是……”他想阻止她，因为总经理休息时最痛恨被别人干扰。

“我会很小声、很安静的，像只准备偷吃鱼的猫。相信我，即使是大象，

想在这种长毛地毯上制造声音，都是相当困难的。”既然如此，她只有先检查线路的状况，等下午再找个时间告诉范修尧好了。

她必须尽快让范修尧知道网路线被破坏的事。毕竟，这不是一件小事，而且她也没有时间重新拉一条网路线了。最近她又发现了几个锁码型病毒，这种病毒相当棘手，不仅耗费的时间长，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把范修尧那些重要的资料全都毁掉，实在大意不得。

该死的是，那些备份磁片又受潮了，根本无法使用，如果资料尽毁，一定会为云天企业带来不小的麻烦，光是重新建档就得花掉一年半载，更别计算那些浪费掉的时间成本和人工成本。

顺着线路，曹子婕越过了门，慢慢的挪近范修尧的大办公桌。

奇怪，为什么只有她和修伦的网路线被破坏？曹子婕坐在地上，背靠着墙沉思。如果她侧过头，正好可以看到坐在办公桌后的大皮椅内养精蓄锐，而且已经意识到领地被入侵而逐渐醒来的范修尧。

可惜她想得太入迷了，没发现到范修尧已睁开眼睛，并发现坐在地上兀自发呆的她了。

“曹子婕！你在这里干什么？”只要看见她，他的情绪便会失控，而且变得相当不可理喻。

咚！她的心突然剧烈的跳了一下，想事情想得太入迷了，被他突来的吼声吓了一跳。

深深的吸了好几口气后，曹子婕笑吟吟的爬起来面对他，笑道：“想事情。”“想事情为什么跑来这里！”他深深的锁着眉头，不悦的瞪着她，原本培养的好情绪，这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

“有你在旁边刺激，我才能发现问题嘛！”他又在瞪她的衣着了。“好了，我马上消失。不过，下午请留一点时间给我，我想和你讨论些问题。”曹子婕笑吟吟的交代完后，便若有所思的移向门边，准备离开。

“曹子婕！”范修尧喊住正轻巧的移向门口的背影，心里那湖春水已被吹皱。“到底什么事？”“这事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的，你还是先去开会吧！”她温柔的笑笑，“反正记得留点时间给我就好了。”曹子婕会跑上来找他，一定有重要的事，他没办法在挂念她的同时，还一边和下属开会。

“等一下！”他喝令住她，并打内线给秘书，“查理，通知各部门取消今天的月报会。”把已经开了了一半的门又关上，曹子婕实在不敢相信，他就这么轻易的取消了会议。当然，她不会高兴的以为他是为了重规她、讨好她才这么做的。

“你真任性。”她走回他的桌前，直截了当的表示她的看法。

“竟敢说任性！”他为了她，破天荒的临阵取消了会议，她不知感激也就罢了，竟然说“任性”。

“你要说‘为所欲为’也行。”望着他杀气腾腾的走向她，曹子婕既不闭也不躲，发脾气对范修尧而言，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他一定要惩罚她，让她懂得尊敬他。

范修尧邪邪的露出难得在曹子婕面前展露的笑容，趁她分神的时候抓紧她，把她搂近自己。

“你……你干什么？”曹子婕抗拒的推着他，实在没料到范修尧会这么做。

没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她也会惊慌？看样子他这方法是用对了。

范修尧紧紧的抱着她，邪恶的释放出他那所向披靡的热力，脸庞慢慢、逗弄的欺近她那染红的艳丽脸蛋。

她迷惑，也忘了先前和他的争执。此刻，她只记得范修尧那逼近、且令人痴狂的脸孔。

原本他只想惩罚性的吓吓她，谁知她的感觉竟然这么的柔软、引人遐思，他才会控制不住的吻住她，结结实实的覆上她的红唇，并一发不可收拾。

她听到了急促紊乱的心跳声。是她的？或是他的？她不知道。曹子婕只知道她完全陷入两人那越来越深、越来越无法自拔的纠缠里了。

他给人的感觉竟然这么好，真是不公平！

范修尧先从接近失控的边缘回复，他猛然的抽开身子，厌恶自己像个刚恋爱的毛头小子般手足无措。

而他眼底那抹厌恶刺伤了曹子婕的心，她想用轻松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吻，可是她办不到，因为他们之间的牵扯太强了。

“为什么这么做？”她有点气愤的责问。“只是好玩吗？”范修尧错愕的面对她的指责，惊讶的发现自己非但没有丝毫怒气，甚至开始有点幽默感。

“我喜欢你的味道。”他犹在回忆刚才那个甜蜜且教他终生难忘的热吻。

“你……”他怎么没有生气？面对这样的范修尧，曹子婕反而不知所措。原来她也会不知所措，他还以为没什么事难得倒她。

“你想和我讨论什么事？”范修尧轻柔的望着她，手控制不住的抚上她那光滑的脸颊。

难怪会有那么多女人臣服在他脚下，原来范修尧是可以这么温柔迷人的，她彷若被催眠般望着他。

“如果你能拿开你的手，我就考虑回答。”她压下心里那股骚动与不安。这只是范修尧一贯的伎俩，她不要落入这种老套的情节里，也不要成为他那堆爱慕者之一。

范修尧望着她不再冷静的脸，很高兴他终于一雪前耻。原来对付她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回复成风流恹恹的他就行了。

嗯，占上风的感觉真棒！

“如果我收不回来了呢？”他愉快的低下头，故意加深她的焦躁。

从一数到十，曹子婕不断的安抚全身逐渐沸腾的血液，柔柔的说道：“我不认为范家大少想这么早就被婚姻套住。”“婚姻？”他莫名其妙的看着她眼底的笑意。又来了，他最讨厌看到这样的她了，好像掌握了全世界般，双眼闪着两团自信的火焰。

“是啊！”她无辜的眨着泛着光彩的大眼，准备反击。“我可是从南投深山来的单纯女子，家父曾一再训示我们要洁身自爱。倘若你真的一意孤行，不理睬我的拒绝的话，那么我会假设你愿意与我白首偕老，并求家父上范家成就我们的好姻缘了。”唉！她实在不愿这么骗他，瞧他吓得嘴唇都发白了。范修尧此时若当场昏倒，她也不会觉得意外的。

此言一出，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范修尧还没听她说完，马上就站离她远远的，不敢再有非分之想。他还没玩够呢！怎么肯被套上婚姻的枷锁？那副锁对他而言，可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我不信你会这么做！”话是说得这么的不服气，人却是怎么也不肯再走近她了。

“要不要试看看？惧婚症先生。”她的表情好甜，可是笑得好贼。

“谁……谁惧婚！”明明怕得脸色大变了，嘴巴却还是这么硬。

“就是那位成立‘单身汉俱乐部’，并荣登会长宝座的人啊！”“你又知道了！”她到底有什么事不知道的？该死！

“套句老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她指的是杂志吗？此时，范修尧有点后悔发表那篇感言了：更甚地，他竟然开始后悔创办那个曾今他引以为傲的俱乐部了。

“你一大早跑土来，就是要和我讨论那些个无聊的斐短流长吗？”又恼羞成怒了。到底那些女人是怎样宠他的，怎么把他宠得这么自以为是？“不是。我是要告诉你，有人破坏了我的网路线。”“你怎么知道是被人蓄意破坏的？”他刻意挑战她的耐性。

“范修尧！你能不能别再鸡蛋里挑骨头了？”碰到这种无理取闹的挑贺，何需任何的耐性，“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修伦那边衔接你这台的网路线也被割断了，并不是因为我神机妙算，这样你满意了吧！”“这件事我会派人去查。至于线路问题，你叫维修部的工程人员修理就行了。还有什么事吗？”他绝对不是想保护她，只是不想让她堕入这淌浑水而已，范修尧一再的这么安慰自己。

“当然有问题。”事实上这才是重点。她实在不希望和他在同一层楼办公，不过不这样也没辙了。“我需要借用秘书室那台电脑来完成我的工作。”

“好。”“好？”她没听错，还是范修尧被她气昏头了。“不问我原因吗？”“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无知到不知道拉条网路线有多费时吧！”被她刚才这么一吼，他的火气早就滚到黄河去了。“既然事关我的机密资料，我当然愿意不计前嫌的全力配合。”他不理会心里的雀跃，施恩般的漫下他的恩德。

不计前嫌！她不相信的瞪大眼睛。不知道这算不算恶人先告状……

## 第五章

这阵子建筑界谣言四起，不知道哪个好事者四处散播谣言，说云天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更传说云天手下的土地正积极的释出，以筹措应急的资金。

事实上，“云天建筑”这阵子的确卖出了好几块精华地段的土地给一个不知名的财主，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流通。而由于“南星”的计谋和范修尧刻意的配合，这阵子云天企业可以说是正值风云起、山河动的多事之秋。

“你做得很好！”看着杂志内文，“南星”的年轻老板高文星露出一口雪白阴森的牙齿，赞赏的看着立在窗前的人。

“接下来呢？”窗前的人半侧过身等待指示。

高文星把一叠厚厚的钞票丢在狭长形的会议桌上，无情的下了一道命令：“我要一份范家的机密文件。”“上次你不是要我毁了范家的机密文件，准备让他们人仰马翻吗？”那人的声音有半丝疑惑。

“本来我是想趁他们系统全毁了以后，光明正大的进场接收范家的地盘，谁知道范家会找来个丫头把我的心血全破坏了。”高文星阴阴的抿着嘴，“既然天意注定如此，那范修尧就别怪我来阴的了。”“只差一天而已，当我正想毁掉范家的网路系统时，范修尧就先发现电脑中毒了，所以……”他不停的替自己辩护，不想惹毛了这位财神爷。

“既然毁不掉那些资料，就把范家的资料拷贝一份给我，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和地位，应该不难办到。”高文星阴狠的笑着。“想不到不只我想搞垮范家，真是天助我也！”“这件事有些棘手。”他话里分明有过多的贪婪。

“这里有一千万。”高文星毫不犹豫的掷下另一叠更厚的钞票，他太了解钱对人类的贡献了。“事成之后，我会再另外给你两千万。”三千万！多么诱人的数字。为了这些数字，铤而走险根本不足为惧了。

掂着手上的钱，他不解的看着高文星，“云天到底夺走了你什么，为什么你一再的欲置他们于死地？”“没有！”高文星很爽快的回答，“我只是按照我的方法做事而已。以前我家那老头敌不过范家，甚至被他们踩得死死的；现在换我继任了，我要依照我的手段去取得我想要的东西。”“什么东西？”他好奇。

“范家的一切！”尔虞我诈的商场本来就需要要点手段，对敌人仁慈便是对自己残忍，这个道理他可是明白得很。“我会让南星跃上建筑业的龙头，取代云天集团成为商场上呼风唤雨的老大，走着瞧吧！”范家霸占龙头位子太久了，也该换人了吧！

\*\*\*是该休息了。为了追踪病毒，她一整个早上都埋在办公室里，别说她受不了，就连在地上跑来跑去的咪咪也烦了。

“咪咪，这里都逛遍了，没有新鲜感了，是吗？”曹子婕摸摸已经被抓到桌上的小宠物，开心的逗道：“不可以到处乱跑喔！隔壁住着一只大凶猫哩。”她把想爬下桌子的咪咪捉回来，细细的叮咛着。

高级办公室果然不同，查理的办公室很清爽，除了功能齐备的办公设备外，并无多余的赘饰。其实对她而言，这间办公室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死角，所以能任由咪咪到处晃，也不怕会找不到它。

不过，基于范修尧的“权威”，曹子婕还是尽量把咪咪留给小舞带，非必要时，她是不会再带咪咪来让他发作的。

所谓必要就是，她觉得必须和她的小宠物联络感情。也就是咪咪开始觉得受到冷落，拒绝向她撒娇的时候。

而今天就是那种必要的日子，因为咪咪昨天不吃她喂的食物了。真绝，老鼠也会发脾气呢！

所以她今天便带了个超大的袋子，把咪咪偷渡上来。只要范修尧不进来这间办公室，她便可安全的度过今天。

张着那双圆滚滚的黑眼睛，咪咪似懂非懂的直起身，看着满眼温柔的主人，犹似撒娇的咬了下曹子婕的手。

“饿了吗？”曹子婕笑呵呵的把食物捏在手中，任由咪咪拚命的想挖开她的手。“加油喔！”双爪不行，咪咪改用牙齿啃了。

咪咪并不会真的用力咬她，所以曹子婕不在乎它怎么咬、怎么啃，完全沉溺在和它的抢夺游戏里；直到她觉得戏弄够她的小宠物后，才缓缓的张开手指，让咪咪饱餐一顿。

看咪咪吃得那么津津有味，曹子婕决定不虐待自己，出去买点东西吃。

“咪咪，你在这里乖乖吃你的东西，我到楼下买个面包就上来了。”不太放心的嘱咐着，她那副叮咛的模样，彷彿咪咪听得懂人话。

且不管咪咪怎么样，反正来回不过五分钟，不会那么倒楣的。就是这么乐观的想到这点，所以曹子婕很放心的出去了。

她忘了那小小的门缝，也忘了老鼠天生好动，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

的骨头是软的。

为了不埋没自己的特长，咪咪真的一溜烟跑下桌子，非常吃力的钻过门缝，摇晃着肥肥、圆不隆咚的身体及短短的四肢，快乐的探索去了。

范修尧不敢相信而用力的眨了好几下眼睛。他不会是因为疲劳过度，眼花了吧！他怎么好像看到曹子婕养的那只老鼠？忙得没有时间用餐的范修尧，光是为了几件投资案，查资料就查了一个早上，正查得怒火沸腾、几近抓狂的时候，就看到那只胖老鼠悠哉游哉、非常大方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该死的！曹子婕真的把他的当耳边风。冷着脸，范修尧大步的走到那只动作迟缓的老鼠身边，很快的抓住它。

“曹子婕！”蓬勃的怒气来势汹汹，挡都挡不住，他火大的走向秘书室，大声的咆哮着。

不在！

“我在这。”缓缓的打开门，曹子婕没好气的瞪着他，“电梯里就听到你的大嗓门了。

我不会连去买个午餐都犯法吧！”“这是什么？”噩梦成真！曹子婕呻吟的看着坐在他手中，仍不知死活、一派无辜的看着她的咪咪。

“我的老鼠。它大概对你有好感吧！”为免他一生气，控制不住错杀了咪咪，曹子婕赶紧走上前抓回自己的宠物。

“我说过不准带宠物到办公室来的。”没有咆哮，也没有提高声量，范修尧的声音异常的深沉、危险。

“咪咪，你先委屈一下。”曹子婕了然于心的看着他烦躁、不耐的表情，好笑的把无辜的咪咪放进笼子里。“好了，你就再忍耐几天，等我把病毒解完，就会自动消失在你眼前，行吗？”“你的意思是不打算理会我的命令罗！”他双手交叠在胸前，眯起眼睛冷峻的瞪着她。

“什么命令？”打开袋子，她无所谓的拿出面包啃着。

“你的午餐就是这个？”他又成功的被转移了注意力。

“这个！”她好笑的模仿他那不屑的语气，“这个有什么不好？饥饿的时候，只要能填饱肚子的，就是美味的佳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那种不舍的感觉。总之，范修尧不喜欢她这么虐待自己。

“嘿！想什么？”曹子婕对他那种温柔的凝视感到不知所措，她情愿他对自己发脾气。

为了遏止两人之间逐渐滋生的感觉，她随便抓了个问题就胡诌：“你还没吃饭吧？”“我还有工作。”不再斗气了，范修尧慢慢的修正对她的态度。自从那个亲密的吻后，他便觉得无法再当着她的面对她大声了。

“我很大方的，这个拿去充饥吧！”曹子婕轻柔的把袋子递给他，随即回到座位上，准备开始工作。

“吃东西时不准工作。”站在她身后的范修尧将她旋过身面对着自己。

“没吃东西也不准工作。”她笑吟吟的逗他，不安的看着他越见逼近的面孔，想轻松的和他说笑，却无法抵抗心中渐渐升起的暖流。

“子婕……”柔柔的呼出她的名字，范修尧慢慢的抬起手，拂着她柔软的发丝。

不要这么温柔的看着我。曹子婕痛苦的在心里呻吟。她怕会抑制不了自己，而爱上这个花心的男子，走上爱情的不归路。

她该在陷入之前逃走的，她不想被当成他最新的女伴，更不想在那本

专刊载他的风流韵事、没啥个营养的杂志里看到自己的名字。

那么，她为什么不避开他呢？直到范修尧结实的唇封住了她的，曹子婕的心底仍不断的抗拒，矛盾不已。

“子婕，我请你去——”范修尧兴匆匆的跑进来，他的邀请还没说完便打住了。当他看到老大不疾不徐的直起身，杀气十足的瞪着自己时，他笑嘻嘻的朝他挤眉弄眼。

懊，她这辈子从没碰过这么糗的事。僵着身子窝在高背椅里，不愿转身面对范修尧的曹子婕，只有把怒气掷给范修尧，让他去解决眼前这尴尬的状况。

“出去！”范修尧严厉的命令弟弟，一边沉溺在她不自在的红潮里。

“好、好，抱歉打扰你的好事了。”识相的范修尧为免被追杀，急急的退了出去，准备回去向太后通风报信。

“这下好了，明天全公司的人都会以为我和你正打得火热，最新的罗曼史不用一天就会出炉了。”她深知办公室的流言传得有多快，事实又有多么容易被曲解。

“你不喜欢和我扯上关系？”他可不反对和她来段罗曼史。虽然有阵子他非常的恼她，但是曹子婕对他而言是个新鲜、富挑战性的女人，所以他并不讨厌成为她的护花使者。

角色大逆转！以往只有她逗他的份，现在却是范修尧比她冷静、自在。

不过这也难怪，他几乎一出生就是在女人堆长大的，对这种稀松平常的流言，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要在乎这些，怕早不上山当和尚，吃斋念佛，乐得轻松快活去了。

“当然讨厌。”曹子婕正色的坦白道。

“你……”本来是想与她和平共处的，可是她却偏偏要惹他生气。

“我不希望你扯上一丝一毫的关系。”她挑明了讲，不怕他不悦的表情，“我是个为爱而活的女人，不像你，仅希望拥有女人的服从和肉体，这种现代新贵喜欢玩的时髦游戏，请恕我玩不来。”“爱？”又是这种轻蔑、不屑的语气，听多了真教人反胃。“在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字。所有的女人都是一个调调，嘴上嚷得很好听，什么“为爱而活”，到头来还不是为名为利就可以抛下一切。”“所以你不相信婚姻？”他交往的到底都是什么样的女人？她真的为他感到可怜了。

“难道男人与女人相处，就只能谈性、谈名、谈利吗？”“不是这样吗？”“你真不打算结婚了，对吗？”“我不是个居家的男人，不适合婚姻。”范修尧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向她说这么多，他没有必要，也从不向人解释自己的行径和想法的。

“但我却是个居家的女人，我喜欢家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两条永不可能交叉的平行线。”曹子婕可惜的望着他倔强的脸，她相信范修尧绝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只是享乐太久，被捧得太高，不知该如何放下身段而已。

“你希望我滚出你的视线？”“如果你不能交出你的心，我便得这么希望了。”她真的在他的地盘下了逐客令！范修尧告诉自己她只是在作态，可是她的眼神又为什么那么该死的坚决？曹子婕不会以为自己非她不可吧！凶狠的回瞪她一眼后，范修尧气冲冲的走了。

碰！

同情的看着那被狠狠甩上的门，她无力的笑着。真想告诉那个气坏了

的男人他走错门了！

\*\*\* “小舞，能告诉我你最近到底在忙些什么吗？”烦躁的爬梳着头，曹子婕如释重负的看着刚进门的小舞。

“回去阻止莎蓝和二哥厮杀。”把背包随便一丢，小舞无力的瘫在懒骨头里，舒服得直想睡觉。

“厮杀？你二哥和莎蓝真水火不容到这种地步了吗？”总算听到一点令人忘却烦恼的事情了，曹子婕好讶异的张着嘴。

为了和范修尧的不愉快，也为了那些老解不开的毒，曹子婕一整天心烦意乱的，根本无心上班，乾脆告病回来，决定让自己HAPPY一天。

没想到勤奋的自己也会有怠工的一天。所以说，范修尧带给她的影响只有坏的，不会有好的，她绝不能耽溺在他独特又迷人的魅力里。

“二哥把莎蓝的设计给毁了。”就算他真的不喜欢那面镜子，也没必要毁了整间卧室啊！阙舞雨为自己哥哥的野蛮感到惭愧，而她又怎能怪莎蓝气得想拿刀宰了他呢？“这的确像你二哥的风格。不喜欢、碍眼的就毁了，省得看了心烦。”曹子婕打趣的笑道。那阙尚火确实是个十足霸气的人。

“有这种火爆的兄弟真令人难过。”小舞忿忿却怎么也使不上力的叫着。她的力气全用在那两个脾气暴躁的人身上了。“要是大哥或三哥在就好了！至少他们可以替我分担二哥的怒气。”这辈子从没像现在这么希望他们在她身边过。

“小舞，别这么说。他们的个性虽然与众不同了些但到底是疼爱你的哥哥，你不应该这样说他们的。”“是啊！他们只差没拿条链子把我拴在他们身边。”虽然赞成学姊的话，她的心中却仍多少有些埋怨。

“就是因为太爱你了，才会怕你受到伤害啊！”“我宁可他们少爱我一点。”这几年来所受的保护，已令她几乎窒息了。

“你呀！人在中不知。”颇不赞同的笑骂她，曹子婕差点为她可怜兮兮的口吻绝倒。

“好啦！好不容易摆脱了哥哥们的束缚，我可不想再听到任何称赞他们的言语。”没办法，谁教她被荼毒太深了。“学姊，现在还不到五点耶！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这几天有点疏忽了职责，她得从现在起补回来才行。

嗯，明天得抽空到公司和修伦哥交换一下催婚情报。事实上，她也该再到云天走一趟了，基于那天她到云天大楼执行娃娃所下的特别任务时，无意间看到的那人行为太过鬼崇之由，她有责任再多去几趟云天大楼。

再则，凭她阙舞雨灵敏的直觉和多年的经验累积，由不得她不相信尚火哥给她的情报和暗示所言不假；云天企业确实有麻烦了。

至于尚火哥是不是特地为了这件事回台湾的？她实在也懒得去问了。

“有些心烦，所以提早回来了。”曹子婕淡淡的答道。

“心烦！有什么事能让一向冷静自若的学姊心烦？”最好和修尧哥有关。

“你把我当成神啦！”曹子婕好气又好笑的望着小舞不可思议的表情，不知道原来自己在她心中是个冷感的女人。

“差不多了。”小舞调皮的取笑着，“反正我从没见学姊生气过。”“你又没有和我住在一起超过一个月，怎么知道我不会发脾气？要知道，我可是每两个月发作一次，而且一发作就是一星期。”她喜欢用自嘲来看待人生，却不喜欢被当成冷若冰霜的人。

“发脾气总会有原因吧！”这是小舞亟欲知道的重点。

“你不会想让我心情在好不容易稍稍好转后又变坏吧！”她不太想再忆起和范修尧之间的种种不快。

不知道再追问下去，学姊会不会起疑心？在心里衡量、思索了好久，小舞好犹豫。

“小舞，我和你开玩笑的，你犯不着这么‘惊恐’啊！”曹子婕闪着趣味的眼神，瞅着她笑。

惊恐！阙舞雨闻言，差点忍不住爆笑出声。原来她犹豫不决的表情和惊恐是一样的啊！

难怪她家那几个男生常会错意。

“学姊，别闹了，我肚子好饿，咱们去基隆庙口吃东西好不好？”兴之所至，再远的路也不足畏了。

“当然好！”曹子婕欣然的答应。

中午吃得太差，晚上是该好好的补偿一下自己了。

电话没人接。她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已经快十二点了。

范修尧不晓得自己生的是哪门子的闷气，也不知道为何这么晚了，他干嘛还留在办公室里像个吃醋的丈夫似的，四处找不到自己的老婆。

公司正处于这种非常时期，他实在不该像个呆子似的惦记着曹子婕，毕竟她已申明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了，他又何必像个思春期的小伙子一般，紧追着她不放？可是表面的矛盾终究抵不过心中的挂念，第N次拿起电话，范修尧第N次听到那表明接通却没人听的嘟声，相当有规律的响起。

该死！生病的人不安分的待在家里，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范修尧连连的咒骂，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做事。自从下午“无意中”从修伦的嘴中知道曹子婕因病提早回家后，他的心就没有一刻安宁过。

她病了！前天还义正辞严的告诉他，她不想和他这个花心的男人有所牵扯，希望他滚离她远远的，怎会今天就……一整天光是担心她的病就够了，他哪还有心情办公、约会？所以，他又爽约了。这个月，不，该说自从曹子婕进公司后，他就不知怎地对别的女人失去兴趣了。

亏他还是“单身汉俱乐部”的会长呢！看来他正经太久，应该正视自己得来不易的名誉了。

为了不让曹子婕误认他对她有意思，范修尧决定挽回自己的名声。

但是找谁呢？看着手册上密密麻麻的人名和电话，他怎么会觉得有股厌恶感？可恶！他不要被曹子婕那不可思议的笑容、温暖的声音，和幽默自信的谈吐给左右了。

他一定“能”也“会”找到一个身材玲珑、个性温柔、对他百依百顺的女人，来陪他度过一个温暖的夜晚。

最重要的是，这个女伴绝不会穿着他最讨厌的牛仔裤出现在他眼前，碍他的眼！

“到了！我看咪咪今天留在我这儿好了。”小舞提起笼子，轻轻的摇着。

“省得修尧哥看到这个可怜的小动物又恼火。”她不明白，怎么会有人讨厌这么可爱的小家伙？“也好。昨天翘班，今天必须专心工作，才不会对不起陈经理。”慢慢的探脚出去，曹子婕等站好后，才不太自在的拉着短窄裙。“小舞，谢谢你的衣服和短裙。”“哪里！这套米色套装穿在你的身上，比我穿起来好看多了。”小舞嘟着嘴赞叹，“而且学姊的腿很修长，一定会迷死整栋大楼的单身汉。”总不能说，自己是故意挑这套穿起来非常有女人味，又带点

性感的服装给她的吧！

“小舞，我们身高才差两、三公分而已，况且你的身材比我好，你这么虚伪的安慰，真的让我有点感动。”她实在不怎么感谢小舞借这套衣服给她，因为窄裙的活动范围有限，而她一向不喜欢在工作时，穿着这种装饰性强过实用性的服装。

更何况，这件外套里面是件无肩带的上衣。虽然说外套遮去了大半的裸露，但是曹子婕仍不怎么喜欢胸前那片露出不多、却引人遐思的白色肌肤。

“好说，我这人一向很善良的。对了，早上二哥告诉我说，欢迎你下次再去。”昨天晚上她们去基隆吃完饭后，便直接到阙家位于士林“青焰山庄”的别墅休息，借住在日前仍滞留加拿大的老大阙尚风的房子里。

“也替我谢谢你二哥的招待。”没想到阙尚火这么有礼貌，他给人的印象一向是停留在粗暴汉子那格的。

昨晚，她和小舞特地去到别墅想找莎蓝聊天，以重拾往日的欢愉。没想到莎蓝昨晚也闹情绪，罢工出去玩了，她们只好和阙尚火聊了一夜的天，才让她发现他柔和的一面。

更没想到，火药般的阙尚火是个心思缜密的男子，而且相当喜欢动物，他竟然爱上了咪咪，直要求曹子婕把咪咪寄养在他那儿，直到她完成云天的工作为止。实在让她好讶异！

同样是暴躁的男人，他显然是比范修尧多了那么点爱心。

“好了，快去上班吧！”小舞催促她，没打算这么快离开，她必须等到范修尧，讨论一下日前双方的进展。

“你不去找失踪的莎蓝吗？”离开前，曹子婕关心的询问她。

“莎蓝既不会跳楼也不会割腕，她是个攻击型的时代女性，坚强得很，别担心了。”小舞笃定的说。

“你哟！有着天使般的脸孔，却配了副魔鬼般的硬心肠。”淡淡的调侃她一句，曹子婕笑笑的走进位于公司隔壁的早餐店买早餐。

“谢谢学姊的赞美。”小舞不以为意的探出窗外，调皮的提高音量朝已经走进店里的人吼着，很大方的回报了她的“感激”。

小舞真是的！曹子婕优雅的走出早餐店。当她察觉到因为小舞“刻意”的赞美，而使自己成为众人视线的焦点时，她非但没有丝毫的不自在，反而大方的朝小舞点头致意，然后从容的进大楼搭电梯。

虽然她不喜欢这样，但似乎以不变应万变是对付这种尴尬时刻最好的法子。

不过，小舞真的很皮。曹子婕心情愉快的漾着笑容，走进秘书室。

没想到她才放下早餐，正准备坐下来用餐时，范修尧就杀过来了。

“你昨天下午请假？”他恼怒、面带严厉的指责着。

“范修尧，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曹子婕见他领带歪斜、头发凌乱、衬衫绉得像没换过似的，讶异的张大了眼睛。

“你昨晚为什么没回家？”可恶！害他打了一夜电话，像个白痴似的。光担心她就够了，哪还有心情再约别的女人！

“你不会是在这里睡觉吧。”望着他那新生出来的胡渣和充血的双眼，她早就该知道答案的。

“你还没回答我！”他大吼。

“我有没有回家，好像和你没关系嘛。”“我……我……我是要问电脑的

事！”明明是妒火中烧，却死要装成不在意。

“电脑的病毒我已解了一大半，再两、三个礼拜，查理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埋在那堆资料里了。”只要没有意外的话。她在心里补充一句。

“两、三个礼拜太……太慢了。”范修尧生气的瞪着她，根本不想她那么快完成工作。

“太慢了？好吧！那么我只好每天加班，尽早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了。”曹子婕领命的叹道：“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昨晚没回去？难道你整夜在这里工作？不会吧！”“为什么我不可能在这里通宵工作？”又在闹脾气了，这个人真别扭。

“因为你是个……”范修尧飞快的吻住她，因为他知道曹子婕不会说出什么恭维他的好话，而且他也想再次品尝她的甜美。

她实在不应该让他这么做的，可是她阻止不了，而且也不想阻止。理智再次飞出曹子婕的脑中，她缓缓的伸出双手勾上他的脖子，宣告自己对他的爱已经滋生得无法抑止了。

既然她不能阻止自己避开他的诱惑，那么她只有正视自己的心情，并且放任它去发展了。

范修尧惊喜的察觉到她的接纳与改变，因此，他那燃烧沸腾的心主宰了他的脑子，进而加深了两人的缠绵。

仿佛过了一辈子那么久，范修尧才在失控的边缘悬崖勒马，及时阻止了那奔流的欲望。

曹子婕不同于他平时交往那些肤浅的女人，她是特别、而且值得珍惜的。

“我好像说过我不适合你嘛！”呼吸有点不顺，曹子婕等自己调整后，抬起头，脸带揶揄的看着他。

“我是条会转弯的曲线，不是一条直线，所以我们两个的命运绝对会交叠。”急躁不安被抛到九霄云外凉快去了，范修尧头一次在她面前展露出他那迷死人的笑容。

“是吗？”她扮个鬼脸。

“绝对是的。”范修尧像个多情的爱人般，弯腰在她的红唇上轻轻的印上他的誓言。

甜蜜的滋味充塞了她的心，两眼专注的看着他，曹子婕好温柔的绽出笑靥，脸色嫣红的取笑他，“回去换件衣服吧！你不会喜欢被看到这么狼狈的样子的，那会使你少了许多崇拜者。”“我不喜欢你直言无讳的个性。”范修尧低头看着她，像在埋怨似的警告她。

“不会吧，大家都很喜欢我这个优点哪！”她笑容满面的惊诧道。

爽朗的笑声从他的嘴里吐出来时，着实让曹子婕吓了一跳。范修尧也看到她那种侮辱人的反应了，不过他没生气，只是遵照她的吩咐，打算回到他专用的浴室清洗一下，顺便换套乾淨的行头。

“范修尧。”她好笑的唤道。没想到他的脾气来得急、去得也快，更没想到他对她的影响力竟然这么大的。

“叫我修尧就行了。”范修尧情圣般的笑脸在他侧过身于看到曹子婕身上那套服装时，转变成扭曲的怒视。皱紧眉头，他相当不悦的来回瞪着她胸前那片白皙肌肤，和那双修长的美腿。

“别瞪了，今天我可没穿牛仔裤和衬衫。”她俏皮的微笑着。

该死！他刚才怎么没注意到她这身诱人的服装？现在范修尧才知道，他情愿曹子婕天天穿牛仔裤，也不愿见她穿这么……稀少，而且——性感！

“你的裙子太短，领口也太低了。”相当不悦的语气呢！

“不会吧！”曹子婕放下交叠的美腿，站起来，刻意转个圈让他看个明白。“我觉得这件衣服设计得很有女人味，也很棒啊！”“所谓的女人味就一定得露点胸、露出一大截腿才算是吗？”他忿忿的反驳着。

曹子婕微笑，那黑亮的眸子裹闪着一丝狡黠，“如果没有这样，你们这些好色的公子们怎么会有‘秀色可餐’呢！”唉！说不过她。“反正你今天没事不要下楼。”他不得不吩咐。这样的曹子婕实在太迷人了，他得保护她。

真可笑，台北市头号的花花公子竟然会想保护一个女人，使她免于被其他像他这样花心的公子骚扰。这事要是流传了出去，不笑掉人家大牙才怪！

“我总得吃饭吧！”其实她早就将午餐也买好了，不过是习惯性逗他而已。

“我会替你买。”直到冲出口了，范修尧才真的相信他说了这句话。“我是说……我会叫查理替你买的。”他无力的修正完后，才不怎么有力的迈开步伐。

“修尧——”曹子婕含着笑意又唤住他。

“不要再提出你的任何看法了。”紧紧的握住门把，他固执的不肯再转过身看她。但是他却喜欢感受她唤他名字时，心裏突然泛起的温暖。

“接住！”她拿起三明治很快的丢给他。

“什么……”回过身，范修尧反射性的抓住三明治，不懂的望向她。

“礼尚往来啊！既然你要请我吃午餐，那么我只有把我的午餐回赠给你当早餐了。我一向不占人便宜的呢！”曹子婕吃着三明治，快乐的朝他眨眼。

他可是“逃”走的。望着那扇阻隔了他们的门开了又关，曹子婕欣喜的发现到，原来他不只是个游戏人间的浪子，他的感情更是丰沛呢！

而且从他走进他办公室前的回眸一瞥里，她看到了那闪着绝对是感动的眼神。“曹子婕，从明天开始，准你穿牛仔裤上班。”从门的另一边蓦然传来范修尧权威专制且兼施舍意味的声音。

准？好个恩威并重。她好像记得自己从未请示或要求过他呀！

好气又好笑的曹子婕，不知该对他这种恩赐感到雀跃还是生气？最后，她决定好好的享受她的早餐。

## 第六章

“这个星期，他们在一起吃过三次晚餐、五次中餐，不过中餐大部分是修尧哥差人买的！”坐在范家富丽堂皇的客厅里，小舞相当兴奋的向苏倩报告她的成果。“总之，修尧哥学姊的感情进展得很顺利。”苏倩从头到尾都是笑呵呵，笑得脸上绽放着满足的光芒，高兴快乐得只差没跳到桌上旋舞一番。

抱孙在望了，教她怎能不高兴、快乐？“我也觉得修尧这孩子最近变了，变得不再那么风度翩翩，而且十分焦躁。”“我不懂。”问号明显的印在小舞脸上。

“傻孩子！只有恋爱才会让一个人有这么大的转变啊！”苏倩宠爱的说。

修尧是个很有女人缘的孩子，但从小在女人堆打滚的结果，却让他对爱产生了疑问，连带的对婚姻产生了排斥，她必须把这孩子错误的观念给纠正回来。

唉！一切全都寄望在子婕这孩子身上了。希望这次修尧能为了子婕从此退出苦海，让他可怜的老妈子早点抱孙。

“范妈妈……”小舞似有难言的苦衷，低头讷讷的把玩着手上的咪咪。

“小舞，有话就说啊！范妈妈虽然强悍了一点，可不会吃人的。”她没可怕到让人见了她便说不出话的地步吧！

“我可能必须回加拿大一趟了。昨天接到三哥寄来一封信，他要我们和他一道到加拿大总部，而且也不告诉我是为了什么事。无情的家伙！”小舞越说越激动，心里却暗暗的吐着舌头，为了自己说谎而感到不安。

“你又轮到和你三哥住了吗？”苏倩含住笑意，好奇的瞅着她伪装的怒容。

小舞的家世相当神秘，这孩子虽然常到范家来玩，也和他们都混得很熟，几乎就快成了范家的一分子了，她却始终不知道小舞真正的家到底在哪里。

“才没有那么快，还差一个月才轮到和他住。”轮到和这位连睡觉也会背法律条文的哥哥住，实在是一种非人的折磨。

“既然还没轮到，他就不应该会催促你去和他住啊！”她虽然没见过小舞那三个神秘的哥哥，但由小舞的言谈之中，苏倩也大概了解他们的个性及脾气。

“呃……他……可能有事要交代吧。”这种理由实在太勉强了，连自己都难以说服了，更何况是指望别人相信。

“真的？”想她苏倩是何许人也，好歹在商场上也看过形形色色的人了，小舞有事在隐瞒她，她又怎会有看不出来的道理？“嗯。”她皮笑肉不笑的点头，实际上她觉得自己假得好辛苦喔！

“小舞，”苏倩怜爱的摸着她那柔柔的秀发，温柔的笑道：“你该办什么事就去吧！反正修尧和子婕的事总算也有进展了，如果修尧不懂得珍惜子婕，那也只能怪他们俩无缘，你用不着操心。”话虽这么安慰着，苏倩却清楚的知道自己绝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我并不担心。”她恢复坦率的笑容，“因为修尧哥一定会喜欢上学姊的。”就是看准了这点，她才会放心的丢下这未完成的好事。

“这么有自信！”苏倩挑高了眉。

“当然！”她信心十足的说，“我的第六感一向很准的。”尤其对别人的事。

“既然你这么保证，范妈妈就等着替修尧办喜事了。”修尧最好能如小舞所料，不然下次她采取的手段可不会这么仁慈，就只毁坏他的电脑资料这么简单了。

“不过……”小舞仍有一丝担忧。她可以明显的感觉出学姊是爱着修尧哥的，但是修尧哥却好像在抗拒、逃避子婕姊给他的爱。

“不过什么？”苏倩紧张的追问。

“修尧哥花心太久，不会这么容易接受学姊的爱，而学姊却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人，如果修尧哥一直执迷在他那不可一世的单身论调里，挣扎不出来，那么范妈妈想当奶奶可就有得等了。”喜欢是一回事，谈到婚姻可就又很费神了。

“你真细心，连修尧这层心理障碍都被你摸得一清二楚。”苏倩惊奇的笑

道，“小舞，见你办这事真的是相当投入喔！”“听范妈妈的口吻，好像你早有防备了。”看她笑得多么令人胆战心惊啊！

“反正下次你回来时，子婕一定会变成范家的一分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有其绝对的必要性。

“范妈妈真可怕！”小舞偷偷的吐了吐舌头，朝咪咪扮个鬼脸。

“哪里！为了对付修尧和修伦这两个不听话的坏孩子，范妈妈不得不使出巫婆后母的坏心肠。”苏倩皮笑肉不笑的说。

“如果修尧哥不就范呢？”“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苏倩果断且不容置疑的否定小舞的猜疑。

所以说，修尧哥只好自求多了。从策划到参与，直至现在不得已的暂时退出，小舞才突然良心发现的替被设计的男主角感到可怜。

当初只是顺着娃娃的意思，让学姊进去云天守着他们的电脑，自己也好藉机暂时脱离二哥的魔掌，透透气。她本无意让情况发展至此，谁知她误打误撞，保送一无所知的学姊上云天，会这么凑巧的……如果老天真让修尧哥和子婕姊成就了一桩好姻缘，那么他们便真的注定要经由这桩阴谋结合了。如此推论的结果，阴谋篡夺“云天集团”的幕后操纵者高文星，便有可能是月老化身的。

天啊！如果高文星是月老化身的，那么秦始皇便有可能是玉皇大帝投胎的了……她疯了！小舞用力的敲着自己的小脑袋瓜，直为自己荒谬的想法感到不可思议。她八成是被“争自由，毋宁死”这种好不容易的得到解脱感给冲昏头了。

\*\*\*明明已经快抓到了，为什么会有回到起点的幻觉？挫折感头一次占据曹子婕的心中。她楞楞的望着发亮的萤光幕，不懂为什么会有做白工的感觉。

病毒数量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又暴增了一倍！

“学姊，我可以进来吗？”小舞开了门，多此一举的问道。

“进来吧！反正我正好面临失声大叫的低潮期，有你在旁边我还可能克制一点。”她叹好大的一口气，打开小舞手中的笼子，把咪咪抓在手上，轻轻的摸着。“咪咪，今天过得好吗？”她实在好想念这只小家伙。

“我又喂太多红萝卜给它吃了。”小舞不好意思的比着咪咪鼓起的腮帮子。“每次我在吃红萝卜时，它都用那可怜兮兮的日光瞅着我，教我不忍心拒绝它，所以……”“你怎么可以骗取小舞的同情心？”她轻轻的拉了下咪咪的小鼻子，责备道。

“是啊！每次都用泛着泪光的黑眼珠瞧着我，害我像被催眠似的，红萝卜一片接着一片喂。”小舞也跟着扯着它的小尾巴，笑呵呵的努嘴。

“门口的守卫怎么肯让你上来的？”曹子婕弯身让咪咪下地运动去了。

“简单，只要骗他们说我是修尧哥的女朋友，就通行无阻了。”“就这么简单！”曹子婕好笑的惊叹道。

“嗯，就这么简单。”小舞点头肯定自己的说法。

“没想到他的女伴享有这些特权啊！”曹子婕漫不在乎的微笑着。

“学姊，你一点都不生气吗？”小舞专注的凝视着她，想找出她脸上任何振奋人心的异状，有些心急，也有些担心，却又不懂自己跟人家紧张个什么劲。

“为什么我该生气？”曹子婕了解小舞的担忧，却不希望小舞把修尧看

成她所有。“修尧并没有和我订契约，也没有和我有任何婚约，所以他有他交友的自由，我也该有我的生活空间。”这不就是他一再强调的两人自由的交往，不要有任何束缚吗？“你喜欢修尧哥不是吗？”真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有这种处之泰然的超然性格，要换成是她，老早就发火了！

“是喜欢啊！”她大方的坦承，“但喜欢可不代表他就是我的所有物。”“学姊！”小舞不明白的吼着，“你既然喜欢他，就该把握住他，不应该放任修尧哥为所欲为啊！”“小舞，你觉不觉得你现在这种严厉的口气，把修尧说得像个偷情的丈夫！”曹子婕闪着兴味的笑意，逗着发火的小学妹。

“我真是被你打败了！”小舞转身挫折的大喊，没想到她的声音却引来两人正热烈讨论的男主角。

“发生了什么事？”范修尧匆匆忙忙从他的办公室冲进来，有点紧张的望着曹子婕。他刚才好像听到子婕的喊叫声了。

“没事。”转过身，小舞没好气的瞪着他，仿佛他是欠了她一屁股债的仇人。

“小舞！”他讶异的看着她，“你怎么会在这里？”“来找一个顽固的女人聊天啊！”她的口气仍有着相当程度的不情愿。

“顽固的女人？”范修尧把视线调回曹子婕身上，不明白她为什么笑得好像很开心。

她扬起秀眉，“我猜那个女人应该就是我了。”“你认识小舞？”从进来到现在，他的每句话都带着问号。

“如果你能把问题一次问完，我会很感激的，修尧哥。”小舞的怒气不太容易淡去。

“我和荷是高中同学，子婕姊是荷高中时代的学姊，所以她也是我的学姊，这个回答你满意了吗？”听她这种绕口令式气愤的口吻，小舞该不是把怒气发在他身上吧！他好像不记得自己惹过她。

“好吧！告诉修尧哥，子婕怎么惹你生气的？”他一派邻家大哥哥的亲切模样，教小舞实在倒尽胃口，因为她家老大就是这副调调，只不过两者相较之下，尚风哥似乎又比修尧哥油条了些。

她就要退出战场投入另外一个主战场了，必须知道目前这里的局势进展如何，才能安心去办她的正经事，省得往后招来娃娃的诸多埋怨。

刚才已经测试过一方了，现在换男主角登场了“她拒绝我替她介绍男朋友的提议。”小舞假装不知道他们的关系般向范修尧哭诉。

曹子婕并不意外小舞会这么做，不过，修尧那突然挺直背脊的冷酷模样，倒令她有点意外了。

若要认真的讲起来，她和修尧其实不能算男女朋友的关系。也许他很在乎她，但是他在慢慢接近她的同时，却又防卫性十足的强调他们之间的不和谐，及他反对婚姻的看法。

他总是若即若离，怕她爱上他。其实范修尧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除了他的家人以外，根本不会去关心任何女人。因此，有时她会相当的矛盾，不知该不该让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里？“真的？”又是一记问号，只不过这次的声音冷了许多，并包含了些许不悦。

“小舞不是都说我拒绝了吗？”曹子婕淡淡的答着，不想拆穿小舞的诡计。

然而，曹子婕冷淡的解释并不能让他释怀，范修尧的心越来越难受，

脸色也越来越差。

果然有情吧！

“我会再接再厉的。修尧哥也知道我那三个哥哥有多优秀，你就帮我劝学姊啦！我尚风哥很帅又很体贴的，如果学姊肯给他机会的话，他一定会拿出他的真心来对待你的。”唔，还有什么修尧哥有的缺点她没讲到？“对了！最重要的是，他想结婚了，不想再把生命浪费在那些个春风一度的风流韵事，所以学姊应该给尚风哥一次机会。”这么借用尚风哥的名字，他应该不会介意吧！

“小舞，如果没别的事，不要妨碍你学姊工作了。”范修尧的口气化为冰冷。

“好嘛！走就走。”小舞提起背包，准备离开。“人家还有一些事想和学姊说，修尧哥可不可以回避一下？”这下子曹子婕真的忍不住哈哈大笑。小舞竟然敢漠视他的怒气赶他离开自己的地盘，难怪修尧的脸都绿了。

“不行！有话当着我的面说。”他断然的否决，不喜欢这种被冷落的感觉。

“学姊……”小舞假意犹豫着，看着笑得不亦乐乎的曹子婕，欲言又止。

这小妮子非得拖她下水不可吗？“说吧！反正他是不会走的。”“好吧！后天我就要回加拿大了，这几天我必须去住二哥那里，所以我把咪咪带来给你，希望不会造成你的困扰。”当然啦！困扰她的那个当事人正忙着瞪她。

“不会的，我会想办法克服困难。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只好另谋他职了。”希望范修尧能听得出她话里的暗示。

“也好，如果到时候你真的没工作做了，我会把你接到加拿大来帮我们设计程式，顺便和尚风哥培养感情的。”这下他总该不会再急着把咪咪送走了吧！

“小舞，话说完了吧！”范修尧恨不得她立刻消失在眼前。“子婕不会去加拿大，咪咪也会留在这里，这样你是否可以死了为她作媒的心了？”“好嘛、好嘛，小气的上司。”小舞为自己的计谋得逞窃笑在心中。“子婕姊又没反对，真不晓得你跟人家紧张个什么劲。”曹子婕捂住嘴把小舞往外推，怕自己忍不住又哈哈大笑，到时候范修尧的怒气可就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了。

直推到电梯门口，她才正色的面对小舞。

“谢谢你这些日子帮我照顾咪咪，也祝你一路顺风。”她真诚的道谢并祝福着。

“我会啦！”小舞跨进电梯里，面带着诡异的笑容，“倒是你，该好好打算一下和修尧哥的事了，不要老是这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我现在才知道你比我妈还爱叨念。”曹子婕苦着脸说，神情里充满了戏谑；继而淡淡的笑道：“别老是替别人着急，你也该留意一下自己的真命天子是否出现了。”“反正我会叫尚风哥和你联络的。拜拜！”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曹子婕分明看到小舞那原本担忧的眸光，快速的转换成魔鬼般的邪恶，所以她感受到那股来自背后的压力，一定是范家大少给的罗！

认命又无奈的转过身，看着那张气愤难消的脸庞，她只能大叹自己被小舞害惨了。

“她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紧追着曹子婕的脚步，范修尧心情恶劣的逼问道。

“她逗你的。”重新就座，她又得鼓起勇气重新面对那令人头疼的病毒了。

“你认识阙家兄弟？”范修尧倚在桌缘，语气僵硬的问。

该死！正进行扫毒作业的电脑发出哔声，显示又检查到新病毒了。

“我想我可能要放弃这份工作。”曹子婕呻吟的躺在椅子上，想就此安眠，省得像个呆瓜似的只能望着电脑发愁。

“你真的要接受小舞的提议到加拿大去工作？”范修尧大发雷霆。“我说要让咪咪留在这间办公室了。你看，我甚至可以和它和平共处。”他低下身子，抓起那只正急速的跑来跑去的老鼠，捏着它的颈子，像在抓兔子般的提着。“啊！它竟然咬我……”甩着红肿的手，范修尧忿忿的把拚命挣扎的老鼠丢给曹子婕。

“啧！你的老师没教过你要爱护小动物吗？”被他这一甩，咪咪吓得缩在她怀里，怎样也不肯再轻易见人了。“你和咪咪‘和平共处’的方式可真特别。”“该死的！你还没回答我为什么要去加拿大。是为了小舞说的哥哥吗？”她以为他会忘了这件事！

“我没说我要去加拿大，只是工作疲乏，发发牢骚而已，这样行了吧！我的大少爷。”真的好奇怪，难道有人在电脑的另一端蓄意放毒吗？“修尧，上次那网路线的事查得如何？”哼！要不是她话里已有丝不耐烦，他一定会继续追问下去。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又怎会知道她不耐烦？难道他真的在意她！

不！为免自己落入关心一个女人，在乎她的一切，然后不小心爱上她，按着坠入婚姻的坟墓里，这种千篇一律的俗套，他决定还是谈公事安全点。

“目前还查不出来，不过我猜想一定是内贼干的。你解毒的工作遇到挫折了，是吗？”他漫不经心的带过问题。

“的确是挫折。”内贼！这么说这件事的确是有些蹊跷了。为了防止病毒蔓延，她必须全神贯注且全天候的守住电脑，才能抓住那在网路线动手脚，并且蓄意放毒的人。

“如果真的不行，就……别……别勉强了。”他竟然不喜欢看到她难受的模样！真是天下第一怪事，他一向不会去理会身边女伴的想法，也从不在乎。可是，他却偏偏在乎她。

他可是在关心她？曹子婕平静的看着他像是挨了巴掌般怪异，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脸，直想发笑。他正为了这项创举而别扭吗？嗯，好现象！这是不是表示说，她对这段感情可以有所期待了？“不勉强。只不过从今天开始，我必须全天候的住在公司。”她下定决心，绽着坚定的笑容对他难看的表情咧了咧嘴。

“住……住在公司？！你一个女孩子家？不行！我反对！”“抗议无效。”曹子婕柔柔的笑着。

“我是老板，说不行就不行！”公司这么大，她，个女孩半夜待在这里绝不安全，所以他坚决反对。

“我是员工，可是我有自主权，况且病毒数越来越多，我必须全天候监视。”她一旦决定的事绝不动摇。“放心，本人会向公司申请加班费，绝不致白做工的。”其实她也试过改密码，无奈对方实在太高明了，竟连她设的密码都能识破，所以她必须使用最后一招——监控。

“该死的！谁跟你计较这些，我是……我……”他说不出是因为对她的关心，导致他担心她半夜独自留在公司的安危。这是既定公式的第几步？他已经记不得了，反正他已经跨出“关心”那一步，绝不能再踏入第二步了。

“好啦！你最近不是忙着百货公司的合并案吗？去忙你的，别担心我

了。反正公司内有警卫，而且也有轮班的维修技师在，你担心什么？”她轻而易举的说中他的心事，脸上并没有丝毫的沾沾自喜。

“我没有在担心，你……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他真的不喜欢每次都屈于劣势的感觉，决心要扳回面子。

曹子婕听到他充满挑衅意味的反驳，非但没有生气，还咯咯的笑出声。

“真的不是担心我？”她戏谑的捉弄他。

“不是！”回答得太快，范修尧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死。

她这是哪门子该死的问法！

“这样就好。这几天你可以安心的出去约会，不会再有人缠着你帮她买午餐了。”曹子婕刻意贬低自己，以求他放过她。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为了你，才会没有约会的吧！”他绝不要这种被绑死的感觉，也不要为了她而放弃别的女人。

“恐怕我不这么认为，倒是别人会这么想，因为你已经好久没找新的猎物了。你知不知道这层楼几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向我道恭喜。”“恭喜你什么？”范修尧脸色持续的灰败，恼怒的低吼。

“恭喜我掳获了范家大少的心呀！”唉！她就是怕他会有这层心理障碍。如果他能早日改改这种高傲、怕被定型的个性，那么他们的感情便能更进一层，而不是老停留在拌嘴的阶段。

“你不会也这么认为吧！”想到全公司的人都以为他喜欢曹子婕，且打算从此为她收心，范修尧的脸便逐渐变冷。“不和女职员交往是我的原则，我绝不可能为了你而破例，请你不要自抬身价了。”面对这种羞辱，要不是她的修养实在到家，她一定早就赏他一巴掌，打得他满地找牙了。

“既然这样，你就更不用担心了，不是吗？”她的笑容也不见了，毕竟她的修养还没有到无动于衷的境界。她不是神，只是个很普通的凡人而已。

“我没有担心，而且我今天绝对会有约会，也绝对不会因任何一个特殊的女人而改变。

你可以去告诉那些好事者，你并不是我“唯一”的女人。”相当大声且用力的咆哮完后，他怒火冲天气咻咻的走了。

曹子婕耳朵“失聪”了好一会儿后，才重新恢复听觉。

“咪咪！”她没有生气，反而有点释然的瞅着她的小宠物，甜甜的说道：“他又生气了，你说我该怎么办？”趴在笼子裏的咪咪可怜又同情的瞧着她。

“他很容易生气，又花心，可是他在乎我，因为我对他而言，是个有特殊意义而且即将是唯一的女人。”撑着脸和她对望着，曹子婕仿佛看到咪咪的鼠眼里透露着赞成。“那么，你也认为他生气时所说的话，就是他的真心话？”她真的看到咪咪眼里一闪而逝的“同意”了吗？

## 第七章

她并不意外范修尧一整天都在开会，也不意外他今天没有帮她买午餐，他到底是让自己日渐被她吸引的心给吓住了。

曹子婕知道他会如他所说的一般，约别的女孩子出去。但她在乎吗？当然在乎！她甚至爱上了这个任性的呆瓜，只不过她不想逼他，也不想紧黏

着他。要说她是欲擒故纵也好，说她是因为爱他而不愿他有任何的不自由或被束缚的感觉也对，反正她就是不愿逼他做任何他不愿意做的事。

也许是她自己也需要时间来缓和她对范修尧日渐加深的爱恋吧！

老天一定是不想让她孤单，所以才会让阿德无意间知道她要全天候留守在公司的事。这下阿德可高兴死了，因为上个月适巧由他负责留守他们这部门机房。而留守机房绝对有其必要性，因为云天企业的国外子公司正在扩厂，随时有调用总公司资料的可能，所以他必须保持网路系统的稳定性，及随时检测是否有当机现象。

“曹子婕！”阿德在五点半钟左右提了一袋炸鸡来到秘书室找她，他孩子气的圆脸上泛着真诚的笑容，教她积存了一整天的“郁闷”暂时全丢到美国去了。

“阿德，进来啊！”曹子婕高兴的招呼他，并拖了张椅子让他坐在她身边，好一起分担她的忧愁。“你要上班了吗？”阿德大而化之的坐下，把食物摆在她眼前，快乐的炫宝，“还有半个小时才上班，所以我带了好东西来和你分享。嗨！咪咪，好久不见了。”他把闻香起床的咪咪拉出笼子。

咪咪闻到他沾到肉香的手指，直饥饿的咬着。

“谢谢，你的前世一定是个善良的天使。”她感激的抓起炸鸡，津津有味的吃着，并一边撕成小块喂那只贪吃的小家伙。

“听说你的工作似乎不怎么顺利。”自从知道她和总经理的传言后，阿德再也不敢妄想要追她了。再说，曹子婕向来也只把他当哥儿们看待，他又何必自作多情？“你说得真含蓄，简直是毫无进展。”“我也觉得这次的病毒有些怪异，而且像永远解不完似的。”阿德淡淡的说出他之前工作的心得。

“你想有没有可能，电脑的另一端有人在操控着？”她沉吟的问道。

“就技术上来讲，的确有可能。”阿德若有所思的咬着肉，“可是这套系统只有总经理在用，并不像楼下机房部的网路一样对外开放，而且总经理的网路系统密码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所以这又存在着实际上的困难。”“什么技术上、实际上的，你当你是写报告啊！”曹子婕好笑的白了他一眼，“能不能请你简单扼要的告诉我，到底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密码？”“小姐，我又不是总经理，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他才对啊！”阿德说完后，很奇怪的瞥了她一眼，像是有什么话想说，又怕说出来她会生气。

“阿德，有话就别憋在心里，免得心脏负荷不了。”她坦白的瞅着他那一目了然的脸庞微笑。

“我.....我是想问你，你是不是和总经理吵架了？”“所以说嘛，星星之火真可以燎原的。”没想到这世上真有这么无聊的人，等着看别人的一举一动，然后再以自己的意思重新加以编写。难怪阮玲玉死前会留下“人言可畏”，来表示她对当时社会的抗议。

“不是别人说的，是.....”他实在不知如何敢口。

“说吧！反正我练就了百毒不侵的金钟罩，已经不怕被任何的流弹所伤了。”“是你说的，待会儿可别懊丧着脸教人难过。”阿德把丑话先说在前头。

懊丧着脸？曹子婕差点没捧腹大笑，他的形容词可真绝。

“你难道要我为了这种芝麻小事发誓吗？”看她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好像真的不在意。好！

“刚才我在门口，正巧看到总经理搂着一个很美丽的女人上车。”他屏息以待。

“你……你是说范修尧公然在公司门口搂着女人上车？”曹子婕竟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据她知道，范修尧从不把自己在外面的风流帐带到公司来的，所以他一定是比她想像的还要在乎她。

她没生气，竟然还笑得那么快乐！阿德摇摇头，心想：这个女人疯了。

“那个女人非常的漂亮，而且身材——”为了加重效果，阿德色狼般的吹了声下流而响亮的口哨。“绝对是一级棒！”“天下乌鸦一般黑。”她只是针对他的动作不苟同的回敬了这句话，其他关于范修尧和他女伴的部分，她一律不表示意见。“你真的不在乎？”阿德看了看时间，已经差不多要上班了，他缓缓的起身伸展着他的身体，顺便把正在吃肉的咪咪抓到肩膀上逗着。

为什么今天碰到的每个人都谈到和“爱与关心”有关联的这个话题？难道她就不能保有一些个人隐私吗？曹子婕有点生气了，为了每个人都想探知她的心而生气。

“好好好，别瞪了，不想回答就不要回答，我不烦你了。”面对她那张倔强的脸庞，阿德无辜的举双手投降，“咪咪借我一下，等会儿我再来吵你，待会儿见。”阿德其实并无恶意，她为什么会有股怒气直往脑门上冲呢？难道是为了范修尧和他那名漂亮、且想必是教养良好的大家闺秀约会而生气吗？\*\*\*温柔可人，且绝对比曹子婕漂亮上十倍的马翎，正秀色可餐的坐在他面前。范修尧仔细的视着眼前的美人儿，心里不断的比较着。

马翎举止端庄，对他百依百顺，最重要的是，她没有一双了然一切，随时都穿得透他心脏的黑眼珠。不论是她的外表、身材、谈吐、背景都非常好，而且也都吻合了他心目中理想女伴的要件，简直可以说是为了他的理想而创造出来的，曹子婕有哪一点比得上马翎！？可是，该死的！为什么从出来到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她的笑脸和总是带着兴味的话语？“修尧，你是不是有事？”马翎娇声的关心着。好不容易等到这位范大少约她了，马翎岂能不表示出她柔媚的一面，并指望迷得他团团转。

又是这种嗲声嗲气的怪调。他真不懂，为什么以前会认为这声音是天籁之音？“没事，快吃吧！”硬挤出颠倒众女的笑容，他没心情也没必要在这种女孩子面前表现出真实的自己。

真实的自己？僵直了身子，范修尧被自己的想法震得愣住了。难道他和曹子婕在一起时，所有吵嘴时的言语，都是出自内心的。也就是说，他真的被曹子婕给吸引了！？曹子婕那可爱的笑容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下午的争吵和她的誓言仍历历在目……范修尧发疯般的甩着头。不会的！他不会甘心安于一个女人的，老天爷不会对他做这么惨不人道的事情，绝对不会！

“修尧，你真的没事吗？”马翎状似关心，实则放浪的摸着他的手，并不时轻捏他，以暗示着她对他的倾慕。

该死！对马翎这种性感的邀约，他竟然没有任何感觉。不会的，他绝不会容许自己消沉在曹子婕的迷咒里。他要自救！

“马翎，我们另外找个比较浪漫的地方谈天，你说好吗？”极尽诱惑的对她笑着，范修尧知道自己绝不会得到否定的答案。他太有自信，也看人多像马翎这种名曰淑女，实则比任何人都放浪的女人了。

马翎依循一般的模式：首先娇羞的低下头假装考虑，然后欲拒还迎、模棱两可的回答，按着便投降在范修尧的笑容里，像被勾了魂般的点头了。

又是这么容易到手！

一股厌恶感从心里升起。为什么这些女人一见到他，就急着想和他发

生关系？难道她们就不想和他说话、聊天，多了解范修尧这个人吗？这一点曹子婕显然又比她们好太多了，因为她向来只会忙着嘲讽他，从不留真的看过他一眼，更别说是引诱他了。

思潮不受控制的又回到那个该死的曹子婕身上了，范修尧望着桌上的佳肴，脑海里却不断的浮现她坐在电脑前，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模样。

她今天待在公司里守着电脑，有没有抽个空出去吃饭？他整个晚上食不知味，难道是因为担心她又忙得忘了要照顾自己吗？还是他已经照顾她上瘾了？“修尧，你不是说要换个地方吗？”马翎等了好久，见他文风不动，心中有些着急，也顾不了该有的矜持了。

“走吧！”收回神游到远方的思绪，范修尧勉强的起身，怏怏不乐的挽着那个为他掉了三魂七魄的美女，决定不让自己被远在办公室内的曹子婕给影响。

他必须重振声威！

\*\*\*一直到他走进了办公室，上了二十楼，出了电梯，停在秘书室敞开的门口前，范修尧仍不敢相信，他真的就这样把那个等着他临幸的马翎丢在餐厅外面，自己急急忙忙的开车跑回办公室来了。

更可笑的是，他的右手提着他有生以来头一次为女人买的晚餐，而且是进他最讨厌的速食店！

看样子他所有不可能发生的第一次，全都献给眼前那名女人了。

不甘心就这么进去，范修尧不想让曹子婕笑话，就这样站在门口挣扎了半天，站了将近十分钟。

奇怪！怎么会有炸鸡的味道？刚刚她才非常吃力的把最后一块鸡肉吃掉了呀！曹子婕抬起头，不明白的张望着。

当她看到门口站着个男人时，差点叫了出来！

“修尧！”她吃惊的喊着站在门口像极了雕像的男人，他好像不怎么高兴。不过他从来也没高兴过。见他仍浑身不自在的站在门口不愿进来，曹子婕偷偷的看了下表，才七点十分而已，他怎么.....顺着视线往下瞧，她看到那香味的来源了。

他之所以不自在，是因为手上那包食物吧！他是特地带来给她吃的吗？有些感动，又有着更多的柔情，曹子婕淡淡的笑了，而且“必须”笑得很掩饰。为免这个沸点比别人低的男人又动怒，她只得小心、仔细的藏起她那份实为窝心，却容易被他误会为“得意自满”的笑容。只因这个男人的心灵是相当脆弱的.....“你买了食物来吗？真好。”曹子婕佯装很感动、很饥饿的看到那包食物，其实她已经饱得快吐了。

但是，感动归感动，要命的是，这些人怎么尽买些不易消化的食物？非常不情愿的走近她，范修尧确定她的眼里真的没有丝毫取笑意味后，才释怀的坐在她旁边。

“为什么不出去吃饭？”他不由自主的责问她，实在不喜欢她这样糟蹋自己。

曹子婕真的好想告诉他，是因为刚才有人请吃过晚餐了。忍着被胀死的可能，她状似饥饿的抓起肉，感激的睇睨他，“想等会儿再出去吃。”撒谎实属不得已，请原谅。曹子婕在心里默念，希望他能感应到她强烈的讯息。

范修尧以为她一副食难下咽的模样是因为口渴了，还特别好心的把大杯可乐推给她，“把晚餐吃完再工作。”吃.....吃完！曹子婕愣在当儿，不知

如何是好。早知道如此，她就实话实说，也不必怕刺伤他那幼小的心灵了。

“嗯……你不是有约会吗？”“为什么不整块咬？”无视于她的问题，范修尧只是奇怪的看着她把肉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吃。为什么她要这样吃肉？又不是在喂咪咪。

“呃……这……因为我习惯这么吃。”她已经惊出一身冷汗了。

曹子婕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实在不像畅所欲言的她。范修尧怪异的看着她，怀疑的问道：“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真厉害！不愧是经商高手，眼光就是比别人来得锐利。

“呃……”到底要不要说出实话？她好犹豫。

“曹子婕！”她一向坦率，不是个耍心机的女人，所以他一眼就能看出她有事在瞒他。

“你保证不生气，我才说。”纵使地想维持沉默，也没办法硬撑了。

放下手边的肉块，曹子婕准备“洗耳恭听”他那“隆隆”的电响了。

“那得看什么事。”他不悦的瞪着她，一派标准的商人本色——凡事必定讨价还价。

“我……”她正要说，阿德就一路从电梯里喊了进来，顺便替她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曹子婕！我刚买给你吃的炸鸡吃完了没有？你家这只咪咪似乎还有一点饿哦！”阿德一面逗着栖在肩膀上的动物，一面继续嚷嚷：“对了，我的青山茶泡……”就这样一直走到曹子婕的桌前，阿德才看到那个脸色相当凝重的男人。

“总……总经理。”和刚才的大吼大叫一比，现在的阿德显得斯文了不少。

曹子婕拉住范修尧的蠢动，友善的朝阿德微笑，企图挽回他吓飞了的魂魄，“阿德，你的青山茶是不是泡完了？”阿德只能点头，什么话也说不出。

“抱歉，我这里也没有了，改天我回南投再多带一些来给你。”他不会变成木头了吧！

曹子婕看他这副呆拙的模样，实在替他很担心。

“还有什么事吗？”范修尧火大的瞪着他，还在消化他刚才的话。“没事可以回去了。”“回去？”阿德终于进出话了。

“回家去啊！现在不是过了下班时间了吗？”他不耐的吼着。

“回……回家！”阿德的脸色大白，只听得到“回家”两个字，没听到他说的其他话。

“阿德，我拜托你恢复一下正常好不好？”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修尧没有炒你鱿鱼的打算，他只是不知道你这个月得值夜班。”听到她这么说，范修尧突然侧过脸狠狠的瞪着她。“你说他值夜班？他买晚餐给你吃？所以你已经吃饱了！？”这人的反应神经怎么突然间老化了！曹子婕闷闷的瞄了眼他迟来的“开窍”。

“恐怕是如此。”她挥手要阿德先走，免遭飞来横祸。“好了！阿德走了，你可以尽情的发问了。”“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要替他买茶叶？为什么你要留下来陪他？”范修尧果然很不客气的吼叫。

“第一，因为阿德觉得我是个好哥儿们；第二，因为我家开茶园，种的茶叶又特别的香，而我恰巧又不吝啬；至于第三嘛，我可不是为了阿德才留下来，早说过我是为了那些难缠的病毒才会这么牺牲的。”曹子婕坦然的对

着他敏锐的眼睛，轻柔的说着。

“你为什么要装出一副很饥饿的样子？你觉得很好笑是不是？还是觉得我是个自作多情的傻子！”范修尧愤怒的站起来，就要往门口冲。曹子婕赶紧跟着起身抱住他，“我就怕你会这么认为，不得已才会骗你的。”“该死！放开我，少在那里惺惺作态了，你为什么不去做演员算了！”他没想到自己的一片真心会落得如此下场。

“修尧，别闹了，我是真的不想你走，才会这么做的。”曹子婕倚进他的怀里轻声的叹息。

“为什么你不想我走？”他慢慢的融化在她的温柔里，缓缓的用双手圈紧她的身子，直到曹子婕扬起美丽的脸瞅着他笑，“因为我喜欢有你作伴啊！”“真的？”她的表情是这么认真，她不会骗他吧！

真是个小心眼的男人。曹子婕淡淡的笑着，“我发誓。”缓缓的泛着笑意，范修尧心满意足的低下头，深深的吻住了她的诺言。

\*\*\*“大哥。”范舒莲温柔的叫着刚进门的范修尧，他的心情似乎好得不得了，一路竟还快乐的哼着小曲。

“莲娃，阿武呢？怎么没见到他。”范修尧亲热的搂着身怀六甲的大妹问道，完全不在意客厅里的双亲脸上泛着明显、诡异，甚至可以说带点暧昧的笑容。

“武哥到餐厅去了，等会儿会来这里接我。”她美丽、幸福的脸庞在提起夫婿时，绽着一抹特别的光彩。

“听起来阿武对你似乎真的很不错。”莲娃和荷娃结婚后，似乎变得更漂亮了。难道婚姻生活不会消磨她们的青春吗？“很好啊！找到一个知心的伴侣共度一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和荷很幸运的都找到了，我们也都希望你和二哥能像我们一样的幸福、快乐。”她柔柔的笑道。

“最好是能让我尽快的抱孙子。”苏倩冷冷的加上一句。范楚天搂着老婆，也同意的点头称是。

根据线报，修尧和子婕这两个孩子的感情似乎稳定的在进行中。虽然两人不似一般情侣那样的形影不离，但据说子婕已经大方的承认她对修尧的感情，所以全公司的人现在都知道修尧和子婕是一对了。

为了让他们有时间深入交往，也为了这两个孩子的身体着想，苏倩立刻下令要荷娃那边不要再放毒了。看情形时机已经快成熟了，凡事应适可而止。

“八字都还没一撇，哪来的孙子？”范修尧死不改其性。

“修尧，说真的，老爸再两年就退休了，我打拚了一辈子，在将届退休之年，才发现一条小小的生命能带给我和你妈多大的生活乐趣，所以找希望在退休而能吃到你的喜酒，你不会让我这小小的心愿落空吧！”范楚天难得对儿子们开口要求。若不是两个漂亮宝贝都嫁人了以后，使家里变得空虚了不少，他也不会跟着唱起老婆的陈腔滥调。

“爸，你真让我吃惊，没想到连你也被妈洗脑了。”范修尧平稳的笑着，没有丝毫的不耐。“恐怕要让你和妈失望了，我没有打算结婚，如果你们真想抱孙子的话，我会很乐意制造一个的。”他的脑海里顿时浮起了一张亮丽、典雅的脸庞。

“制造！”苏倩尖叫。“范修尧，你当子婕是什么，人家可是个好女孩！”

“子婕！”范修尧全身僵得又直又硬，不喜欢被锁死在一个既定的框框里，“我

并没有说要和她生小孩，老妈紧张什么！”“哥，子婕姊恐怕也不会接受这么时髦的点子。如果你真的坚持不结婚的话，我劝你早点离开子婕姊，不然到最后她也会选择离开你的。”范舒莲虽然也希望她这个优秀的大哥结婚，却不希望他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曹子婕会离开他的这个假设，狠狠的刺伤了范修尧，他实在不想结婚，可是又不想失去她。他到底该怎么办？“修尧，婚姻到底有什么不好？你看，你爸和我，连娃和阿武，荷娃和浩庭，我们这几对不是都很恩爱吗？真搞不懂在这么幸福的家庭出生的孩子，为什么这么惧怕婚姻。”苏倩有感而发。

“我不喜欢被婚姻束缚的感觉。”范修尧不想再解释自己的感觉，他只想一个人好好的静一静。

“修尧，”范楚天在儿子逃开前沉静的喊住他，“真正相爱的人，绝不会因为结婚而觉得绑住对方；相反的，他们会更受对方，给对方更多的包容与自由。”“楚天，你看这孩子能不能想通这个道理？”苏倩实在担心。

“如果他找到一个真心相爱的人，他就会想通了。”范楚天比老婆豁达多了。

“因为他会想和她朝夕相处，不想失去她。”范舒莲也不担心了。“老妈，你别担心了，你没看到大哥出门前脸上凝重的神情吗？”这回，子婕姊抓住大哥的心是指日可待了。

\*\*\*望着她姣好的容颜和徐徐生波的眼眸，范修尧那既迷惘又不安的心不停的翻搅着。

“你有心事吗？”曹子婕停下手边的工作，侧过头瞅着他瞧。从刚才他进到这里以后，她就从他那张酷脸嗅到一些蛛丝马迹，并一直在等他自己告诉她；可是她等了又等，他仍只是望着她发呆。

所以，终究还是得出她开口了。

唔，她从他的眼里看到了不安、迷惑和一些惊恐惧。

恐惧！真教她讶异，范修尧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竟然也会恐惧！

“子婕，你和我在一起会不会觉得很辛苦？”范修尧状似不经心，冷淡的问着。

“会啊！因为你不喜欢把心事告诉我，还要我自己猜，当然辛苦。”她不否认，却又不怎么认真的答着。

“你知道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缓缓的把她揽近身边，他难得温柔的诉情。

“我现在才知道。”曹子婕欣喜的偎向他，柔柔的说着。她早就知道他喜欢她，可是真的听到由他嘴里说出来，那感觉便又不同了。

“以前你曾说过，你是个居家型的女孩子，而我却是典型的浪子，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我是这种人，还要和我在一起？”“因为我在寻找下一个人选时还有空档嘛，所以先拿你来垫档了。”“子婕，我不喜欢这种笑话。”他想到莲娃的话了。她真的打算离隍7d他吗？他不是一向洒脱惯了，为什么这次他会觉得彷如窒息般的难受？“你真的是个居家型的女孩子吗？”“我是。”曹子婕的眼里抹上了一层哀愁，先前的幽默笑语全告不见。

从没有看过这样的曹子婕，他惊恐的紧抓住她，彷彿她就要离他而去。

“你会不会离开我？”“我无法承诺。”她有她的负担。原本是想放任这段感情奔流的，可是她不能，为了南投的双亲，她绝无法这么做。“就像你无法交出你的心是一样的。”“你在威胁我吗？”他又急又气的摇着她，希望能摇

出他想要的答覆。

曹子婕更埋进他的怀里，紧紧、死命的接住他，“修尧，我们目前这样不是顶快乐的吗？我们不要再互相猜忌对方的心了好不好？我喜欢你，绝不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纵使你现在答应要娶我，我也不会答应的。”“为什么？”范修尧的脸急速的冷凝。

“因为我要你快乐，不想你因为父母逼婚而使你自己终生遗憾。”曹子婕祈求的凝视着他，“如果你也有一丝喜欢我，就不要再拘泥在这种无聊的事情里，让我难受了好吗？”他真的不喜欢让她为难，但是他却这么做了。

“我是个别扭的傻子对不对？”范修尧深情的吻着她的秀发，暂时妥协了。

“对。”她的声音里含着明显的笑意。

“如果这个傻子想请一位漂亮、迷人的小姐去吃消夜，不知他会不会成功？”他懂得并且十分珍惜两人之间情人般温存的幽默了。

“恐怕不会。”曹子婕好可惜的轻吻了下他的脸颊道谢，“我要顾电脑，难道你忘了？”“设个程式追踪不行吗？”他不愿轻易打退堂鼓。

“不行！因为对方太狡猾了，这个方法行不通。”她喜欢看他那双似笑非笑的眸子深情的瞅着她。

“那……叫阿德看一下，我必须带你出去走走，不然你会受不了的。”他有些心疼的抚着她光滑的脸庞。

范修尧相当不容易妥协的，不是吗？曹子婕恬适的笑着。

“也带咪咪。”曹子婕的头相当认真的朝桌上缩成一个小圆球的咪咪点着。

“它已经睡了。”范修尧不是不喜欢小动物，只是咪咪似乎不怎么欣赏他，每当他企图亲近它时，它一定张牙舞爪的等着他。

望着他皱眉的测脸，曹子婕好笑的把咪咪挖起来，“偌！这不就醒了。”“好吧！”范修尧不甘心的回答着。

“你一定要多接近咪咪，让它感受到你的真心，它才会喜欢你。”曹子婕哭笑不得的见他和咪咪大眼瞪小眼。“如果你想接近它的主人，就必须先贿赂它。”“有一天，我一定要让你信服的在我肩膀上走动，你等着瞧！”范修尧不服气的向咪咪下了战帖。

只见咪咪懒洋洋的瞥了他一眼后，就窝在曹子婕的手掌上，继续睡它的回笼觉了。

\*\*\*她在追踪她！

红狐淡淡的漾着笑容。曹子婕真够天才，不但见招拆招，甚至数度更改密码，设下陷阱抓她。面对这种旗鼓相当天才型对手，教人怎能不兴奋！她觉得体内久未活动的好战血液，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停！老妈已经下令停止放毒了。采依，你别笑得这么恐怖好不好？”范舒荷心有不安的瞧着好友难得的笑颜。

“真可惜，我才刚喜欢上这个游戏呢。”然b采依不舍的瞪着萤光幕上曹子婕所设计的追踪程式。

没错，她把曹子婕的追踪程式偷拷贝一份过来研究了。

早在前几天舒荷就已经告诉她，曹子婕现在正卯足了劲，全天候的耗在电脑前准备抓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她不但没有任何的惊慌，甚至越来越欣赏这个锲而不舍的陌生女子。

本来她就不太赞成范家这么捉弄一个电脑天才，要不是老大出面要她插手，又要不是为了抓到潜伏在范家的内奸的话，她铁定不会管这档子闲事，即使是舒荷开口哀求她也是一样。

等了好几天都没发现的异状，在今天又出现了。看来“南星”的内奸好像很希望曹子婕快解完毒，从他一直尝试要拷贝范修尧的档案资料来看，这个人的耐性似乎已经快磨光了。

时机看来也该成熟了，她可以藉机收手了。

“没有人会不喜欢子婕姊的。”范舒荷精神奕奕的瞅着她。“如果她真的成为我嫂子会更好。”“婚姻是要靠点缘分的，岂是你们想怎样就怎样的。”她真不愿意见这样一个天才型的女孩就这样沦于魔掌之中。

“你不觉得我和小舞会想到她，便是注定了她和我大哥有缘。”范舒荷非常坚持己见。

“真服了你。”程采依自知辩不过她，只好弃械投降。

“采依，不要这么快就认输啦！你不知道，这几天每个人都对我低声下气、轻声细语的，我实在受不了了。”连一向爱和她抬杠的老奶奶也是如此，这种平淡的生活真是无趣极了。

“要当妈妈的人了，也应该安分点了。”她殷殷的劝道。

“连你也这么说，我的人生无望了。”标准的产前忧郁症！最近她老是动不动就想掉泪，一点也不像以前那个勇敢坚强的范舒荷了。

“别哭丧着脸，你若想找人拌嘴，青狼绝对是最佳人选。”把这种烫手山芋交给青狼是有点对不起他，不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

“你在赶我走！”范舒荷哀凄的指控道。

忙碌于键盘上的双手突然停了，程采依侧过脸，无法置信的看着她。

“舒荷，你……嗯……是不是找错对象撒娇了？”范舒荷闻言，委屈的把嘴一扁，仿佛就要哭出来了。“哪有，人家只是觉得被冷落了嘛！”“被冷落！”这是哪一国的笑话！自从她怀孕了以后，白家上下如临大敌，唯恐伺候不好她，她竟然会觉得……“当然啊！大家都只在意小宝宝，一点都不关心我了。”啊哈，原来她是在和肚子里的小孩争风吃醋啊！

“是吗？我怎么觉得老大的心都放在你身上了。”谁会知道，一个即将当妈妈的人了，还会耍小孩子脾气。

“这倒也是。”浩庭的确是关心她的，她不该冤枉了他。“我一定是发神经了，才会说出这么幼稚的话。”最近她太情绪化了，不知为何就是控制不住心中那股郁闷。

不行！她绝不能再闹小孩子脾气让人看笑话了。范舒荷暗自下了决心。

“采依，我老婆在这儿吗？”白浩庭温文的敲着门。

她还在怀疑已经过了有二十分钟了，老大怎么还没有来找老婆，没想到……“不在！”才发誓不乱发脾气的，这会儿却见范舒荷翻着眼珠子，不高兴的哼着。

“老婆，你好像不怎么高兴。”白浩庭开了门进来，笑吟吟的蹲在范舒荷面前，凝视着她颇为不悦的容颜。

“我要出去玩，我要出去玩啦！”顾不得让程采依看笑话了，反正她决定力争到底。

“只是怀了个小孩，又不是生重病，为什么不准我出去嘛！”“荷，你现在不宜到处乱跑，等你生完这个宝贝以后，我带你出国玩好不好？”可曾见

过哪个帮派老大这般低声下气的？程采依羡慕的看着那恩爱的两人直摇头，老大实在太疼舒荷了，幸好她不是那种恃宠而骄的女人，不然他们这些下属一定会被她给整死。

他总是这么斯文，教她想气也便不上力，本想再继续抗争，怎么这会儿却没力了？范舒荷快快不乐的瞟了老公一眼，满肚子怨气全消了。

“浩庭，对不起啦！”她环着他的脖子撒娇，“人家只是想发泄一下心里的闷气而已，并不是真的无聊啦！都怪你长得这么斯文，说话又总是谦恭有礼，教人想生气都困难。”面对老婆的指控，白浩庭欲辩无词。长相和气度是天生的，他实在没办法改变，只能啼笑皆非兼以百般无奈的搂着她。“如果你页感到无聊，我带你出去兜风好不好？”范舒荷一听，立即高兴的仰起头，望着她亲爱的老公，“现在！好啊！还是浩庭最疼我了。”她快乐至极的倾身在他的脸颊献上个感激的吻。

白浩庭马上投降在她的笑颜里，“当然啊！老公是用来做什么的。”“咳……咳……”程采依不断的乾咳，希望提醒这封过分恩爱的夫妻，现场尚有第三人在。

“好啦！别咳了。浩庭，人家在赶我们走了。”拉起老公的手，范舒荷临走前开心的朝红狐比了个胜利的V字。

那一瞬间，程采依才知道——老大又上当了！

唉！得妻如此，老大只得认栽了……

## 第八章

撑着惺松的睡眼，曹子婕以为自己看错了。

电脑萤光幕上真的有字出现——“好对手！从此西线无战事！”她轻声的呢喃着。

西线无战事！这么说，电脑的另一端真的有人在操控罗！她不解的瞪着萤光幕，一双巧手不知不觉的打上：惭愧！多谢赐招。

显然对方正和这边连线当中，因为萤光幕很快的又出现了一行字，像在回应她的话。

放毒之事，恐非我意，亦不伤情，请勿费心。

非恶意？这句含有玄机的话让曹子婕斟酌了一会儿。这么说……事关范家机密？她试探的打出心里埋藏已久的疑问。

这阵子范家出现财务危机的谣言频传，是否可能……聪明！对方很肯定的敲上这两个字。

病毒只是幌子？心里的怀疑浮出怡面。

还是“聪明”这两个字。对方惜字如金，也算谨慎。

可愿透露？曹子婕不想也不愿相信，自己忙了将近一个月不眠不休的结果，得到的回答竟可能只是个玩笑而已。

对方沉默了好久，才慢慢的打上：间谍！

猛然看到这两个字，曹子婕着实吓了一跳。她早就知道有些人为了钱甘愿沦为商业间谍，但是她却不知道自已无意间被拖下水了。

虽然不认识对方，曹子婕却莫名的觉得可以信任他。一旦相信对方，

她心里的火花便开始冒出头了。

范修尧知道？一字字敲得铿锵有力，恐怕她的心里早有定论。

如果我不是敌人，你认为他知道吗？这回对方很爽快的反问道。

所以，他知道！

曹子婕的怒火已经延烧到眼睛了。该死的混蛋，竟然虚情假意和她轮流看管电脑！

难怪他对网路线被破坏的事表现得那么镇定！难怪他很少过问她病毒的事！

这该死的人根本从头到尾都在骗她！她早该知道这是他接近女孩一贯的伎俩，为什么还会上当！？噙着泪水，曹子婕心痛的望着萤光幕发呆，只觉得被背叛了。

你没事吧？泪水模糊了曹子婕的视线，她只能隐约看到有字出现，却看不清对方的关心。

曹子婕，你还在吗？讯号又传来。

轻轻抹开爬了满脸的泪水，曹子婕才清楚的看到对方的关怀。

没事，只是有些震惊而已。对方竟连她的名字都知道，不是很讽刺吗？注意你身旁的人，也别告诉任何人今天的事，可以吗？当然！我会继续假装被蒙在鼓里的呆样子。她讽刺的敲着字。

你不呆，你早就发现有鬼，所以才会故意把你的追踪程式让我拷贝，以便抓到我，不是吗？他发现了！真厉害。曹子婕破涕为笑。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程采依。对方没有犹豫的秀出她的名字。

女的！曹子婕错愕的看著名字，按着轻轻笑了出声。

从此西线无战事？如果程采依懂她的意思的话……望着曹子婕重复的字眼，程采依绽出个神秘的笑容，缓缓的打下她的回答人生乐在相知心！

所以，程采依决定当她是朋友了。

相谈甚欢的两人，直到天明前才决定结束这番特别的“英雄交谈”，并约定了下次会谈的日期。

曹子婕知道对方不愿再多说了。事实上，程采依的阵前倒戈已经让她相当讶异了，又何必苛求太多？反正答案很快就会出现。

等她配合采依的计画，先把即将入瓮的鳌抓到了以后，再来解决范修尧不迟！

整顿好紊乱、气愤未休的心情，曹子婕换上一如平常的温柔笑脸走向隔壁。

自从她和他的关系趋向稳定后，范修尧突然“大方”的每晚留下来陪她聊天、解毒。原以为他这些体贴的行为，缘于他对她的感情已跨越了他为自己所设下的门槛，她还正暗自高兴时，没想到程采依突来的一番话，很快就将她的美梦给打碎了。

事实上，他之所以留下来，不是为了监督她，就是怕有人会对她不利。依云天企业这风波不断的非常时期而言，实在经不起任何命案或官司发生。

“修尧。”曹子婕走向沙发，轻轻的唤着躺在沙发上睡得正沉的男子。

“天亮了吗？”范修尧睁不开眼睛，只是不耐烦的抓着头发低声呢喃着。

“修尧。”曹子婕好笑的伸出手，拍着他睡意犹浓的脸。

范修尧反射性的抓住她的手，用力的把她拖到他身上搂着，“什么事？”低沉、沙哑的嗓音里，有丝被吵醒的愠怒。

“我想回家休息了。”她把螭首轻轻的倚在他的身上，心里直叹道：这种情人般的感觉真好。

只可惜一切都是幻象！

“回家？”范修尧终于不情不愿的睁开眼睛了。“你不舒服吗？”他把手覆在她的额头上探测温度，有点担心的检视她的容颜。

“不是，我哪有这么脆弱，一天到晚生病。”他真的关心她吗？她暗自冷笑。

“不然你为什么急着在这时候回家？”瞄了眼墙上的钱，现在已是清晨五点钟了！

“一个礼拜没回去，也该回去看看了。”说着，眼皮不自觉的沉了下来，她怎么觉得好累、好想睡？范修尧搂着她半起身靠在椅背上，当他看到她那副快睡着的模样后，不觉好笑的搂紧她，“病毒呢？不管了吗？”“控制中。”抬起蒙胧的美目，曹子婕似笑非笑的瞅着他，“你知道吗？我喜欢现在这种感觉。”“相信我，我也是。”抵着她的秀发，他温柔的叹息。

“真的？”她仰起小脸，不怎么正经的问道。

“真的。”范修尧竟然非常认真的保证着。天啊！他越来越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她在潜移默化中给变了性子。

又在自我厌恶了。曹子婕的双眸虽然累得快合上了，却仍可看出他眼中明显的自憎。表白自己的心意真这么困难吗？她实在不明白。

“修尧，这礼拜六我要回家一趟，你……要不要一起去？”尽管明明知道他会给自己什么答案，但基于礼貌和他们这份特殊的感情，她还是不死心的问了。

这会儿他的睡意全没了，一颗心正因她的邀请而急剧的跳动着。去见她的父母，不正代表了某种事情的发生吗？再来是不是就要挑日子准备下聘了？……不！他绝不让自己落入绝境之中。

“不！”拒绝得可真够彻底了。当范修尧意识到怀中人儿因他过分无情的拒绝而僵直着背脊时，他立刻后悔自己答得太快了。“我是说……这礼拜……呃……我已经有约了。”多么拙劣的谎言！那股好不容易压制住的怒气又涌上心头，曹子婕几乎要发怒了，可是一想到两人之前的协议和未来即将登场的好戏，她只得将怒气往肚子里吞。

“既然你已经有约，我也不好勉强你了。”含着些许不易察觉的怒气，她尽量平淡的说。

为什么他会觉得对不起她？而且还必须战战兢兢的屏住气等待她的回答，难道他对曹子婕的感情已经超越他所能控制的情况了？等了半天见他没回答，她没好气的望向他，原以为他会随便搪塞她几句，结果她却发现范修尧拧着脸，一副似乎很为难的样子。

“好啦，这次没空可以下次再去啊！何必一副担心受怕的样子，我又不会吃了你。”她到底是不忍心，谁要父母生给她一副软心肠。

“你不会生气吧！”明明是一句关心的话，他就有办法让它变得像句命令。

“如果我是呢？”摔开他的拥抱，曹子婕踱离他身边，走近桌子漫不经心的收拾东西。

“子婕……”范修尧跟着走下沙发，好生为难的唤着。

“骗你的啦！”重新整理好心里的难过后，她转过身朝他扮个鬼脸。

“我……”“算了！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你真的不必耿耿于怀。”她

的确很介意，却要强装无所谓，心里真难受。“从明天起，你不必再陪我熬通宵了。”“为什么？”他紧张的以为自己被三振了。

“不为什么，只是病毒已经解得差不多，我可以恢复正常上班了。”她说谎，不过并不觉得内疚，因为面前的人说谎段数显然比她高杆。

“解得差不多了！”范修尧驾讶了，他并没有……“是呀！不用一个礼拜，你的资料就会完好无缺的呈现出来了。”她冷笑。

若不是范修尧还在思索这怪异现象而兀自发愣，一定不难发现她含着嘲讽的笑意。

“——……一个礼拜？”“修尧，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不希望我这么早完成？”她微微挑高柳眉。

“怎么会！”该死，的确太快了，“南星”还没买下那块土地。他在心里嘀咕。

“刚刚我还以为你怀疑我的办事能力呢！”“你是电脑天才，我怎敢心存怀疑。”有多久没冒过冷汗了，他怎么觉得全身发热？“走吧！我好累。”勾起他的手，她半推半拉的强迫他住嘴。“事实上，我发现你电脑里面的病毒好像与众不同，甚至可以算得上诡异。”局促不安？很好，她就是要让他受点罪。

“你发现了什么！？”他的语气变得相当严厉。

“等我查到再告诉你。”她一语双关的丢下她的挑战。

“我不喜欢被隐瞒的感觉。”濒临爆发的边缘，他的眼睛透露出凶光。

“我也是。”曹子婕使出一记漂亮的亲吻，堵住他欲追究的嘴唇，轻松的达到目的。

\*\*\* 曹书哲发现女儿身上所散发出的特别光彩了。

她恋爱了吗？“爸！”曹子婕投入老父的怀抱，快乐得像个纯真的小女孩。

“舍得回来了。”慈祥的声音里，写满了曹书哲对女儿的疼爱与关心。

“对不起，最近工作忙了些。”呼吸着山上新鲜、沁凉的空气，曹子婕爱极了这片青翠如绿宝石的茶园。“妈呢？”“早上接到你的电话，就赶紧下山去采买你爱吃的菜了。”依旧是这么温文儒雅的声音。曹子婕不得不承认，她爸爸实在年轻得不像有个这么大的女儿的人。

幸好，她妈妈也是永远的年轻。

“后山不就种有各式各样的菜了吗？妈又何必舍近求远。”依偎着父亲坐在长椅上，曹子婕不解的摇着头。

“女儿难得回来一趟，她想让女儿吃好一点。”“妈又不是不知道我一向不挑嘴的。”嗯！茶园里飘散出好香的味道，和着一股乾净的凉风，舒服得几乎让她昏昏欲睡。

“恋爱了吗？”冷不防地，曹书哲的语调彷如谈论天气般的稀松平常。

曹子婕仅是讶异的微挑高了眉，表示了对他单刀直入的问法有些许意见。

“爸的感觉比普通人敏锐。”她淡淡的笑着，算是回答了他的问题。

“为何不带回来让我们瞧瞧？”虽然在这个世界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却仍无法丢开旧礼教给予他的束缚。

典型的父亲！曹子婕为他不知不觉流露出的威严朗声轻笑，“爸！这里又不是古代，难不成你担心你的女儿会被吃了不成？”“毕竟是生长于宋朝，

我还真不能适应二十世纪女性的开放和自主。”女儿的嘲笑让他感慨良多。

是呀！虽已过了将近二十几年，她仍偶尔会对自己所拥有的特殊身分而感到惶恐。只因她的父亲曹书哲原生于宋朝，在命运的作弄下，错入时空来到今日世界，与她母亲方丽容相识，进而相爱、结为夫妻。

曹子婕温柔的看着父亲，痛苦的忆及唯一的妹妹子彤，便是代父投入历史的洪流里的。

泪水蓄满了眼眶，她偎紧了父亲，伤心的望着穹苍，声音空幽而痛楚，“爸，你想子彤在宋代快乐吗？有人爱她、疼她吗？她会不会想念我们？”“会的，你爷爷绝对会疼爱子彤的，没有人会不爱她的，不是吗？”多少年来午夜梦醒，所担心的不就是小女儿的安危吗？曹书哲虽然这样安慰大女儿，心里却没有太大的把握，也没法子安慰得了自己的心。

“对不起，我实在不该提起这件事的。”她不想哭，真的不想哭，可是眼泪却扑簌簌的直滴落。

“爸了解。不谈了好吗？你妈快回来了。”如果他没有来到这里，便不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了。子彤是他心里的一块肉啊！

曹子婕羞愧的抹去泪水。“绝不能让妈看到我这副德行，不然她又要伤心好些天了。”当初夹在中间最难抉择的便是她母亲了。子彤消失的最初几年，曹子婕常会不经意的看到躲在角落饮泣的母亲，她是那么的伤心、不舍，可是丈夫与女儿又不能兼得，此情此心何以堪？“告诉我，是哪个人那么幸运，得到我大女儿的心？”曹书哲逗着女儿，企图冲淡悲伤的感觉。

“是范宋大少，范修尧。”含着泪水，曹子婕略带羞涩的说着。

“范氏企业？”太有名了，这岛上大概少有人不知道这家子了。

“嗯！”她轻点头，略微紧张的等待父亲的反应。

她在紧张！曹书哲真的惊讶了。

“你怕我不喜欢他？”这是问句也是戏谑。“这么在乎他吗？”“我爱他！”曹子婕十分肯定的吐出心声。虽然范修尧是个超级大骗子，自始至终都未曾表现出他的真心，也伤透了她的心，她却怎么样也无法舍去对他的爱。

“他的名声似乎不太好。”只要女儿决定的伴侣，他决不加以干涉；只是必要时，他会提出做父亲的看法。

“修尧很花，”用“不太好”这字眼形容他的采花史，也未免太含蓄了吧！

“可是他会改变的。”“为了你而改变吗？”女儿的自信让他感兴趣。

“也许是我，也或许是别人，我对我们的未来没有把握。”在父母的面前，曹子婕一向不需要也不会隐藏自己的感觉。

“需要我的建议吗？”曹书哲望着那双和自己相似的眼睛，从其中找到了答案。“你知道我对婚姻的看法，爸是个传统的人，自然不喜欢现代这种速食的婚姻，或不切实际的爱情观。”“爸希望我放弃这段感情是吗？”她好痛苦、好难受。明知道父亲会给她这种回答，她的心却还是痛得无法忍受。

“如果你和他没办法结合的话，我使得这么希望了。”与其女儿他日后悔，不如现在就快刀斩乱麻，以免势不断、理还乱。“我毕竟是从旧社会里走出来的人，希望你能了解为父的苦心。”多么熟悉的一段话。这不就是那日她对修尧说的话吗？她的心里明明早就知道这段感情无法成真，为什么还要继续挣扎？她不想，还不想和他分手的。

“我好难过。”曹子婕轻轻的摩擦着手臂，她甚至觉得冷。

曹书哲紧紧的搂着女儿，想抚慰她，却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一切都必须她自己想得开才有用。

\*\*\*“查到了吗？”冷淡的瞥着刚踏进门的弟弟，范修尧劈头就给了他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问话。

“老大，你在跟我说话吗？”范修伦兴味盎然的跌坐在他身旁，跷高二郎腿。

这种美好的星期假日，范家的黄金新贵竟然待在家里看录影带，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如果恋爱会让人变成这样的话，他——范修伦宁可单身一辈子。

“废话！客厅里难道还有其他人吗？”同样是跷着腿，范修尧的体态却比弟弟优雅、高贵，他轻松、状似不经心的观赏着影片，但那片子可不是普通的录影带，而是收录着目前正处于起步中的海外百货公司的营业状况。

建筑业是“云天集团”的根基，然而自从范家二少逐渐插手家族企业以后，早已深谙分散风险的必要，企业的多元化已成了时代的趋势。几年开拓市场下来，建筑业已不再是范家的唯一，而是经营的项目之一了。

“人潮好像满多的，尤其是美食广场。”范修伦比着影片中的一幕，兴奋的发出赞叹声，“看来我们的连锁美食名街计画可行了。”“修伦，我问你的话，你还没回答。”范修尧眼睛虽然专注的观察影片，心却早已飞到南投去了。

“查了！查了！有了我们刻意的牺牲，高文星真的开始对桃园那块没有用的土地产生兴趣了。”舔着上唇瓣，他那玩乐不恭的眼神渐渐转变成好战的亢奋，“我想他最近会有所行动，毕竟那块土地的面积太辽阔了，所投资的金额也太大，所以他一定会让埋伏在我们公司那位先生尽快行动的。”范修尧收回云游的心，也淡淡的笑了。“那块土地下星期五开标，这之前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得知我们的投标金额。”为了捉住高文星这个猥琐的小人，他刻意安排在几件土地投资案上失策，让“南星”捡了便宜，甚至特意把几块土地卖给浩庭，然后慢慢的释去高文星的警戒，而最近他更频频的对桃园一块荒芜的林地摆出高度兴趣，准备引他入谷。

“饵已经摆在陷阱里了，现在就等他自己跳进去。”“好，告诉‘成王’，请他们按约暗中履行交货的义务，那些停工待料的工地先一个一个复工，从最远的乡镇开始。”范修尧冷静的下了手谕，“另外，发布新闻，就说我们向银行联贷了一笔庞大的资金，以投资桃园那块土地。”“无中生有？”范修伦兴奋的看着他。

“不要太明目张胆，最好假装是意外。”这次高文星如果被送去坐牢，也要损失一大笔危及“南星企业”的金额。目前两边的陷阱都设好了，如果这回真不幸没抓到内贼，至少也要让高文星了解，惹上范氏的后果是多么可怕。当然啦，最好是来个双杀！

“放心，我办事安啦！”范修伦拍着胸脯保证。

“浩庭那边是你授意要他停止放毒的吗？”虽然这个时机抓得恰到好处，但是范修尧仍然觉得事有蹊跷。

“停止放毒？”范修伦假装莫名其妙的看着他。唉！他早就知道老妈下令要浩庭适可而止，只是没想到浩庭以老婆为重，就真的收手了。“前天转子婕告诉我病毒已经快处理好时，我还以为是你的主意呢！”老天原谅他说谎，即使是死也要让他得以善终。

只有修伦、他及浩庭那边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既然他们两个都没

有授意，那么唯一有可能的就是——浩庭那边出问题了。

“老大，有什么不对劲吗？”“你去办你该办的事就行了，其余的我会解决。”范修尧无所谓的盯着片子。

不知道该不该告诉老大，老妈和荷娃也叫浩庭放毒的事？谁知道同一时间，大家对放毒都这么有兴趣；更教人难过的是，他竟然沦为中间人，这种墙头草的行为，真是非人的折磨。

“这是今天的磁片。”范修伦叹口气，把机密文件交给他。“我敢说谁也想不到，你那套网路系统非但没有受损，而且还好端端的在家里书房正常运作。”“如果没有使出这种非常手段，我们公司早就玩完了。”范修尧不在意的说着，根本没有悔改之心。

“对啊！当初要不是你自己放毒，又将备用的磁片掉包并弄湿，也不会有这场病毒风暴。真亏你能在公司演得那么逼真，还把维修部的老经理吓得屁滚尿流。不过，这出戏换来曹子婕为范氏卖命，也算值得，你说对吗？”说来说去，这条催婚的导火线还是源自于戏中的男主角呢！

“我们是顶有缘的。”这整出闹剧中最大的收获，大概就是认识了曹子婕吧！他温柔的笑着。

看到老大不自觉流露出的深情，范修伦嘲讽的讥笑道：“不知道当曹小姐发现事实的真相后，还会不会对你一往情深。”“一往情深？”他喜欢听到这句话。

调侃的撞了撞范修尧的手，范修伦十足暧昧的笑着，“老大，你们交往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准备请我们喝喜酒了？”显然老大已经能够接受女人为他付出的感情了。

“喜酒？”他对和婚姻相关的这几个字可是相当敏感的。“别开玩笑了。”“我看你顶在意曹子婕的嘛！”老妈子的懿旨，他岂敢或忘？总得偶尔关心一下催婚进展，省得老妈拿他贻刀。

以往这种探勘的工作是由他和小舞分摊的，谁知小舞会莫名其妙的被召回加拿大，害他在约会之余还得接替小舞的工作，简直忙得不可开交。

“我在意每一个和我交往的女人。”范修尧神色自若的盯着电视瞧，不喜欢被别人猜中心事。

“是吗？照你这么说，我以前怎么从没见你为哪个女人买过食物，陪她们聊天胜于上床；更不可理解的是，你竟然委屈自己去接近那只小肥鼠，甚至……把它带回家！”吞了好几次口水，眨了好几下眼睛，范修伦总算确定自己看到那只老鼠了。

咪咪正不服气的站在他老大的口袋里朝他抗议呢！敢情它是觉得自己太侮辱它了，竟说它“肥”！“你吵醒咪咪了。”范修尧把睡醒的老鼠抓了出来。为了更接近曹子婕，他特别要她把咪咪留下来，好让他和他培养感情，直到她回来。

他敢保证，当他向她提出这个要求时，曹子婕的眼里绝对隐含着笑意，而且竭尽心力的忍着，就差没当着它的面爆笑出来而已。

“该死的，你怎么把这只老鼠带回来了。”早在看到咪咪时，范修伦就一步步的往楼梯退后。

“你怕老鼠！”不可思议的看着他逃避的动作，范修尧乐坏了。

“不……怕。”范修伦尽了力让牙齿的颤动停住，可是没用，因为它们很自然的又颤动了起来。其实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鼠一族，他们可是他

的天敌哪！

所以说，范家男人共通的毛病不仅是花心，最新又添加了一项链嘴硬。

“既然不怕，我想你应该不反对我让咪咪下到地板上运动吧！”状似无心，其实范修尧抿着嘴快笑出来了。

“别……”一溜烟的往楼上窜，唇白齿寒的范修伦差点没休克了。

“天啊！”范修尧见状，忍不住夸张的捧腹大笑，“没……没想到纵横商场，所向披靡的范家二少，竟然怕一只小老鼠！”“我不是怕！”明明已抖得像秋风中残留枝头的枯叶了，范修伦仍不肯松口，“我只是不愿和那只小头锐面的家伙有所牵连。”咪咪的风度挺好、修养也挺够的，根本不理睬楼上人的不屑，迳自摩拳擦掌的洗着澡，不愿和他计较。

“咪咪，人家说你小头锐面喔。”倒是范修尧啧啧有声的替他抱不平了。

难得这几天咪咪没咬他，这是不是表示他们的感情已经更上层楼了呢？

“老大，请问一下，你什么时候变成这只老鼠的保母了？”隔着栏杆往下望，这种可远观而不会被骚扰的距离，让范修伦觉得总算有些安全感。

“反正这几天你会和它同处在一个屋檐下就没错了。”让修伦的心悬在半空中也好，省得他有事没事拿子婕和自己的事开玩笑。

和老鼠共处一室？这种不可思议的画面，当下令范修伦头皮一阵发麻，他决定这几天要搬到外面去避难！

\*\*\*病毒比她预定的时间提早清除完毕，曹子婕发呆的望着空白的萤光幕，正在思索下一步该怎么走。

“子婕，你没事吧！”范修尧为了引起她的注意，特意在她眼前挥了挥手。

才两天不见，他真的有点想念她。纵然他们在一起时，斗气比恩爱的时间多，他却仍不受控制的想念起她那不愠不火的讥笑和幽默。

“没事。”她拿着滑鼠磨来磨去，心情差到了极点。因为真相大白的日子逐渐逼近了，也代表着她和他对质的时间越来越接近。

“是不是有解不了的病毒？”这种垂头丧气的样子实在不像她。

“没有。”只要他不再插手，就不会有。“去忙你的事吧！最近你们不是有点小麻烦吗？”原来她在替他担心！范修尧温柔的搂住她安慰道：“这些事交给我来烦恼就行了，你不用担心。”昨晚浩庭告诉他，红狐之所以没有继续放毒，是因为她已经发现异状了，所以那个吃里扒外的家伙最近一定会再行动，而他必须设法撤离曹子婕，以免她发生意外。“系统是不是完全恢复了？”“还没。”她也很想抓到那个间谍。

“你要不要休息几天再继续工作？”“请别劝我半途而废，这可不是曹家人所会做的事。”听他口气这么急促，难道他们已经要行动了？“好，我不破坏你们曹家人的形象，总行了吧！”紧紧的环抱着她，范修尧担忧的表情根本配不上轻松的口气。

“修尧，维修部的网路线已经接好了，我想搬回去那边工作。”事实上，如果她继续在他附近工作，根本无法和采依取得联系。

更何况，为了保住范家的机密文件，她早就和采依取得共识，由采依配合范修尧制造个假档案诱贼上钩，然后她再把总经理室的两台电脑和财务部那台电脑的资料锁定，把那间谍的注意力引到她在维修部的工作间。

她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竟然会为了钱做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

“搬回去！？”他推开她。

“只是在楼下，你干嘛一副我要离开你十万八千里的样子。”不知道他这

种不舍到底是装出来的，还是发自内心？处在一堆谎言中，她已经不知道到底该如何辨别真假了。

“也……也好。”艰困的吞下喉头几欲呼出的反对，范修尧若无其事的转回身，看着桌上待批的文件，在心中拚命的告诫自己，不可以让她变得太重要。

见他没有异议，曹子婕才低下身子寻找着四处游荡的咪咪，准备即刻搬家。

范修尧把她的动作看在眼里，不悦的拉着她的手，“咪咪……先留在我这，中午的时候上来……和我一起用餐。”曹子婕微感讶异的望着他不自在的脸，面对范修尧这种生硬的邀请，她不知道该高兴或是烦恼。

“不太好吧，公司的人会说话的。”曹子婕头一次拒绝他。

范修尧的自尊心严重受创！他难得一次表示自己的感情，竟然被泼了冷水！

“你现在才担心这个，不嫌太迟了吗？”他讥诮的哼着。

“我是怕你打破你那条“不与下属恋爱”的坚定原则，才会有这层顾虑的。”找到咪咪了，她把咪咪抓放在肩上，回过头没好气的安抚他，“以前我们在同一楼工作，大家尚不敢猖狂到胡乱猜测的地步；如果我光明正大的上来和你用餐，不等于向全公司公告我们之间真有个什么了吗？”所以说，是怕把自己逼进死胡同的罗！范修尧懊恼的瞅着她，不知如何反驳她振振有词的理由。

“我……我……”“反正我们也没有热恋到非对方不可的地步，这些天就当放你假好了，等我把你的网路调整好，离开云天后，再来思索一下我们的未来。”“什么意思？”他抓住她。

面对范修尧，曹子婕好生无奈的挤出笑容，“你不觉得我们之间始终停留在斗气的阶段，实在很无聊吗？”而且我也不喜欢被蒙在鼓里的感觉。她暗忖。

“你这么认为？”范修尧的脸好臭。

“是这么认为。”这种说法实在有些欠缺公平，她可以感觉到他对自己的态度已经逐渐改变，甚至也懂得体贴了。

原本她并不在意范修尧是否会为她改变，因为她爱的便是这样别扭的他，可是自从她知道范修尧欺骗她以后，就不敢再天真的以为她终究会成为他的唯一，更别说是爱她了……更何况，父亲也不赞成她高攀范家，不是吗？她在疏离他！范修尧惊恐的发现她无意中散发出来的冷漠。

“该死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咆哮。范修尧不懂，为什么明明两人的感情已趋稳定的时候，她才刻意的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没事，只是不想坏了你的名声而已。”她淡淡的推开他。“你为了我这么久没约会，我很感动，也很过意不去。”“我不会为了谁而改变我自己的。”他警告着，不想提出永恒。

“所以罗，我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我们的未来。”曹子婕佯装轻快的走到门边，犹疑的站着，挣扎了好一会儿，才回过头，眼带哀伤的望着他，“也许……我并不是个洒脱的人，你也真的不需要婚姻，所以……我们或者只适合当朋友。”没想到她这么快就和他摊牌了。

她的意思是，要和他分手！？她这番话宛如青天霹雳，今范修尧觉得痛彻心扉……“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事让你下了这个决定？”他的声音好冷、

好冷。

曹子婕吃驾的望着他冷若冰霜的脸孔，以往他生气只会大吼大叫，她从没见过这样的范修尧，而她发现自己怕见到这样的他。

“我的双亲。我的决定全是为了他们，他们失去一个女儿已经够可怜了。”她欠他一个解释。

“那与我何干！？”声音还是冰冷刺骨。

“你不懂吗？”这也难怪，他一向很少去关心别人的。“我的父母只有两个女儿，所以我不想让自己的事成为他们的负担，懂了吧！”他永远不会了解子彤的事，她也毋需多说，反正他们缘尽情已了。

“原来是爸爸的乖乖女……哈哈！凭我范修尧根本不愁没女人，也不在乎有没有你！”范修尧掩饰心痛的哈哈大笑，苦涩的笑声里尽是寒冷。

曹子婕只是温柔的凝视他好一会儿，才轻轻的关上将永远隔在两人之间的门。

该死的！她竟然就真的这么走掉了。范修尧阴森的瞪着门，不敢相信她真的离开了！换成别的女人，早就轻声细语的过来安抚他了。

所以说，她不在乎他，曹子婕根本不在乎有没有他！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花心一辈子，纵横情场，最后竟然会被女人甩了？而且还是头一次让他动心的女人！

## 第九章

那诡异的影子长长的曳在地上，形成了阴森森的倒影。

在这夜半时分，有条人影鬼鬼祟祟的闪进了云天大楼。

曹子婕躲在角落里，她已经等了两天，也该是时候了。离开云天前，她希望能为范修尧做些什么，即使他们的关系已告破裂，她仍是爱着他的。

有人进了维修部门了，虽然脚步声很轻巧，但是她仍能轻易的判断出来人绝对是个男的！他竟敢光明正大的开电灯，可见这人一定是维修部的人。

曹子婕慢慢的、不出声的移出角落，不敢相信的望着坐在电脑前的人，这个背影明明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痛苦的责问正忙着插入磁片的人。

“曹子婕？”阿德转过身，脸上很快的闪过一丝惊慌，随即讶异的喊道“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回去？”“告诉我，为什么要剽窃范家的机密？”她不会轻易上当。难怪他会对她那么好，有事没事便上楼看她，原来他是别有目的。

她真是太傻了，为什么没想到是他？“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他好笑、神色自若的转身拿出磁片。

“你自己心里明白。”曹子婕冷冷的交叠手臂看着他，“修尧他们曾得罪你吗？”再次转过身时，阿德的手上多了一把刀子，脸色也变狰狞了。“我不想伤害你，可是你逼得我无路可退。”“这层楼有人值班，你别做无谓的挣扎了。”她冷静的劝着他。

“值班的人就在这里。”阿德那年轻热情的脸不复见，眼前的他只是个一

心一意想拿走范家资料的商业间谍。

“你又和人调班了？”她实在太大意了，一定是被“分手”的后遗症——注意力不集中，神情始终恍惚——给影响的。

“曹子婕，如果你愿意保守秘密，我会很高兴将我的赏金分你一半。”阿德使出利诱一招。

“谢谢你的好意，目前我不太缺钱用。”曹子婕礼貌的婉拒，甚至鄙夷的笑得好难看。

“考虑一下吧。我……很欣赏你。”阿德竟然选在这时候表白，他的时间和地点挑得可真是恰当！

“谢谢！”她皮笑肉不笑的嘲讽，“能被一个高杆的商业间谍欣赏，我实在受宠若惊。”“这么说你是愿意和我同进退了？”有她加入便是如虎添翼了！阿德显然是搞不清状况。

“不！”曹子婕眼神倏地变冷，“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气，请你把手上的磁片给我，不要自误前途。”“曹子婕，你最好再考虑一下，不要逼我伤害你。”既然已经被她发现了，他就不可能放过她，若有必要，他甚至必须杀了她。

“可惜你还这么年轻，我实在不想见你在牢中埋葬了你的大半生。”她伤感的轻语。

“你还是想不通，”阿德眼露凶光，可惜的摇着头，“那么我只好对不起你了。”持着刀，阿德一步步的进逼曹子婕。她有恃无恐的等着他，无视于那把刀的存在，直到刀子已经快触到她的人了，她才叹口气的亮出早已准备好的西洋剑，轻巧、俐落的挑开阿德手中的刀子。

“知道我为什么一再劝你而不躲你了吧！”她轻叹着气，一手持剑，轻松的以没有护套的剑尖抵住阿德的脖子。“别乱动，可别小看了这把细剑，如果我愿意，便可以在十分钟以内杀了你。”惊惶失色的阿德在见识过她俐落的身手后，哪还敢乱动？“你……想怎么样？”“只想出幕后的指使者而已。”“幕后……指使者？”他瞄着细细的剑身，差点没头昏眼花。

“是谁让你这么拚命？”曹子婕的注意力全放在阿德和呼之欲出的罪魁祸首身上，而忽略了对四周的警戒，因此当她发现阿德驾慌的眼神转变成兴奋的诡异时，已经来不及了。

“曹小姐，请放下你手中的剑。”低沉的声音和着刀子抵住曹子婕的背，她又被制住了。

九局下半，情势演出大逆转！曹子婕虽然有勇，可也不是个笨蛋。她识相的丢开手中的剑，认出那熟悉的嗓音，最痛心的是云天竟然一连出了两个内贼！

“为什么？”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自从进了云天，发现这么多的阴谋以后，她开始对这个世界的真理感到存疑。

“为了钱，一切都是为了钱。”“阿德和你是什么关系？陈经理。”曹子婕冷静的转过身，反正她已无退路了，又何必在乎他们会不会杀了她？当那张阴狠的脸映入她眼眸时，她实在不敢也不愿相信——钱竟然会这么重要！

“既然被你发现了，我只有据实以告，做为临别赠礼好了。”可惜，他着实喜欢这个冷静、聪明的女郎，只怪她太聪明，也太多事了。“阿德是我儿子。”儿子！所以这解释了一切！真个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么，你们替谁卖命？”“高文星。”陈经理贪婪、阴险的老脸上隐约合着杀气。

“‘南星’的老板？”她听过这个人，也知道修尧最近的麻烦和他有关，

只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卑鄙。

“你知道的不少嘛！”陈经理朝儿子去了个眼神，暗示他继续未完成的工作。

“修尧待你们不薄，为什么要这么待他？”“修尧！叫得其亲热。”老人家仰头哈哈大笑，“我倒忘了，最近你和他打得正热。”“你还没回答我的话。”死也要让她死得明白些。

“我刚才就说过了，钱哪！一切都是为了钱，还能为什么？”有胆量！从头到尾没听她求饶过，老人家欣赏她那无畏的胆识。

“好了！”阿德拿起磁片在他们面前展示，“走吧！”“曹小姐，麻烦你和我们一起去。”“要怎么处置她？”为了保险起见，正忙着捆绑曹子婕的阿德询问他老爸。

“死人才不会多嘴！”两人押着曹子婕小心翼翼的走出维修部，往电梯走去。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突然有把枪从里面伸了出来，准确的抵住陈经理的额头。

“我喜欢‘死人不会多嘴’这句话。”小舞从电梯里探出身，笑吟吟的朝曹子婕眨着眼睛。“嗨！学姊，你这样子好驴喔！”她取笑被捆得像颗肉粽的曹子婕。

小舞！！她没回加拿大？而且手里还拿着……枪！

曹子婕瞪大了双眼，没有惊喜，没有快乐，只有一种上当的感觉。今晚的一切只能用“高潮迭起”来形容，而且绝对会跌破观众的眼镜。她无声的呻吟着……这世界到底还有什么真实的！？“小姑娘，不要随便拿出玩具枪来吓唬人。”曹还是老的辣，陈经理明明已经吓得浑身发抖，竟然还妄想推开小舞手上的枪。

“嘘，别动！千万别动，我可不想拿你的脑袋瓜来喂我的子弹。”阙舞雨贼兮兮、嗜血般的把枪移到老人家的嘴巴，堵住他多余的话。“懊……不不不，想都别想！”从眼角的余光，她看到阿德想抓住曹子婕来逼她就范，立刻眼明手快的弹出手中的小钢珠，正中阿德握刀之手，痛得他手松刀落，继而龇牙咧嘴的跪地求饶。

“啧啧啧，没想到小舞的‘弹指神功’依旧了得。”听说这玩意是小舞从小玩到大的密技。

“是啊！多亏我爸爱打小钢珠，才能造就今日的我。”小舞得意洋洋的笑着，转头看到蠢蠢欲动的老人，瞬间笑意全失，“我都说叫你别动了，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我赞成！”曹子婕也冷冷的看着那执迷不悟的人。

“你……”阿德跪在地上惊呼。

抢过老人紧握的刀子，阙舞雨轻巧的挑开曹子婕身上的束缚后，淡淡的朝阿德威胁着，“你少废话，等我收拾完老的以后，你这个小的就该死了！别以为我有学姊那么好的耐性，劝你们放下屠刀、浪子回头，本人一向崇尚‘以暴制暴’。”阿德被她冷冷的话意吓得当场白了脸，呼吸急促的加快。

“以暴制暴”！这不是阙尚火的座右铭吗？曹子婕忍不住笑了出来。

“学姊，别笑了，快帮忙把他们捆起来，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要完成二哥交付的任务，又不能辜负娃娃的期待，小舞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了……\* \* \*范修尧被人从床上挖起时，已醉得分不清东南西北，尽管旁边范修伦驾慌失措、猛烈的摇着他，还是无法让他完全清醒。

最后，逼得范修伦冒着生命的危险，捧着一盆加了冰块的冷水朝他兜

头淋下，他终于不得不清醒了。

“他妈的！你干什么！”范修尧倏然被“冻”醒，怒火直窜脑门，连他最鄙视的粗话都冲出口了。

“老……老大……”明知道他会勃然大怒，范修伦还是被他吓得直打哆嗦。

范楚天和苏倩听到儿子的吼声，也紧张的冲进房间。

“修尧，你怎么全身湿答答的？”苏倩不明所以的看着他。

“我也正在怀疑，不过，我想修伦会给我个满意的答覆。”范修尧眯起阴沉沉的双眼，恐吓的瞪着他，摆明了如果他不给自己一个“好答案”，他就死定了。

“曹子婕被押走了！”不敢迟疑的，范修伦一口气说完。

“你说什么？！”又是一记怒吼，只不过这次的吼声中多了点惊慌。“再说一次！”范修尧提着他的领子咆哮。

“修伦，到底是怎么回事？”范楚天也听得心惊胆跳。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子婕告诉我，她要留下来修改一些程式，叫我留在公司陪她。”他完全依照小舞的脚本走。“在两点左右，我回我的办公室处理一些档案，谁知道等我回去找她时，她已经不在了，整个办公室乱七八糟，令我吓了一跳。结果隔没多久，楼下的警卫就跑上来告诉我，说他看到子婕被个男人押走了。”小舞竟然没回加拿大，还潜入公司抓住了陈经理和阿德，并打电话来和他套了一个多小时的剧情，其是今人匪夷所思！小舞真正的身分到底是什么？她怎么知道陈经理和阿德是……“她叫你留下来陪她，你竟然弄丢了！”范修尧妒火中烧，恨不得一刀宰了他。

“我怎么知道高文星的内应会这么快行动？”“你怎么知道是他的内应绑走了子婕的？”苏倩怀疑的瞪着小儿子，他的样子一看就知道其中有鬼。她还在奇怪一向聪明的修尧怎么会被他那差劲的演技给骗倒时，只见修伦拚命的朝她使眼色。

“因……因为在她的工作间留有一把刀子，和散落一地的磁片。”他心想，该去哪里找把刀子来充数？一心只系着曹子婕的范修尧，根本没多余的心力去留意弟弟和父母之间鬼鬼祟祟的眼神，就着一身湿，杀气腾腾往外冲，“该死的，我一定要宰了高文星！”“老大，老大，稍安勿躁！”范修伦使出全身力气也拖不住他，只有被拉着走的份。

“修尧，不要太鲁莽了，你别忘记子婕还在他们手中。”范楚天实在不想参与这种谎言，可是拗不过老婆哀求的眼神，只好出面干涉了。

“爸，我担心子婕她……”范修尧只要一想到她孤单无助的模样，心底就一阵阵抽痛。

“是啊！他们会不会一不做下二不休的……”苏倩极满意大儿子的表现。若再加点戏剧张力会更好，她想。

“不会的！”他嘶声狂吼，不想再听到任何危及曹子婕的话。“子婕……子婕会撑到我去救她的。”为什么他有种世界即将毁灭的感觉？难道曹子婕已经占领了他飘泊不定的心？懊，不，不能再自欺欺人了，他分明已经爱上那个不要他的女人了。

说什么不会受她的吸引，不需要她，全是骗人的！全是伪装的！他明明爱她，为什么要让她受罪？为什么不承认她对自己的重要性已经超过自己的生命了？为什么该死的他，不在她离去前告诉她——他爱她，让她免去这

次的灾难！？一切都怪他，都怪他！

“修尧，别紧张，子婕不会有事的。”苏倩没有丝毫愧疚的安慰着方寸大乱的儿子。

范楚天则是含笑的看着老婆认真的表情，暗暗的叹息。这些孩子想和他老婆斗法，简直就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这些小猴子怎么逃得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修伦，打电话给浩庭，要他动员‘云天盟’找寻子婕，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她。”范修尧几乎是恳求了。

“老大……”范修伦心软了。唉！实在不该这样折磨老大的。

“修伦，你没见到修尧的心情不好吗？还不赶快照办！”苏倩警告的瞪了他一眼，要他别坏了事。

“是。”范修伦轻叹，不敢再有妄动，只因……老妈那种势在必得的决心，实在教人害怕！

\*\*\* 范舒荷笑弯了腰。

“老婆，你……呃……控制一下”她笑得太夸张了，白浩庭实在担心。

“真……好……笑。”她捂着嘴巴，笑出泪水的眼睛兴奋的瞧着室内的另外三个人。

“没想到最后……大哥竟然被自己人摆了一道……哈哈……”“唉！你有看过这么差劲的妹妹吗？”小舞感慨的摇头。

程采依也愣愣的看她笑得人仰马翻。面对这种残酷的恶作剧，范舒荷竟然能笑得这么开心，真不明白她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在场唯一不同情范修尧的人，大概只有对他恨得牙痒痒的曹子婕了。

“你是说，范修尧不只是叫采依放毒，而且他还自己放毒，弄坏了那些备份磁片？”曹子婕的音量越提越高，脸色阴暗的瞪着白浩庭。

没想到小舞会知道所有的事，更没想到采依会窝里反，事到如今，他不承认也不行了。

“事实上，在年初修尧就发现公司内部有问题了，而直到他掌握了可疑的人选，并发现那人有意偷取公司机密时，就在他那套电脑网路放了病毒，并修改了部分内容。其实……”他有些为难的踌躇着。

“其实什么？”反正她的心已经伤痕累累了，根本不在意多上那么一道。曹子婕凝着脸孔，冷冰冰的抿着嘴。

“其实他那套系统每天都正常的在家中运作。”他还是说了。

“老公！你真差劲，为什么不告诉我家里发生事情了？”范舒荷笑软了，听到白浩庭的话，忍不住皱紧眉头责备道。

“我不想让你操心啊！而且那时你正好要小舞献计帮你大哥找老婆，所以找才会将计就计要采依名为帮你，实则是帮修尧监视你家的电脑系统。”白浩庭疼爱的瞅着老婆笑。

什么！原来是小舞和舒荷联手把她推进这个火坑的！曹子婕难得气愤的脸，生气的看着她的学妹们。

“原来始作俑者不是修尧，而是你们两个啊！”她笑得让人有种毛骨快然的恐怖感。

“所以小舞才会突然搬来和我住？”“学……学姊，我……我也是不……不得已的。”小舞自知理亏，只有低头认罪了。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不要生气！？你们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曹

子婕有气无力的笑着。

“子婕姊，我真的不知道大哥搞鬼的事，只是单纯想撮合你和大哥而已。”范舒荷也愧疚的哑着声音赔罪，“人家真的不晓得这件事会这么复杂嘛！”“小舞呢？”她可不笨，小舞突然出现在云天大楼救了她，不表示了她对范家的问题知之甚详。

唉！还以为认了错，学姊就会放过她哩。没想到……“好吧！我都招了。其实我这一趟回国，便是为了范家的事才回来的。”“什么！”屋里的人都讶异了。

“因为以前范爸爸曾救过我老爸——”“我爸曾救过你爸？”范舒荷打断她的话。“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娃娃，别打岔嘛！反正你爸有恩于我们准没错的。”小舞没好气的瞪着她过分惊讶的脸，“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当老爸知道你和你姊姊要读那所我们称之为“黑道高中”的学校时，就立刻派我回台湾读高中，顺便保护他恩人的女儿。”“你……你是为了保护我和莲……才……”范舒荷泛着感动的泪光。

“令人感动的还在后头呢，”小舞撇撇嘴，“从此以后，保护你们成为阙家人的职责。”“所以当你们发现范家内部出问题时，就立刻整装回台湾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忠诚和义气，让曹子婕感叹不已。“而你们又怎么知道范家内部出问题了昵？”“子婕姊，这世上没有什么事可以逃过阙家人的眼睛的。”这种简单的问题不需要小舞，范舒荷代答就可以了。

“小舞为什么有枪？”曹子婕不明白也不喜欢小舞所牵涉的事。

小舞闻言，好笑的拿出袖珍手枪丢给她，“这是把观赏型的骨董手枪，根本伤不了人。

我爸喜欢搜集骨董枪，这是他在我十八岁生日时送给我的，它的子弹就是我的胆量。”“小舞！”所有人都诧异的看着她那灿烂、不怕死的笑脸。

不该怀疑的，曹子婕轻轻的笑出声。“四剑客”的成员，个个不都是这样大胆、富正义感的吗？她怎么给忘了呢！

“这把枪又拿回来啦！”范舒荷拿过枪端倪着，好怀念的摸着，“记得上次你不是说你的哥哥们怕你又玩这种把戏，所以把枪给没收了吗？”“嗯！本来我是拿不回来的，谁知我家那些暴龙们最近正忙着办事，因而疏忽了防范，所以啦！我就‘排除万难’，缠着二哥一道回国了。”小舞咬着红萝卜，不在意的笑着。

“‘排除万难’别告诉我你用偷的！”范舒荷警觉的竖起耳朵。

“除了这招，你认为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这东西本来就是我的，又何谓偷？”小舞摊了摊手。

“为什么告诉我你要回加拿大，是不是你已经发现了陈经理父子的事了？”被折腾了一晚，曹子婕的元气大伤，已经没有力气大声了。

“事实上我根本不晓得修尧哥做的好事，只是按照娃娃的意思让你进云天帮忙：不同的是，除了希望你和修尧哥配成双外，最大的用意还是希望你能看顾云天的机密资料。”弄到最后，一切都是误打误撞的结果！

“这么说，你是两边兼顾罗！”幽默感再度回到曹子婕的心中，因为她实在不知道该去怪谁了。

“也可以这么说。你知道吗？娃娃，其实这次我会碰巧救了学姊，有一半的功劳是归你的。”小舞坦率的朝好友笑着。

“我！？为什么？”“因为你要我去破坏学姊和修伦哥的网络线那晚，我

无意中发现了有人在打你家资料的主意，所以找才会佯装回加拿大，其实我每天都混进云天大楼里等着抓贼呢！”程采依闻言竟然抚掌大笑，“没想到你费尽心思想撮合你哥的婚姻，到头来却救了曹子婕。”曹子婕对范舒荷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除了讶异的微张着嘴外，实在没有任何的意见了。她只能说幸好她的修养到家，不然“三字经”早就出炉了。

“如果你家没有发生商业间谍这事，我看老早就垮了。”曹子婕讥诮着。

“心有戚戚焉。”答7b采依也淡淡的笑着。

曹子婕听到程采依的话后，才认真的打量起她。刚才的场面大混乱，再加上刺激过度，所以她昏得没时间和刚结交的好友打招呼，现在她已经渐渐恢复正常了。

“很高兴见到你。”她大方的伸出手。

程采依也爽朗的握住她的手，“我也是。”“娃娃，我看这‘年度最贼的人’——非她莫属了。”没好气的看着两个电脑天才相知相惜的感性书面，小舞咧咧嘴，笑得挺难看的。

“是啊！”范舒荷移近好友的身边，同仇敌忾的和她们俩对峙着，“谁知道采依不仅临阵倒戈，还和大哥连成一气。”“我可没有。”程采依又露出她那老奸巨猾的笑容了，“至少我没有像小舞一样，明明把子婕带到台中来了，还故意联合你二哥骗你大哥。”“不这样怎么逼得出他的心？”范舒荷义气的替好友辩驳，“以前莲和武哥的婚姻也是这么给逼出来的。”曹子婕觉得自己像陷入流沙里，越挣扎陷得越深……“以后范修尧的事与我无关！”她站起来，绝情的拉起程采依走了出去。

“惨了！我们会不会弄巧成拙了？”范舒荷拉着鲜少发言、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想浑水的白浩庭，担忧的说着：“老公，子婕姊好像真的在生气了。”“恐怕事情全曝光了以后，生气的不只是曹子婕了。”他得让老婆有心理准备。

“是呀！如果连子婕姊脾气这么好的人都能气成这样了，那修尧哥知道了以后，不把我们拆了才怪。”小舞不怎么担心的说着。

“最后这一招可不是我的意思，你别想把事情全丢给我，然后一了百了。”范舒荷太清楚在小舞这副天使般的笑容下，打的是怎样的如意算盘。

“过河拆桥了？”小舞无辜的挑高了眉，“真坏心，亏我为了你出生人死的。”“好吧！好吧！算你有理。”小舞的确为地做了不少事，于情于理她都不该这么无情的。“能不能请问一下，为什么你要叫二哥骗大哥说子婕姊被人押走了？如果大哥沉不住气，去找高文星要人怎么办？”“放心，有范妈妈拖范爸爸配合着，你还怕你大哥出乱子吗？”小舞胸有成竹。

“就是怕啊！大哥如果真的爱子婕姊，他一定会去找高文星要人的，搞不好还会宰了他呢！”“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先下手为强了。”小舞漫不经心的安抚她。

“先下手为强？”靠在墙上隔岸观火的白浩庭不想过问她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噤声不语，尽量做到听而不闻的境界。

他实在怕了这两个诡计多端的女人了……\* \* \* “什么！？不知道！”范修尧狂吼。“把他交给我，我要宰了他！”没想到陈经理和阿德已经落在警方的手里，他们甚至供出了主使者尺高文星。但当他捺不住性子跑到“南星”想找高文星要人时，他却已经被抓了。

“修尧！控制点，这里是警察局。”孟克森费了好大的劲，连拉带抱的扯

住了几近疯狂的他。

“修尧，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敢让你见高文星那伙人？”孟克霖苦涩的笑着。

范舒荷可真厉害，算准了她大哥会到警局要人，要他坐镇留守，并不得让她大哥见到高文星那伙人。

他实在不懂，范舒荷把那两个商业间谍交给他以后，为什么现在又扯出个绑架案？只怕这回她又不晓得在玩什么把戏了。

“该死的，不要拉着我，我一定要宰了他！”范修尧黑了脸，怒火冲天，浑身散发着肃杀之气。

照这种情形看，他根本不在乎是否拆了警察局，一心只想宰了高文星。为警局的安全，身为警务人员的孟克霖自觉有开导他的必要。

“拜托你好不好？这种逼供的苦差事就交给我们这些歹命的人民保母来处理，你回家安心的睡个觉吧！”真不敢相信，向来以注重门面著称的范家老大，竟然会放任自己这么邈邈！？看来这个曹子婕在他的心中，一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吧！

“叫他把子婕交出来！”范修尧理智全失，目前在他眼中只有血腥和暴力。“再挡着我，别怪我不客气了！”他眼冒金星，紧握的拳头青筋浮现。

“修尧，你听我说……”孟克霖依旧拉着他，并认真的考虑是否使用暴力制伏这只濒临疯狂的野兽了。

“该死的！”听不进任何话的范修尧果真出拳打了孟克霖……\*\*\*“袭警！”苏倩面对全身挂彩的大儿子，不但没有半点怜惜之心，甚至可以形容为非常雀跃。

躺在沙发上冷敷的范修尧，一颗心都悬在曹子婕身上，根本没注意到老妈异于常情的表现。

“真是的，”苏倩克尽职责的帮他上药，一边轻斥道：“难怪我找不到你，原来是跑到警察局闹克霖了。”“妈……”等在一旁已经坐立不安的范修伦暗示她时机已成熟。他现在只有一个小小、小小的愿望，那就是——希望这场闹剧早早结束，他好早死早超生。

苏倩轻点头，表示她自有分寸。

“其实刚才浩庭来电话说找到了子婕了。”“在哪里？她有没有怎么样？”范修尧顾不得身上的伤，激动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紧紧抓住苏倩的手，神情显得十分慌张。

“她在荷娃那里，人很好——”“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拿起西装外套，范修尧很快的冲出门。

“修尧！？她徒劳无功的吼着早已不见人影的儿子，有些许得意，也有些许担心。“我说修伦啊，你开车跟下去看看，我怕你大哥太心急会发生意外。”“放心，老大没见到曹子婕之前，绝不会让自己出事的。”范修伦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南下台中，因为真相一旦大白后，他怕自己会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我要搭今天下午的班机去美国，所以我先失陪了。”“去美国？洽公吗？”“不，去避难。”范修伦突然想通了，他的人生还很辉煌、璀璨，怎么可以这么早就下去陪阎兄泡妞呢？因此，远走他乡，暂时脱离这个暴风圈是绝对有其必要性。

## 第十章

“处在一堆谎言之中，实在很难去辨别是非。”曹子婕感慨的望着庭院优美的景致。

“相信自己的心就行了，又何必想太多？”程采依陪她漫步在枫树林中。“况且从这次的绑架事件中，你应当可以看出他对你的心了，还犹豫些什么？”虽然不愿意，但是每天舒荷和小舞都会刻意在她的面前，提起范修尧对于她失踪所表现出的失常与焦心。

说她不感动是骗人的。“是呀！我实在有些扭对不对？”她淡淡的仰起脸，接触着轻柔的微风。“不是扭，你只是在生气，气自己被戏弄了，更气范修尧的欺骗。”程采依喜欢这个处事豁达的女人。“你抛不开对他的爱……”“我是抛不开。”她笑了，并不以为自己的执着有哪里不好。

“我很羡慕你。”“喔！”曹子婕有些讶异的回头看着她。“为什么？”“因为你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感情。”程采依空洞的笑着。

“采依，”她温柔的笑了，“不要让以前的事影响到你。”程采依只是笑笑，并没有回答。

“学姊！”远远的，小舞驾慌的跑近她们。

“又发生什么事了？”曹子婕已经不太能相信这两个鬼丫头了。

“修尧哥来了……”好喘，小舞弯着腰调整呼吸，“他好像受伤了。”“受伤？”她仔细搜寻着小舞的眼睛，发现她没有说谎的迹象，才急急的追问：“他人呢？在哪里？”“跟我来！”小舞拉着她住口跑。程采依则识相的没跟去凑热闹，反正有蓝虎在，范修尧不会有事的。

“她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受伤？”中气十足，如雷般的咆哮声！没错，亭子里那个身材硕长、正在发火的人，正是范修尧。

看到他后，曹子婕推开小舞的手，慢下脚步，不疾不徐的走着。

“那边那个不就是子婕姊吗？”如释重负的范舒荷很高兴救星终于来了。

范修尧顺着她手比的方向慢慢转过身，专注的凝视着曹子婕。他不放心的看遍她全身，才激动的跑过去搂住她。

“你没事吧！”他担心极了。这些天为了她，他没有安心的睡过一觉，每次一闭上眼睛，脑海中就会浮现她恐惧、求救的脸庞，教他怎么也睡不安宁。

“没事。”她轻柔的笑着。

这个衣冠不整的人，就是每次见她穿牛仔裤都会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的范修尧吗？他真的很担心她，不是吗？“真的？”他不放心的推开她，那带有X光扫描器的眼睛，又细细的从头到脚扫了她一次。

“你怎么了，怎么鼻青脸肿的？”曹子婕不舍的抬起手摸着他的脸。

“你没事就好……”范修尧想抓住她的手，告诉她自己没事，谁知他竟然“咚”地整个人往后仰——昏倒了。

“修尧！”曹子婕吓得脸色发白的跪在地上，接着一堆也乱了阵脚的女人频频呼喊。

“修尧，别吓我了……”泪水不知不觉滴了出来。

一票男女随即向范修尧“蜂拥”而来，蓝虎立刻表现“看家本领”——行医救人。

“蓝虎，他怎么了？”白浩庭搂着担心的老婆。

“睡眠不足再加上体力透支，而心情一放松就昏倒了。”蓝虎放下他的诊疗器，老实的答着。

“什么！”大家异口同声的叫道。

“真的没事？”他的脸色很苍白啊！曹子婕担忧的问着蓝虎。

“绝对没事。他身上有的只是皮肉伤，只要好好的睡个几天，我包准他又能生龙活虎的和人干架了。”“浩庭，你帮忙把大哥移进客房，我和小舞去买一些补品回来替大哥补一补。”范舒荷发挥了高度的兄妹情，“子婕姊，大哥就麻烦你了。”她指的是一辈子。

“走啦！废话。”小舞把好友拉走。道别的时候到了，更何况如果不开溜，等修尧哥醒来，发现所有阴谋都有她的份后，她不被吊起来痛揍一顿才怪。

\*\*\* “你要回加拿大了！？”范舒荷好舍不得的嚷着。

“现在不回去，难道等着被你哥追杀啊！”小舞没好气的吃着她最爱的红萝卜。

“说的也是，看来我也必须上台北避难一下。”大哥今天的样子除了让她大开眼界外，也充分说明了她的处境相当危险。

“也对，反正有范妈妈做后盾，我担保你大哥绝不敢动你一根寒毛。”更不用说想过白浩庭那关了。

“既然这样，你和我一起上台北玩几天嘛！”范舒荷求着。“而且莎蓝和尚火哥不是战得正烈吗？你难道不怕就这样把他们丢下后，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多么恐怖！这娃娃非得说得这么耸动不可吗？“放心！为了保全并延长他们的寿命，我会把我家那只喷火的暴龙带回侏罗纪公园，让他好好地修身养性一番的。”说不定这只暴龙真的从此不吃肉，改吃草了呢。

“讨厌的小舞，难道听不出来我希望你多留一段时间吗？”范舒荷气馁的瞪着她。

拿起一封信可怜兮兮的看着好友，小钱百般无奈的说：“我也想嘛！可是三哥已经来信下最后通牒了，我再不回加拿大的话，他就要杀过来了。”原来这个月你轮到和尚雷哥一起住啊！难怪你会逃走。”既然尚雷哥的信已经追踪至此，她也没话好说了。

“也不全是为了这个因素啦！总之，“青焰门”为期三个月的‘红妆宴’就要开始了，身为青焰门人，又是高级分子，我必须回去帮忙。”没想到她还是逃不掉。

“‘红妆宴’？是不是就是筛选新娘的那种比赛？”范舒荷兴奋的叫着。

“对啊！所以我不想去嘛！”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青焰门”的大门主竟然还时用比赛的方法来选老婆！他怎么不乾脆抛绣球招亲算了！？”是哪个门主选新娘？”范舒荷很好奇，因为“青焰门”实在是个令人着迷的组织，亦正亦邪，充满了神秘色彩。其中最让她感兴趣的是，“青焰门”那三个不曾露面的头头——“炎皇”、“炙帝”、“焰王”，她深深的相信，既然道上的人会这么尊称这三个人，那么他们的可看性一定很高。

“还会有谁？当然是老大‘炎皇’啊！明年他就三十岁了，按规定必须举办“红妆宴”帮他挑新娘了。”小舞不屑的笑着。

“如果夺魁的新娘不是他们喜欢的女孩，那怎么办？”“凉拌！这是‘青焰门’的祖规，修改不得，谁教他们要生在这种世家。”小舞幸灾乐祸的笑

着，最好让他娶到个母夜叉。

“小舞，你好像很讨厌他们。”范舒荷不明白她话里的讽刺何来。

“我又没看过他们，怎么个讨厌法？姑娘我只是对这种不入流的比赛感到厌憎而已。”他们究竟把女人当成什么了！

“你怎么知道那些女孩们不是自愿参加的？”范舒荷看透了好友的气愤，“我听说以前你们那个‘太上皇’招亲时，有许多女孩拚了命的想参与盛会，甚至为了没拿到那张什么帖的而伤心落泪。”“叫作‘红妆帖’，”发明这个游戏的前辈一定是个古意盎然的老古板，才会把自己一手创办的组织和游戏，取成什么帖啊宴啊门的，八成是武侠小说看太多了。“只有青焰门‘长老团’筛选过的人，才有资格拿到这帖子。”“也就是说，拥有‘红妆帖’的人才有机会问鼎后座？”可惜她已经嫁人丧失资格了，不然她也想试试看，可是……虽然她只是想会会各路英雄，但这么想又好像有点对不起浩庭。

“对啊！有帖的人就是倒楣鬼啦！”小舞不屑的扮个鬼脸。

范舒荷不安好心的撞撞她，“你该不会是没拿到帖子吃味了吧！”“我佛慈悲，让我免受这种浩劫，真是善哉善哉！”她轻哼。

基本上她是懒得告诉好友，自己之所以能逃过这一劫，得拜“雨”在组织里暧昧不明的身分所赐。根本没人知道“雨”是女的，又怎么会发帖给她？“说真的，难道你不想攀上枝头当凤凰吗？”“能当野鸭我就很满足了，凤凰有啥好？不过是摆着好看而已。”小舞又拿出一片红萝卜咬着，“况且我不想嫁给身分这么特殊的人来绑手绑脚。”“不会啊！我觉得顶自由的，浩庭从来不会要求我要怎样。”范舒荷不赞成她的话。

“因为他爱你嘛！都被你控制死了。”小舞衷心的高兴地嫁了个好老公。

“不过，我就不懂了，人家不是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吗？怎么你会这么好运，捡了个‘亦俊亦侠亦温文’的书生帮主。”“我命好啊！”范舒荷沾沾自喜的笑着。

“啧啧！”小舞对她的自夸，敬以不苟同的白眼。

\*\*\*他真的这么担心她吗？曹子婕守在昏睡不醒的范修尧身边，第七十九次自问。

唉！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她必须到院子透透气，不然她会被自己给逼疯的。

“咪咪，你觉得我和修尧还有可能吗？”曹子婕坐在院子裏的石椅上，轻柔的问着知心的好伙伴。

圆滚滚的咪咪立在她的手掌上，一瞬也不瞬的看着她，乌黑的眼珠子隐约含着同情。

“这么说你是不看好罗？”她好笑的见它懒洋洋的又软下身子窝着，似乎对她的问题没兴趣了。

“子婕！”咪咪的耳朵登时竖了起来。这声音，曹子婕侧过脸，看到犹带睡意的范修尧大声且略带紧张的叫着她。

“子婕！”曹子婕不回答，只是看着他，专心的看着他。“子——”范修尧终于看到坐在花丛前对着他笑的人了。“为什么不回答我？”他慌张的走近她，坐在她身边心有余悸的搂着她。

“我才离开一下子，你就醒了。”她有些惊讶的瞅着他瞧。

“他们有没有对你怎样？”他心急的捧着她的脸。

“他们？”“该死的高文星和陈他们啊！”提起这些人渣，范修尧的腹

中火便又熊熊的冒起。

“为什么他们会对我怎样？”曹子婕不打算拆小舞的台，这事若再认真的追究起来，实在太伤身了。

“他们绑架你啊！该死的。”她为什么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谁绑架我？”她愉快的笑着，仿佛他说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我可不觉得我爸像绑匪。”“你爸？你是说你根本没被绑架，只是和你爸回家了而已！？”他不可思议的嚷嚷。

“嗯！”改天得回家向老爸忏悔一番，为了不连累太多人，她只好说谎了。

唉！所以说嘛，处在一堆谎言中，不知不觉她也被腐化了。

“该死的修伦为什么说你的办公室乱七八糟的？”“有吗？那间办公室不是一向很乱的吗？”所以，他为了她吃不下、睡不着，狼狈得像个乞丐，甚至大动肝火，大闹警察局，这一切的牺牲，都只是他在白作多情而已！

范修尧气死了。“为什么回家不告诉我一声？”他开始兴师问罪了。

“难不成我回家还要经过你批准？”曹子婕讶异的问着。

“至少你不该一声不响的离开啊！”他咬牙切齿。

“反正病毒都已经解完了，我留在云天也没用了。”偷偷的瞟了他难看的脸色一眼，她笑着，“况且我们不是已经互不干涉了吗？你又不愁没有人陪。”“是啊！我是白痴对不对？”范修尧冷着脸，站起来转身就要走。

“修尧！”曹子婕的耐性真的磨光了，“最后一次！如果你再这么对我，我们之间就真的玩完了。”他火大的回头，正想去下他的战书，却被曹子婕认真的模样给吓住了。

她是说真的！

“我爱你！”她直勾勾的瞅着他，坦然的表白，不愿让自己对他的感情从此消失。

“你……爱……我。”范修尧不敢相信的吞着口水。

“是的，我爱你！”她伸出双臂，暗示他低下头。等到他被催眠般的低下头后，她才轻柔的勾住他的脖子，深情的吻着他，“你呢？可有一些爱我？”一些？他简直可以为她死了。

“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朝思暮想、魂牵梦萦，甚至可以为了她付出自己的生命，你说这个男人是不是爱上这个女人了？”他放下身段，抵着她温暖的唇问道。

“这个男人不再反对这个女人穿着他不喜欢的服装了吗？”“不再。”“这个男人不再动辄使性子了？”“只要这个女人不再无故失踪，他就不再乱发脾气了。”“可是这个男人的女友听说很多。”她笑得好快乐。

“自从遇到这个固执的女人后，他的世界里就没有其他的女人了。”“可是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的宠物似乎处得不太好。”“他爱死那只小老鼠了。”咪咪像是怀疑他的话一样，抬起头，望了他们一眼，才又回头睡它的好觉。

“真的？”她温柔的吻着他，附在他耳边低低的说着：“那么这个男人一定是有些爱这个女人了。”“有些？”他不相信这是她的结论。“他是爱惨这个女人了。”覆上灼热的唇，他结实的给了她一记热吻。“你想她会不会愿意嫁给这个为她疯狂的可怜男人？”可怜？一个习惯了颐指气使的男人，怎么可能和这两个字搭上关系？她摇头。“她不愿见这个誓死不婚的男人为了她而勉强自己。”“他一点也不勉强，甚至迫切的希望和那个女人共组家庭。”经过这次的绑架事件，让他彻底的认清自己对曹子婕的感情，他爱她，希望

每天和她生活在一起，听她略带嘲讽的话语，更希望能拥有一个像它的小女孩或小男孩。

“子婕，难道你不想嫁给我吗？”范修尧专注的盯着她，有些期待的紧张。

“当然想啊！可是我不想为了一己之私迫你结婚。”她所希望的永恒不是求来的，“强摘的瓜不甜”这个道理她还懂。

“该死的，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说服你？我是心甘情愿而且是非常的‘想’和你结婚，想和你共度一生，想要有我们的小宝贝，想要每天醒来看到你，而且是由合法的程序得来的！”他火大的抓着头发。

曹子婕不敢相信的看着范修尧十足懊恼的样子，她愣住了。

他会生气，表示他说的是真的！因为只有生气的时候，才是他最认真的时候。

“你要怎样才会相信！”得不到她的反应，他气馁的吼着。

泪水缓缓的流下她的脸颊，她捂着脸轻轻的摇着头。

“子婕，你怎么哭了！”范修尧惊天动地的叫着，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怪事。

“真的不想嫁给我吗？”他痛苦的搂着她。

泪水一向不属于曹子婕的，而她竟然会为了这件事哭泣，想必她是真的不想嫁给他了。

“不是……”她抽抽噎噎的理在他的怀里。

“不是什么？”他心碎了。范修尧面如死灰、无精打彩的问着。

“不是……不嫁你……”她又是笑又是哭的答道。

“生气”在刹那间又回到范修尧的脸上，“你是说你愿意了？”“看看。”她模棱两可的笑着。

“看看！？这是什么见鬼的答覆！”他迟早会被她给整死。

曹子婕倚在他的胸膛，睇睨着他，知道自己不会太快告诉他答案的。范修尧既然敢编派放毒的谎话骗她，又睁眼说瞎话的瞒了她那么久，而她身为正直的曹家人，如果不为自己讨回点公道，实在太对不起自己了……

